

碑

唐

先明清

蔡晉伯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501B

唐宋元
明清

稗史秘笈序

莊病骸

夕陽西下涼風倏來三五同志藉樹蔭以坐舉羽扇以拂暑雜譚古今瑣事以取樂則手舞足蹈眉飛色揚倦者振睡者醒脫以經史爲質難則昏昏低頭矣小說家言之能入人固以其切于人事乎海通以還西國說部譯者踵出作者亦蜂趨厥風益盛顧善者未數數見也舊有之書又復司空見慣三尺童子能抵掌而談其詳聞者習而厭焉則稗史之求佳本誠不可緩也夫稗史之佳孰能如舊有之書哉仙佛鬼怪兒女英雄下而至于盜賊奸僞靡不一一曲傳之若曰是人間世不可無之事也應爲人間世不可無之文寓言之不能盡也重言之重言之不能賅也卮言之文至卮言其文至矣不觀夫劇乎忠臣孝子之孤憤演者盡工觀者下淚兒女英雄之纏綿悱惻演者周至觀者動容其衣冠固優孟也而不見其僞焉甚矣入人之深也稗史何獨不然假其情節屈折文字雋快者則必足以起人興顧如此者皇皇焉求之今世不可得也不得已而求之古古之文其爲人所易見者固已盡見矣又烏容謀且亦習聞而厭之矣不得已而求之秘秘者人所不

易見者也不易見而忽見之則必如得奇珍古寶如枯腹之得酒如貧子之得金其爲世重夫寧待言其碑於世固不疑而知也余嗜小說家言者也其有渴于是書者猶夫人之情也安可以不言

民國六年夏月蛟川莊病骸序

稗史秘笈目錄

賜書樓舊藏本

紀張七先生事
紀兩杯茶敘匪事

唐宋元明清	唐公九諫	良嶽記	保和殿曲晏記	大清樓侍宴記	延福宮曲晏記	乾淳御教記	乾淳歲時記	燕射記	洪武聖政記	北平錄	賈斐西歌詞	明史雜詠	甌江逸志	靖逆記	梟林小史	李自成張獻忠軼事	李自成軼	記台灣朱一貴之亂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元	元	元	明	明	宋	明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張淏	蔡京	李邦彥	周密	濂	闕名	周密	濂	密	木皮散人	柴伯廉	謝	勞宜齋	蘭簃外史	闕名	闕名	闕名	闕名	闕名

碑史秘笈 目錄

明唐宋元稗史秘笈

姜俠魂輯

翦松閣藏本

賜書樓舊藏鈔本

梁公九諫

按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視朝。有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素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內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高宗崩。中宗卽位未及一月。爲裴炎所譖。廢爲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爲王。殺唐之子孫殆盡。堅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之勢焰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爲幸。爾賴我梁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屢以母子性天之道爲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爲皇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復者。皆梁公之力也。昔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華。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有梁公九諫詞者。卽趙歧所謂外黨也。傳述既久。舊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參攷。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

意是如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惟有宰相狄公不拜。則天問狄相曰。策立武三思之事。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惟有卿不拜。朕想卿必有異議。縱有異議。豈勝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狄相奏曰。不然。若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比並。當不可觀。這八十二員大臣見解似鶴鳩抱卵。豈知鸞鳳之志。蝶蟻攻土。豈知晦朔之朝。磨磚作鏡焉可鑑。容鑄錫爲刀。豈堪琢玉。狐狸似犬。愚者養之苦。妻似瓜。愚者食之。臣觀諸臣何以異于此。則天問曰。問卿策立之事。卿如何將此比並諸大臣。狄相奏曰。且如紫微之殿。不是陛下所居之殿。陛下是武家宗祖。唐家國后。緣太子年幼。權請陛下主國。太子長成。社稷合歸唐家枝葉。今諸大臣未有一人勸陛下以母而立子。却賀陛下以姑而立姪。是大臣所見不明。陛下所用非賢。故以此語比並諸大臣。據愚臣見解。能斬武三思。仰祭奉天乾陵。大帝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二諫 又一日。則天受朝。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圖立姑之位。臣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中察人心。未厭唐家之德。則天謂狄相曰。卿是一箇人。爭知天下人心。狄相奏曰。昔陛下在長安之日。有北方單于寇擾唐邑。緣何先帝存日。不與交戰。彼時兵寡。故不與敵。遂將兩庫金帛。命梁王武三思招召軍士千萬。與單于戰。前後十餘月。招召人數不滿千百。及廬陵王伐之。不經旬日。計兵千萬。單于探得。不戰自退。以愚臣見解。度量天下人心。未厭唐家之意。東宮之位。令立廬陵王爲儲君。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三諫 又一日。則天問狄相曰。卿云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朕自爲君以來。有什麼聖明。有什麼無道。

狄相奏曰。陛下爲君以來。聖明似不少。無道亦絕多。陛下在長安之日。有龍鳳來儀。麒麟來現。岱州進表。有八百里地方麥熟。金長安元年十二月上旬。花發駕幸東都。有鳳現。回訖。進五色龜。日南進二角犀。虢州進騶獸。西方佛足現。光宅二年。洛河泛漲。漂出一石函。函內有鐵札。篆書金字云。武后登萬萬年。則天問曰。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惟復是朕。登萬萬年。惟復是武家子孫。登萬萬年。狄相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有聞必先有兆。必應天地。現相陰陽。泄機在乎人。自應之耳。愚臣不敏。試論年代。應萬萬之數。陛下爲判。陛下在長安之日。改元嗣聖元年。又改垂拱元年。又改元。又改永昌元年。又改天授元年。又改如意元年。又改長壽元年。又改光宅元年。又改延載元年。東都有五鳳現。又改五鳳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神功元年。又改聖歷元年。又改久視元年。西方佛足現。又改大足元年。又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長安元年。以愚臣見解。陛下卽位以來。改元之中。有兩箇萬歲元年。暗合萬年之數。足矣。定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的然不當。

第四諫。則天問狄曰。卿云朕自爲君以來。聖明亦不少。前言亦備矣。無道亦絕多。試與君說之。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擬立武三思爲儲君。陛下是女主。爭斷得三從五逆。則天問曰。何名三從五逆。狄相奏曰。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五逆者。在家不從父。出嫁不從夫。夫歿不從子。是三逆。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是四逆。立姪爲儲君。是五逆。愚臣直奏。輕觸龍顏。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五諫 則天聞狄相所奏。卽命武士撮出。放大臣散。遂凭玉案。略睡少時。乃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忽然驚覺。次日受朝。問門下侍郎張易之。朕昨日略凭玉案。略睡少時。忽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此夢如何。張易之曰。助陛下好夢。輪者周流不息。乾道也。上應乎天。爲陛下治世之象。水者陰道也。是陛下之命。上流者大吉之兆。永保千秋。又夢車向壁上行。緣陛下聖朝蓋代。四夷來降。八表來朝。天下貢獻至多。道路險祚。感這車向壁上行。則天大悅。顏動龍顏。賜易之珠金重寶。諸臣山呼萬歲。惟有狄相不拜。則天乃問狄相曰。卿何不拜。朕所夢家私事。莫不見否。狄相奏曰。臣只見陛下邦國事。不見陛下家私事。陛下所夢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張易之圓夢云。輪是陛下身。水是陛下命。乃曲媚取容。苟圖金寶。臣圓此夢于國。不詳。夫水者陰道也。水望低流本性也。車同軌公道也。今水不望下而望上。流是陰氣上盛而逆其天也。車向壁上行。是無道也。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擬立武三思爲儲君。此實爲無道也。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決然不得。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頑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于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七諫 則天不豫。狄相入閣門問疾。則天曰。我夢鴟鴞雙翅折。其夢如何。狄相奏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

廬陵王乃陛下之雙翅也。今皆遠貶。遂感此夢。時武三思在傍。怒發赤色。則天令武士撮出朝門。乃問侍臣曰。狄相與卿等意何如。張易之奏曰。狄相家貧。若多賜金寶。便可策立武三思爲儲君。則天遂賞色羅十車。珠金兩牀。御衣百箱。排于殿前。令武士召狄相入朝。則天曰。爲子逆父。爲臣逆君。祇緣策立之事。卿每偏執苦諫于朕。朕甚恥之。若不改見前解。只這殿前是卿死處。若改見前解。取此賞物。狄相奏曰。不然。憶昔太宗大帝在日。經綸四海。勇滅大隋。收王世充。戮竇建德。八十二處草賊。鞍不離馬背。甲不離將身。親冒矢石以定天下。皆爲後世子孫可不爲李家枝葉。臣意宏道元命。先帝臨崩之夜。以愛子託陛下。以社稷囑付大臣。臣今受此賞物。却立外姓。是臣賣却唐家社稷。臣往九泉之下。無面可見高宗大帝。臣惟守直而死不可邪。佞而生。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的然不當。

第八諫。則天令武士于殿前置油鍋。宣狄相入朝。則天問狄相曰。若改見前解。則與卿長保富貴。若不改見前解。這殿前油鍋是卿死處。狄相奏曰。臣當年邁。佐陛下邦國。不得策立之事。便合依從。不合違勅。據臣罪愆。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古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本以搖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更親寧學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乍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絕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爲儲君。只將武家宗祖。干太廟享。自古宗廟無祔。姑之禮。陛下有何干預。若立廬陵王爲儲君。萬歲之後。四時祭奠。無虧如此。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立武三思。終當不得。復前奏曰。臣旣不

得策立太子。卽以死報先帝。願陛下以老臣之言熟思之。以萬世無疆之計。言訖。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鍋。則天連聲叫武士執其裾曰。朕從今日起。依卿所奏。

第九諫 則天因此感悟。遂遣中使往房州。密召廬陵王爲嗣。廬陵王引斧鉗。久處房陵。勝得民情。舉留不放。遂佯爲放鷹隊。仗出城。至於南山。矯衣而入。坐於中宮。外人無有知者。又遣黃門宣狄相入朝。賜坐於簾外。則天謂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有異議者。唯卿不從。幾欲置卿於死地。前日見卿所奏。朕心豁然。方見利害。已依卿所奏。遣使已召廬陵。見到中宮。與卿相見。命左右寒簾。令廬陵王拜公。公見太子。謂二十餘年不見太子動靜。雖殺身成仁。不審大位果能正否。及見太子。嗚咽流涕。殞絕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顧謂太子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狄相奏曰。未可。陛下當年貶太子往房州。天下人知。今太子歸朝。宰相尚有不知者。還宮無儀。知是誰。立則天曰。據國老所見。如何得立。狄相奏曰。伏請太子往龍門。望降召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官備禮以迎。便可策立。則天曰。依卿所奏。廬陵王因狄相策立。爲唐家第四帝。後廟號中宗。

艮嶽記

宋 張淏

徵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卽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湖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

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斬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澗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速。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淵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瓊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良嶽記文。及蜀僧祖夸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良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御製良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傭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廬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荔枝之木。金蛾玉羣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磧。岡連阜處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口口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崙之亭。有屋内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淪。鳧鴈浮冰。水面棲息石。

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囉囉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復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芳薦。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羣領。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瀧龍峽蟠秀練光跨天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蹬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斯閣北岸。萬竹蒼翠。翁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乳郭寰會。紛萃而慎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良獄於禁城之東。頃詔閣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瓶。

觸若蹕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璠木纏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上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裁黃楊曰黃楊巒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賴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入九曰班其頂開闢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降胥樓綠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閣亭于其中央棲椽窗櫺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擴景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闢通金波門北幸擷口口提外築壘衛之瀨水時絳桃海棠芙蓉垂楊客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簷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

者瞻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日。灤龍淵漾春波。桃花間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錦爵鑿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幢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僂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嘗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于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澗參衝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鰐玉鼈。壁翠獨秀。棲煙蟬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生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逢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壘。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虎怒猊儀鳳鳥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歲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于亭際者。目抱犧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蘿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于壽山艮獄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

之矣。

保和殿曲宴記

宋蔡京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僕臣楚王。似臣嘉玉。臣楷。臣嗣。臣濮。臣王仲理。臣童貫。臣馮熙載。臣蔡攸。臣蔡絛。臣蔡脩。宴保和殿。由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茶礱架。至大甯閣。登層巒凌霄。窓鳳垂雲。亭景物滿前。林木蔽蔭。徧歷奇勝。始至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翁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器。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子史。楮墨名畫。右挾閣曰宣。口設道家金樞玉筭之書。與神香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登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遠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彝。卣彝盤孟。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款識。而駭見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得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翠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閣。諸處賜茶。至全真閣。上御手注湯。擊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惕惶怖。豈敢啜之上。曰可少休息。乃出瑤林殿中。賜馮皓傳旨。留題殿壁。諭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亂。乃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撥分賜酒五行。始休。許至玉真軒。在保和西。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旣而但見畫像挂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南廡。卽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宴酒酬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廢補成篇。臣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旣而但見畫像挂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

春卽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嬌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有當見禮。臣曰。頃緣葭莩以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敍謝。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答。不審醉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微去。童女鞞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暮。久勤聖躬。人心不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送。酒行無算。臣又奏曰。樂奏繢紛酒觴。交錯。方事宴飲。上及故老。若朋友相與。御杯接。懇懃之勸道舊論。新故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丐罷退。十三日臣京序。

太清樓侍宴記

宋蔡京

政和二年三月。皇帝至制。詔臣京有過省愆。復官就是就昭。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安清樓。召臣執中。臣候。臣憚。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娶。中。臣洵。武。臣侏。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臣擊鞠。乃是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廊。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夜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槧。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凡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絕綠飾緣。無文彩。東西無谷。又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坎。山有殿曰雲華閣。太甯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殿榜曰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王殿閣亭沼潔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

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例排場下。官人籠珠翠金玉束帶秉扇拂無巾劍。鍼執香。毬擁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已而皇帝自景龍江泛舟中天波溪。至臣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叫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寢空。且願留少頃。使得仙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筯屢酌。歡笑如家人。有遣使瑪瑙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酒遣賜。道由臣堂視臥內。嗟其弊惡步至之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萬死。上曰。旣爲姻戚。置君臣禮。當敍親。上親酌手持榦攬以賜。時屏內御坐妃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顧起。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遺貫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酌爲妃酬酒。上調美味。妃剖橙榴析芭。分餘甘遺臣婢竟。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難感難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無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鳴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駁曰。御郡若此。小人猶敢。自昨日聶山對謝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以事關。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織羅耳。取索紙卽屏上詔草。釋彥純。聶山知安州。上自命酒使貫陪逐。醉諸孫掖出。

莊綽曰。京之敍致觀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爲國。

家之辱焉。特以其居上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治繡幕而京之獻遺方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番發之究治皆權貨賂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寶鑑宮循城西南以至京。弟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福水而小民淫言。蔡相居中人不差。萬乘官家渠底弔是也。

延福宮曲宴記

宋 李邦彥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承字文粹中以示異恩。也是日初御容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穀品瓊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應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地。但飲食自如。食味裏實。自當攜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諭。侍宴諸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誦耀。隔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頌。示天子與民同樂之意。侈太平之聲。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寃橋。至會甯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斝珍異如海陸羞脯。又與容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詣保和殿。謂學士蔡條曰。琴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諱語。再三次詣成丕殿。鳳竹龍燈燦然如晝。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蹕躚。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會與此。

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臣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勅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酌。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旨。進飲夜分而罷。

乾淳御教記

元周密

壽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十六年。乾道二年四年六年十四年二十年或幸白石。或幸茅灘。或幸龍山。一時儀文士馬戈甲旌旗之盛。雖各不同。今撮其要以著于此。

先一日。諸軍人馬金裝執色于教場東。布列軍幕宿營。至日殿前馬步諸軍先赴教場下方營并親隨軍排列將壇之後。質明三衛管軍官並金裝從駕。上自祥儀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服乘馬以從護聖。馬軍八百騎分執鎗旗弓矢軍器。前後奏隨軍番部大樂等詳見後御教儀衛次第。駕入教場升幄。殿帥執麾。躬奏諸司人馬排立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梆子一鼓唱喏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疊鼓呼萬歲。又一鼓唱喏。殿帥奏取聖旨。鳴角發嚴。上御金裝甲冑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聖旨。馬步軍整隊成屯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起旗槍分東西爲應敵之勢。舉白旗變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青旗變直陣。緋旗變銳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白旗作伏虎陣。帥帥奏取聖旨。兩陣各遣勇將挑戰。變八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軍。再疊鼓。交旗擊刺混戰。三疊。金分陣大勢。馬軍四面大戰。三疊。分陣。殿帥奏教陣訖。取旨人馬排列當頭。鳴角簇隊以俟。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烟槍諸色武藝。御前傳宣撫論將士射生官進獻獐鹿。上更戎服。賜宰臣已下對御酒。五行殿帥奏取旨謝恩。如前。

唱喏訖。駕出教場。是日太上皇子都亭驛設簾幄以觀駕。至邀上入幄。宣喚管軍官賜大金碗酒于簾外。都人贊歎以爲盛觀。時殿司旗幟以黃馬司以紺步司以白。以道路險促。止用從駕軍一萬二千四百人。分爲二百四十八小隊。戈甲耀日。旌旗蔽天。連亘二十餘里。粲如錦繡。都人縱觀。以爲前所未。有凡支犒金銀錢帛。以鉅萬計。悉出內庫。戶部不與焉。

御教儀衛次第

文物儀衛並同四孟駕出。今止添入後項。

彈壓前隊侍立使臣都轄

執黃龍旗使臣

帶弓箭汗跨豹尾使四員

帶汗跨員騎劍使臣十員

彈壓後隊侍立使臣都轄

黃羅戲珠龍旗

黃繡龍旗二

騎劍使臣十人

帶甲御馬

供進馬四匹

御前全裝甲士

內中正供馬

獸醫押槽

黃繡龍傳宣旗二

小龍傳宣旗十

隨逐巡視官

馬院禁衛官

引馬監官二員

供馬監官二員

聖駕供鞭通管二員

日烏獨脚旗

撥梢提轄二員

犀皮御座椅

挾駕指揮四十二人

匙筋刀子右

銷金龍旗二

褐氈御笠

鈴鎚刀子左

絲綢篋子

青氈御笠

玉靶子闖刀

金鳳旗

水晶子闖刀

御膳篋子

皇白御靴

馬腦子闖刀

角靴子闖刀

金洗漱

通犀子闖刀

酒鱉子大

白虎皮杖榦

白豹皮杖榦

梳刷馬孟袋

黑漆套盤

圭木套盤

鎗金弓箭葫蘆

虎豹皮弓箭袋葫蘆

飲水角

拍板二

哨笛四

番鼓二十四人

彈壓樂器使臣

管押訓練官

杏黃龍旗二

觱篥二

札子九

大鼓十

龍笛四

臨安府彈壓官屬

從駕官宰臣已下並如常日

乾淳時歲記

元周密

朝廷元旦冬至行大朝會儀。則百官冠冕朝服。備法駕。設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減三之。用太常雅樂。宮架登歌。太子上公親王宰執並赴紫宸殿立班進酒。上千萬歲壽。上公致辭。極密宣答。及諸國使入。及諸

州入獻朝。然後奏樂。進酒賜宴。此禮不能常行。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鐘鳴。駕輿上服。幞頭玉帶靴袍。先詣福甯殿。龍墀及聖堂。炷香。用醴沉。次至天章閣。祖宗神御殿。行酌獻禮。次詣東朝奉賀。復回福甯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貴妃。至郡夫人內官大內已下賀。賀畢。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閣門。分引又武百僚。追班稱賀。大起居十六拜致辭。上壽。樞密宣答禮畢。放仗。是日後苑排辦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盤架。午後修內司排辦晚筵于慶瑞殿。用烟火進市食賞燈。並如元夕。

立春

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之福甯殿庭。及駕臨幸。內宮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春牛數十。飾綵幡。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隨以金銀錢彩段爲餚。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裏錢。及羅帛爲之。係文思院造進。各垂于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縷紅絲。金鷄玉燕。備極精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子。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有定式。綠羅金縷。華粲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則多效內庭焉。

元夕

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迄遲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往于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掛。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見後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

着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光耀奪目，如清冰玉壘，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閩骨悉皆琉璃所爲，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于殿堂梁棟窗戶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婉蜒如生，遂爲諸燈之冠。前後設玉欄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色琉璃閣，皆繙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瑩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燈。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爲大戲臺，百藝羣工競呈奇技。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裏翠蛾，微街坊清樂傀儡，繚繞于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于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餘架。于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耳。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覩。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籠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歛于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因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

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猩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倦春眠猶夢婆娑斜趨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于盛其多至數十百隊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紅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錦繡墳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十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于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賀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鬪玉鉢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賈燭粧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塘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姦民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間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粲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粧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于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歡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

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元夕節物婦人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綵銷金合蟬貉袖項帕而衣多尚自蓋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尚則乳糖丸子餽飴科斗粉豉湯水晶臉韭餅及南北珍果并皂兒糕宜利少澄沙糲子滴酥鮑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餳輕餳生熟灌糲諸色瓊瓈蜜煎蜜裏糖瓜萎煎七寶羹及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鑄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盞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醉其直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鈎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鉢合簇飴餳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銷幕絳燭紗籠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鉢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舞隊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

賀豐年

兔吉兔毛
大伯

李大口一
字

長瓠斂長

吃遂

大慾兒

麻婆子

黃金杏

快活三娘

一臉膜

洞公醬

河東子

玉缺兒

夾捧

男女竹馬

大小斫刀鮑老

子弟清音

諸國獻寶

四國朝

孫武子教女兵

麌姐

快活三郎

瞎判官

沈承務

貓兒相公

細姐

黑遂

交椅

屏風

男女杵歌

交袞飽老

女童清音

六國朝

穿心國入貢

遏雲社

綵綠社

鳳阮琶琴

回陽丹

瓦鼓

喬三教

喬親事

喬捉蛇

喬師娘

喬宅眷

地仙

村田樂

教象

踏蹠

抱鑼裝鬼

十濟郎

胡女

撲蝴蝶

大藥

焦鎰架兒

喬迎酒

喬樂神

王馬明

喬學堂

喬像生

獨自喬

旱划船

裝態

鼓板

撲旗

獅豹蠻牌

要和尚

劉袞

散錢行

貨郎

打婿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真僞。及爲看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度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燈品

燈品至多。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所謂無骨燈者。其法用絹囊貯粟爲胎。因之燒綴。及成去粟。則混然琉璃。越也。景物奇巧。前無其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活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鈍燈。則移鏤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羊皮燈。則鏤鏤精巧。五色絹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之類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號萬眼羅者。此種最奇。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剪紙而成。尤爲精妙。又有絹燈。剪寫詩詞。時寓譏笑。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諱語。戲弄行人。有貴邸嘗出新意。以細竹絲爲之。加以絲節疎明。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于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縷。加之點染。與竹無異。凡兩日。百盞已進御矣。

挑菜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羅御服百官服。單羅公裳而已。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酌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銀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窑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薺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倣之。

進茶

仲秋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茶。名北苑。試新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蓋。藉以青箬裏。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篾。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會。則用大鍍金整。以五色韻果簇。釤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因附見于此。

賞花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後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粧點一新。錦簾銷幕。飛梭繡毬。以至茵褥設放器玩。益築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列肆。關撲珠翠冠朵。篦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窑定器。核

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買菓木酒食餅餌蔬菇之類。莫不備具。悉倣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檜。照粧亭海棠。蘭亭修禊。至于鍾美堂大花爲極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內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十百窠。分列四面。至于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萬朵。堂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霑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憚謝恩賜。予多至數次。至春暮。則稽古堂會瀛堂賞瓊花。靜侶亭紫笑淨香亭采蘭桃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金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放春

蔣苑使有小圃。不滿二畝。而花木匝匝。亭榭奇巧。春時悉以所有書畫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羅列滿前。戲效關撲。有珠翠冠。僅大如錢者。鬧竿花籃之類。悉皆鏤絲玉金爲之。極其精妙。且立標竿射梁。及鞶韁梭門。鬪鷄蹴踘諸戲事。以娛遊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往往過禁烟乃已。蓋效禁苑具體而微者也。

社會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齋雲社。蹴退雲社。唱要角。

祇社。相清音社。樂錦標社。射錦體社。花繡英略社。捧雄辯社。說翠錦社。行繪革社。影淨髮社。剃律華社。吟機社。弄而七寶鴻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韁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看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鵝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莫非動心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不暇贅陳。

祭掃

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餈于柳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響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稠餉。而入家上塚者多用棗餈。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淡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壘。材店山家分餕遊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而游手末技爲尤盛也。

浴佛

四月八爲佛誕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輩競以小盆貯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鐃鋟交迎。遍往邸第。

富室以小杓澆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盛多。略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迎新

戶部點檢所十三酒庫。例於四月初開養。九月初開清。先是提領所呈樣品嘗。然後迎引至諸所隸官府而散。每庫各用疋布書庫名。高品以長竿懸之。謂之布牌。以木牀鐵擎爲仙佛鬼神之類。駕空飛動。謂之臺閣。雜劇百戲諸藝之外。又爲漁父。習閑竹馬。出獵八仙故事。及命妓家女使裏頭花巾爲酒家保。及有花裏五熟盤架放生籠養等。各庫爭爲新好。庫妓之玲瓏者。皆珠翠盛飾。銷金背。乘繡轎。寶勒駿騎。各有皂衣黃號。私身數對。訶導於前。羅扇衣笈。浮浪閑客。隨逐於後。少年狎客。往往簇釘持盃。爭勸馬首金錢綵段。富及輿臺。都人習以爲常。不爲怪笑。所經之地。高樓邃閣。繡幕如雲。累足躋肩。真所謂萬人海也。

端午

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午。或傳舊京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絲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謂之毒蟲。及作糖霜韻果糖蜜巧粽。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遍。插葵榴。梔子花。環繞殿閣。及分賜后妃諸閨大端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扇。真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練白葛。紅蕉之類。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彩團巧粽之賜。而外邸節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結爲樓臺筋轂。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並懸門楣。以爲禳禱。道宮法院。多送佩帶符篆。而市人門首。各設大盆。雜植艾蒲葵花。上掛

五色紙。錢排飭果粽。雖貧者亦然。湖中是日遊舫亦盛。蓋迤邐炎暑。晏遊漸稀故也。俗以此日爲馬本命。凡御匱邸第上乘。悉用五綵爲鬢尾之飾。奇韁寶轡。充滿道途。亦可觀玩也。

禁中納涼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繁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蘭薺萬柄。蓋園丁以瓦盆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閑婆簷蘭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莞兩旁。各設金盤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掛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盞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筍。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糲。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斬簾。高枕取涼。

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乞巧

立秋日都人戴楸葉飲秋水赤小豆。七夕節物多尚果食。茜鷄及泥孩兒號摩暎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其直不貲。併以蠟印鳧鷺水禽之類浮之水上。婦人女子夜對月穿鍼。餽盃盤飲酒爲樂。謂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合內。以候結網之疎密爲得巧之多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持荷葉效觀摩暎羅大抵皆原舊俗也。

七夕前修內司例進摩暎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錢釵鋸佩環真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閨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時物爲飾焉。

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家謂之中元節。各有齋醮等會。僧寺則於此日作盂蘭盆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醬。冥衣時果。綵段麵棋。而茹素者。幾十八九。屠門爲之罷市焉。

中秋

禁中是夕有賞月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杏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燦。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

水面爛如繁星。有足觀者。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觀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旣而漸近。則玉城雪嶺。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闊銀爲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敎閱水軍。艦船數百。分列兩岸。旣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烟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烟消波靜。則一舸無迹。僅有敵舟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被髮丈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濡。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貨看幕。雖席地不容閑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氏遙瞻黃繖。雉扇於九霄之上。真若簫臺蓬島也。

重九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燈橋。遇郊祀歲則罷。宴都人。是日飲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爲饋。以糖肉。秫麵雜物爲之上。縷肉絲鴨餅。綴以榴顆。標以綵旗。又作蠻王獅子。於上及麋栗爲層。合以蜂蜜印花脫餅。以爲果餌。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蘆荀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子。於上。及麋栗爲層。合以蜂蜜印花脫餅。以爲果餌。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蘆荀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子。

蘭○秋菊○雨後新涼○則已有炒銀杏梧桐子○吟叫於市矣○

開爐

是日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意也。自此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絲綵楮衣之類。

冬至

朝廷大朝會慶賀。排當並如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還於九街。婦人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雲。嶽祠城隍諸廟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饑飪之謠。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賞雪

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楠木樓後苑進大小雕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滿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翫。并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餽。并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里之貧者。

歲除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大率如夢華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箕豆。以至玉杯寶器珠翠花朶犀

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小巧。又於其上作玉輶。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爲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以奢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以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閣。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爲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外畫鍾馗捕鬼之類。而內藏藥線。一爇連百餘不絕。簫鼓迎春雞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節物

臘月賜宰執親王三衙從官內侍省官。并外閩前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方造進。及御藥院特旨製造銀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賜暑藥亦同。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旛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於餽歲盤。合酒。燈。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餅。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讌。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夕。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於門。至夜。費燭。粧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鬧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於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慶。牙鷁燒木賣憎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

枝春最爲近世所稱。併書於此。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干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官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燕射記

元周密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皇太子宰執使相侍從正任皆從輦至殿門外少駐教坊進念致語口號作樂於麗正門由嘉會門至玉津園賜宴酒三行上服頭巾窄衣束帶絲鞶臨軒內侍御帶進弓箭看箭人喝看御箭教坊樂作射箭前排立招箭班應喏皇帝第二箭射中皇太子已下各再拜稱賀進御酒拜宣勸訖皇太子已下及臣僚射弓第四箭射中上再射第三箭又中的傳旨不賀舍人先引皇太子當殿賜窄衣金束帶次引射中臣僚受賜如前再進御酒奏樂用雜劇次賜宰臣已下十兩銀碗各一隻上賦七言詩丞相會懷已下屬和以進上乘道遙輦出玉津園門教坊進念口號至祥曦殿降輦招箭班者服紫衣幞頭又手立於前梁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伎也。

洪武聖政記

明宋濂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網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

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甯。迨夫正天位。朝萬國。摹圖治恆。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月。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革冗濫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人材。援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合爲一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莫不戴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觀焉。故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政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於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臣夫宋濂謹序。

(嚴祀事第一)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上以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

乃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其文曰。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帝賜臣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殿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荆州江王濱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狂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廻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因用吳二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簡在帝心。遂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布告天下。乃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廟及百神祀典。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上下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廟。有司春秋致祭。繫人祭祖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載諸祀典。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又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略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

有巨微。皆稱曰。國莫不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旣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竊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朕思之人在世也。若不畏人神。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四年秋七月辛亥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爲善惡。豈止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法守。

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尙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正大本第二)上旣御極。卽立長子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孫。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

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也。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以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戒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驕。泥於安逸。多忽於軍旅。之事。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欲倣元制。設中書令。奏以太子爲之上。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遠哉。元氏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昭大分第三)元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廟禮畢。賜宴廷臣。上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甯謐。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也。遂詔天下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有四海。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皇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長子。爰以今歲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棟爲秦王。第三子摶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靖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府。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養親支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尙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

是歲冬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次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召諸將諭之。略曰汝等其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

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懼撫。順勞勸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乃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方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甯侯。耿丙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幘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愈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康鐸封新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州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甯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如左。並賜誥

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師用命。遂致華夏清甯。蕃夷臣服。一統之業。屬于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萬狀。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尊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

(肅軍政第四)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敢紊亂空歇。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單身還第。其權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調。

五年夏六月。降律令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絕俸位第五)上初卽位。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內置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及六部等官外列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等官網維庶務以安兆民一革冗濫之弊

四年夏五月諭吏部尙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豫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六年夏四月令司部訪求賢才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板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鬚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才而爲之輔也金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正治

(定民志第六)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禮部上考定禮儀上謂尙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汚之習故嘗命爾

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懷朕心也。又嘗諭公達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新舊俗第七)六年冬十一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更定新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後頒降。

七年春二月。新律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悉合輕重之宜。合六百有六條。分三十卷。(右申禁令)

上命諸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諭之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曰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其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取其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先年資成有司。預爲勸諭。俾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各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以充貢京師。上嘗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適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

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楊雄相如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右覈實效)

二年冬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交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宜速行之

八年春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右育人材)

三年夏六月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刺及其后妃等到京中書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甯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餼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詰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

平羣雄。混一區。字爲天下。而主買的里八刺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俎。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上尚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特諡曰順帝。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且北狄俎知食肉飲酪。乃勅中書省臣。務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右優前代)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於是各該有司以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蔡公炎。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因奏留之。命與諸儒同纂修禮書。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軍輶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而其目則吉禮十四。曰祭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曰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三皇。孔子。曰旗纛及馬祖。先牧馬步馬社。曰祭厲。曰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昏禮。曰鄉飲酒禮。賓貢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將。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樂律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其冠服車輶儀仗鹵簿字學各一。凡升降儀禮制度名數。纖悉具備。通十五卷。詔頒行之。授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四年夏六月。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卷樂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甯。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

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北方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諸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嘒淫穠之樂屏悉去之。(右正禮樂之失)

三年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以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謚義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右去悔岳之封)

上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祀嬪無專寵之幸。自以乾清宮爲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其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凡古昔所深患者。皆絕無之上。每有識記書札。輒命

皇后藏之。倉卒取視。后卽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凡進上御膳。后必躬自省視。宮請曰。宮中人衆。可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謂無人邪。宮人聞之。莫不感悅。(右嚴宮闈之法)

二年春正月。上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奉祀之。

又嘗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而取義者。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厲忠節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右厲忠節之詞)

監察御史高原佩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殼厚薄。無哀戚之情感。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哉。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以爲條格。且比例太繁。胥吏因之易爲奸弊。以出入人罪。故

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後臺諫既立遂命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等詳定而痛革舊例之繁（右劉積歲之弊）

北平錄

闕名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其全城時上都恃紅蘿山爲藩紅蘿山恃上都爲援皆不設備遇春使人覘知之卽以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八月破紅蘿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元大都爲北平府

二年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詔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是歲故元將擴廓帖木兒以兵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復烏合其衆時爲西北邊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

三年春正月復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國勝爲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隴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

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

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算。王保保遂棄走漠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以數騎北奔。乃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刺。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餉。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刺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今殂特謚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冬十一月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上親出勞於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表。達表曰。乾坤宣五德。之運歷數在於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干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拯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帥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荆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旣驅毗彞之羣。

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培兇鞠頑。敢寇擾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忠良。蜂蠭之毒。豈可復遺。熊羆之師。惡容不舉。臣第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爰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兵將校。懷敵愾之心。士卒憤超乘之勇。霆驅電掣。渠魁棄甲而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羣酋悉皆面縛。山川爲之輝震。草木爲之昭蘇。臺帳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必歸。臣等仰遵廟算之成。幸獲大勳之集。治平有象。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氣頓息。臣民忻戴。海宇騰歡。欽惟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粵申命之。自天歷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墮溺。救亂世之劫勤。大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闕庭。俾率熊羆之衆。總戒行陣。誓空胡馬之羣。前度關而興和之將。卽降後出塞而駝山之兵。旋輒進開平。乘破竹之勢。克應昌。奮覆巢之威。皇孫因臣下之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禮成。達等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各上表賀。次日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戶部

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又次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上召諸將諭之略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擢強撫順。勞勤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遂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五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各賜綺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封魏國公。食祿三千石。綺帛各八十八匹。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甯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幘。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環。封榮陽侯。康

鑄封新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宜雷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敗。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致華夏清甯。藩夷臣服。一統之業。屬于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萬狀。若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乃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岱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以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釐。此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第能興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

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不能自責。剽者喜於戰鬪。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爲生民之患。其味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則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侵。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擣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又嘗命廷臣試言前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誠意伯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中國。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况末主荒淫。法度隳壞。民困於貪殘。惡得而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惡得而不興。上曰。當元季君宴安於

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初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孰敢驕橫。天下豪傑焉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嗣。誠清甯自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詩云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明史雜詠

柴伯廉

小說之興昉自漢代。蓋與正史相輔而行者也。武帝時馬遷作史記。厥後劉歆有西京雜記。或謂非歆作。然辭氣近古。殆非盡諱。夫正史所以紀一代典章。之大。遺聞軼事。例不得歸入者。往往於小說中見之。裴松之注三國。刺取傳記所載。皆小說類也。宋子京修新唐書。世譏其好采小說。然司馬溫公作通鑑。亦兼及小說家言。然則小說固足以補正史之闕略。而爲有識者所不棄也。婁江柴伯廉孝廉風雅士也。好讀史。首尾精貫。而尤熟於有明一代。故實嘗取野史雜家之說。多明史所未載者。編成古今體詩數百首。上而宮壇遺事。下而委巷鎮談。靡不兼收並采。雖揆之史體。或未盡合。然要皆可驚可喜。不可磨滅之作。其大者足備廟堂。掌故其小者。亦足資文人學士之談噱。孝廉可謂善讀史者矣。昔吾鄉尤西堂太史者。有明史樂府。海內推爲才人。二百年來。無有與之抗行者。得孝廉此編。西堂殆不得專美於前矣。予旣偉其才。又喜其用心之有在也。遂爲之弁其簡端。

同治八年秋九月吳縣馮桂芬序

皇覺寺

皇明雜錄帝徵時
爲行者

未聞同泰贖君身。誰識閑黎九五尊。半夜伽藍先赦佛。遠軍乞一言。解救帝歸。遂書敕字與之。一家衣鉢竟傳孫。封桐豈料僧加帽。遷鼎空留塔。報恩馬后恩。曰報恩寺。借得誌公舊坏土。飯依終始覺王門。太祖建塔長千里。報恩寺。建壽陵。將還寶誥。靈祝之曰。僧地之牛可乎。既得卜。遂移塋。覆谷寺。

二字警切。陸宗泰

洞庭穴。雜錄友諒祖墓在洞庭湖。帝私掘之。骸骨已成龍形。焚投水中。陳氏遂敗。

大蛇不死漢高手。秦人一鹿當同烹。陳氏祖瘞洞庭穴。帝發其骨成龍形。屠龍竟試斬蛇劍。地脈干氣全無靈。帝王有真在龍種。後宮妖夢啼甯馨。遂生燕王棣。帝夢友諒入宮。君不見陰風劫火金川門。覆巢破卵誰兒孫。

如魯公一筆書。何止力透紙背。呂家琪

白駒場。元泰州白駒場人。

鹿走中原落日荒。揭竿馳儻恣跳梁。江湖日下無完土。吳楚之間有假王。一夜西風苦。菜葉幾家冷籠白駒場。翦勝華開屬周時。童謡張王做事業。只用黃葉菜。一夕西風來。乾燒謂黃葉菜。三參軍也可憐。東炬宮樓夕。碧血成鱗泣。苑牆。雜錄齊門破士誠之驕

三四勁。四六工切。宋泰

彭氏。名山藏明昇降封歸侯。帝召其母彭氏入宮三年。

花蕊已無院。齊雲尚有春。桃花一掬淚。莫是息夫人。

伯廉胡尖列乃爾。泰宗

主君來

起○起○起○主○君○來○英○雄○奇○遇○古○未○有○撫○背○噴○噴○虎○將○才○太祖得遇春喜撫其臂曰此吾成將才也本○是○梟○雄○萬○人○敵○鐵○馬○瑞○戈○勇○無○匹○她○矛○十○萬○如○牆○立○聳○身○一○躍○飛○烏○疾○遂○報○主○君○得○采○石○鳴○呼○汗○血○百○戰○九○絕○倫○烹○韓○醢○越○嗟○何○人○男○兒○但○當○橫○行○沙○磧○死○裹○馬○不○願○褒○鄂○寫○照○生○圖○麟○

一結寫明祖誅戮功臣言外自見。王肅碑

青田行

青田山中隱者乃當世之鳳雛諸葛方真名士子陵舊是狂奴蟠胸數斗血淚獨上西臺醉呼少年不知許事秀才且飲西湖笑指西北雲氣十年後當輔此拂衣謝東諸侯借箸作赤松子功成胡不歸耕辟穀乃因耽死歡戲讀寶劍行吾惜公成進士

中山王

貔貅十萬定燕京汗馬功高鐵券盟一角棋樓完勝局幾家煙閣畫虛名景升兒共嗟豚毳亞父疽先避狗烹中夜淒涼鵝子肉不如馬革裹平生

有雄傑氣素問鑑

老客婦列朝詩選上以楊維楨前朝老客婦行進呈蓬萊學里

老客婦不再嫁。攘臂肯爲馮婦下。微臣昧死言。上有堯舜。下有巢由。臣非薄富貴。野心不可留。白衣來白衣去。吳淞江上。閒鷗鶩君不見。佛影堂中。學士宋濂。履聲簾外。老臣危素。雜錄濂戍夔州過一寺見老僧遂問居士前元仕否曰爲學士僧遂夕經死

不下斷語妙在請兩陪客有無限神味家璜

皮場廟類編明初置皮場於府州縣衙門側祀土神曰皮場廟以徵職吏

剝皮場開縣門側。祀以土神司厥職。帝曰以之儆貪墨。革囊繡鱗兮。新鬼嗚咽。故鬼嬉朝來。何人衣紺衣文。曲犯座。血肉飛午門。亦有忠臣皮。

冷峭宗泰

王保保

功人功狗刈如草。惜未得臣王保保。王保保。臣嗣王。元臣得此元不亡。死戴君門。天萬里。一軍孤擁。和南方。從龍試屈英雄。指中山。開平未盡死。帝胡噴噴心羨汝。亦學大風歌。猛士嗚呼忠臣耶。大將耶。但願來世生吾家。

引出證據爲元人生色。用來恰合題分。蘭卿

金吾射史頌明祖欲廢孟子祀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尙書錢唐祖胸入諫

疾雷未下。帝怒起。詔下禮官黜孟祀。敢有諫者飲汝矢。此老公然坦腹。前臣願得爲孟子死。嗚呼。胡藍冤獄。

毒。甚。蠭。寇。讎。草。芥。將。母。同。帝。實。慙。恚。交。填。胸。不。然。大。賢。而。可。攻。並。聖。曷。怪。完。吾。公。自。號。完。吾。公。野。錄。魏。忠。賢。

押攻字強如鐵鑄璜一氣轉折足見魄力之大泰

雷斧石雜錄洪武十一年雷震皇極殿御案上得一
石如斧形帝恐立書詔赦獄中八百餘人

雷聲無聲天耳塞怪哉之氣化爲石真宰上訴天地愁電光霍霍殿上頭雷神稽首騰雲入帝起再拜悚郤立砉然擊案石一拳八百鬼簿湔沈冤西山老狐喜跳語石破天驚逗秋雨

奇崛璜

善長獄功臣錄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反詞連李善長詔勿問
功臣二十一年復廷訊始坐罪凡十九家

事成分以淮西地不成不失公侯位語見洪武實錄兩人之言疑有無醣越烹韓亦常事子尙長公主身封韓國公此老當以富貴終何至羽翼張惟庸惟庸誅殺機伏十九家駢首戮事更十年始定獄嗚呼沈冤入地風怒號戴頭同去問漢高

筆鋒著紙如血濡縷何止冰翦哀梨耶師竹爲浮一大白泰

逃虛子姚少師道衍
自號逃虛子

初師妙智庵繼事席應真寂寂不耐彌勒笑願奉白帽歸天人一朝侍燕王簷瓦忽墜地沙門參得野狐禪殘人骨肉以爲戲吁嗟乎房山碑何崔巍自家和尚做不了焉用認汝阿姊爲

史筆以滑稽出之的是妙才張遜亭

靖難

倉卒縑衣換御袍。九江豎子曉翻濠。名羞管蔡充姬旦。冤代韓彭報漢高。一片氈毛零夜雨。半邊月影落江濤。果然城外飛來燕。鐵索磯頭鎖不牢。

警切精鍊。伯廉詠古詩。一時絕唱。泰

軍中祭

十二月朔夜半時。有被髮呼天而祭於野者。臣程少師曰。高皇帝在天知之。小臣濟未敢死。將負羈絏。從大師以歸。今冒戰功名在碑。吾師乎。吾師乎。完名恐爲跡者。狙。高皇帝曰。可。燕師來。椎以斧石。破天驚一角缺。如碎如礎。噫嘻吁。真宰上訴泣。風雨縑衣度。牒脫屣去。大索軍中石不語。

有旨腐之化境。兼杜韓之勝場。急管繁絃爲樂府中開。一生面對家瑛。

鐵尚書入洪武賜字鼎石

鐵尚書字鼎石。死年三十七。自日晝晦。天無色。立不跪。脛可折。罵不止。吻可裂。鐵椎夾屍轉。不得沸油百鍊。堅。如鐵。赫然。如山。面南立。嗚呼。神遊天靈。遊地火光。一道如虹。氣臣死去。視高皇帝。

生氣勃勃。捫紙生稜。令人起立。

遜事

遜國

滄海龍潛已渺茫。宮門劫火竟紅羊。未聞鸞鵠謠歌哭。豈意鳴鶻反斧斬。病虎眼中無北固。

病庚謂道衍也道衍有北衍

周青青眼
倦看之句羣鳥朝後尙南荒
惟有羣鳥早晚朝建
文貴州題庵壁詩也可憐舊日聞鷓鴣曾否驪山問上皇

伯廉成此詩示余曰此時藝家尤王格也今重閱此如天女裁衣一無針綫痕迹誠非獵贊者比宜老竹之呼君才子也拜服拜服

璣讀於秦州舟次

百篆字

方先生成王家卿勿問草詔須重先生名先生奉詔腕不停百篆字易十族湛麻衣伏地泣數語便抵檄草揮陳琳燕許文章董史筆先生惜墨真如金鳴呼禪稿紛紛袖上殿學士胡盧君不見亦有大筆濡潤滴忍死與人作佳傳

峭拔不羣自是熟題生做之法一結尤令胡中庸輩無處生活

呼豬聲

君免乎紅皮箋臣免乎血影石兩先生約同盡節王叔無言但默默狀元歸家急如廁闌中有猪尙未飼叱牆頭呼不止一猪不捨背捨死食言者肥肥如豬求死不得真名士

短小精悍之作與前一首同一峭拔

泰

妙秀冬夜牘記徐妙秀中山第三女仁孝皇后妹也成祖聞其美聘之女佯狂不起

中山第三女乳名曰妙秀再郤成祖聘不願爲皇后繡佛誓披縉白璧完貞守宮中昔年劫火起不食三日恚欲死曰何不御正殿以俟之誰爲朝廷謀出此嗚呼齊黃之忠徒死耳所見不如一女子

奇女子卓識的是過人。正不嫌抹倒齊黃。瑣

瓜蔓抄

瓜蔓抄嗟忠魂。齊黃死自全其名。株連百口冤覆盆。孝陵尙有未乾土。年年寒食哀王孫。君不見摘瓜抱蔓傷其根。

薄命婚史類胡廣女以上命字解。繙廣皆卒家欲別字女女
史入室自去其耳教之曰薄命之媛何以生爲卒歸解

眷令故有匹不羨鴛鴦飛江水。自有味不羨河魴肥。中懷一以結。音書一以杳。誓死甘毀容。相從願偕老。來日鬢如雪。去日顏如霞。君看墻上血。化爲斷腸花。吁嗟薄命婚。裴裏淚沾臆。父翁雖已亡。去耳聰未塞。

古節古音 遜事

榆木川陳繼儒記成祖問譯榆木川有美女至行宮次日
啓視御幄僅有血數點殆夜叉也因秘之不發覺

榆木川頭古鬼語。觸體珊瑚化美女。旋風入帳滅寶炬。銅荷無光洒土雨。雌蛻涎垂兮龍腦鹽。炎精之血點三五。昨夜空山泣鬼姥。瓜蔓冤魂鼓且舞。

此元詞中急口令也。陰風尸氣出於紙上。幾疑是鮑家墳上鬼詩。一笑。瑣

西楊謂士
奇也

一代鹽梅佐三朝。雨露深調羹先帝。語賜印老臣。心宮府仍奄寺。樓船尙海濱。獨修成祖錄。下筆費沈吟。

穩切蘭卿

龍種訛名世學山遜國時宮中火建文逃去遺有幼子成祖命世子育爲嗣卽宣宗也

馬渡江兮化爲牛。龍失水兮龍種留。東宮育麟麟赤紱。繫者誰知半邊月。史官大書太孫牛。班乃掩耳工盜鈴。君不聞元順帝生龍在屋。還是趙家一塊肉。

負銅缸名山藏庶人煦繫其背積炭焚之逾時煦死

銅缸何崔巍。然炭累累缸中人。兮熾爲灰。榆木川。帝鬼坐呼魂來笑。且睡謂余生汝如蝶。羸汝何帝不類我。賊類我。

純是滑稽口吻曲折波峭。神來之筆。泰

仆鐵牌從信錄太祖鑄鐵牌堅宮門內臣不得預政事王振去之

宮門中。鐵三尺。上日月。下霜雪。王先生。如火烈。頑鐵何容當道立。安有周公坐不得。鄭氏今言三殿成周公輔成王我不得一坐耶上百官振不與怒曰宴開急命啓門聽王先生入。鷄鳴山。血平礮。焚將軍。眼眦裂。躍馬持椎碎爾脣。笑爾之頭不如鐵。事載史類

過鍊蘭卿

此處缺一首

周文襄

噫。中丞來吳儂喜。官聲噴噴吳趨里。紅塵一騎行如飛。中丞來進錦地衣。老公捧觴大歡喜。好官纖此錦地衣。

噫字句雋冷有味 泰

土木狩

伯顏妻侍彈箏。幸不如宋道。若五國城也。先妹顏如玉。幸不如劉阿斗。不思罰。

此題詩與後鹿皮島七君子作。俱伯廉創調。真樂府中神化之境。泰

哥哥做蘇材小纂英宗復辟鐘鼓大鳴景皇曰于謙耶左右以上皇對帝曰哥哥做好

雨帝雨帝雨再來。童謡殿上鐘鼓鳴如雷。家兄皇帝帝如故。官家還與哥哥做斧聲。燭影疑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用成語如新脫口。斯爲絕妙好詞。遜亭

復辟

鄭王監國同靈武。南內歸來亦上皇。此日竟戶于少保。當年未戮郭汾陽。駿行倘亦搖池樂。龍返將毋故劍忘。帝后事見北狩記略翻幸金繪和不得勝他五國臥冰霜。

石將軍

迎駕翻成復辟謀。君王已把戰功酬。石人郤誤妖童識。亨門下童先造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孤負兒曹鎖定侯。生子以金享。名山曰鎮定侯其項

于忠肅

金甌再造力扶持。豈料童謡應鶯鶯。童謡云：鸞鷟冰上走，何處覓魚鹽。北宋未成南宋議。新君翻啓舊君疑。一腔熱血回天苦。兩字沈冤食報奇。莫道易儲無諫草。黃臺瓜摘子離離

前咏復辟是雄渾。此詩尤精切。兩作俱極烹鍊。而又一氣呵成。故妙。

璣
明史稿英宗復辟有前所服帶曰玉玲瓈在景帝汪后所求之汪溫曰天下還上皇矣一玉帶必欲索耶投之井中

有鳥有烏尾畢逋。得禾求稻。得壺求壺。舊時天下已還爾。一玉玲瓈安用是而尙區區不捨此君不見鼎湖弓鳥驪山鑄明皇鉢合。徽宗鷹珠還劍合會不會。

引證確實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

曹吉祥

士來亦有中貴人得天下耶。有之乃是君家孟德也。用某御史與將軍魏武之子孫不負此遙遙華胄者。吉祥問答語。阿瞞地下勿復嗔。門生天子何足云。公然私擬九錫文。御史諾。諾走狗紛他日。媚茲子一人。但有洗烏無批鱗。噫嘻吁。魚龍變化自有種。見橐駢。謂馬背腫。

嬉笑怒罵之文。刻毒如是。

蘭卿

吳處士

明史概天順元年十月遣行人官曹隆齋勅書聘江西處士吳興弼

行人齋詔來。先生臥不起。授以左諭德。掉頭歸去矣。意中莘野與商岩。與弼曰：勅書聘以伊博之言。授宮僚耳。奈何就之夢裏文王。復復。孔子曰。與弼曰：錄多記夢每王先生原是出山泉去作石亨門下士。陳建曰：與弼跋石亨族譜稱門下士。

古來道學諸公。大率類是。先生直筆揭出。世有舉孝廉方正者。讀此應通身汗下。璜

詆譖諫史概憲宗寵萬貴妃用萬安劉吉西廠汪直中官阿丑以詆諫諫帝有東方朔之風

閣中有一安紙糊。沒心肝。萬安入閣有紙糊三閣老之謠中有一吉棉花耐彈得呼之曰劉棉花。閻老更有萬歲名燒葱搗蒜相胡行。老奴踉蹌帝笑噱。此亦東方善諸諺長生亦有玉環妃。惜哉不用黃幡綽。

善於撫据比例工切。遜亭

王威寧明史稿正越以功封威寧伯

榆林雪夜醉飛觴。絃索金卮侍兩行。氈帳鑿酬死士。戶名山藏越坐地四妓彈琵琶捧金卮侍一千百至白狀甚晰。越喜以金卮并兩美人賜之。陰山

百戰縛生王。中官門下愁金膝。老淚風前泣箭瘡。惆悵滿陵逢醉尉。胡笳吹滿鬢邊霜。越詩有羌爲胡接意莫之勝云

遜亭

音節蒼涼。唾壺欲碎。

墮淚碑平荆襄碑編項忠平盜李胡子等作

一戰復河套。再戰平荆襄。關外紀戰功。孰有如公強臺官。日受西廠指。朝上彈章暮片紙。壺頭自憐馬伏波。蒙忠自辨疏有馬援意。莫之勝云峴首何慚羊叔子。烽火遼東虛解圍。繡衣謁者行邊歸。年年蔓草江頭綠。無盡空田帶淚碑。

織造謠

織一網打一網。蘇州織造胡太忙。分明要織彌天網。即用謠語朝官叫殿紛踉蹌嗟嗟織造爾勿忙爾不聞花石

綱。時礦使四出徵求器玩。章瑾以進寶石。授鎮撫使懷恩曰。此花石綱之漸也。

節短韻長。神似古歌謡。蔡問儒

二瑞忠懷恩也。二瑞章吉

老伴來讀孝經。老伴去讀梵經。李宗呼章吉爲類甯殺恩陛下。無殺恩天下口。儲懷恩不可因云外庭無人內有人。章瑾事恩語兵部余子俊曰。盡諫之余有章吉前懷恩鐵牌何必留宮門。

清甯災。類編內監李廣造毓英亭成清甯宮中言建夢犯太歲廣懼自駕又籍廣家得一夢有餽黃白米至百萬石者上曰廣食幾何受此多許左右以金銀對

黃金如山穴巨鼠。鼠食幾何餉多許。亨犯太歲清甯災。有鳥嘻嘻咄咄語烹弘羊。天乃雨。

警鍊語斌媚乃爾。問儒警策有致。蘭卿

祖東門。明史纂劉瑾矯旨勅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以臧默留因祖道東門執手泣下

岳王亨。范亨死健遷去祖道東華門執手涕如雨。今日安用哭爲耶。何不當時出一語。謂彥有冠以觸邪魚有骨而哽。嗟。視汝舌尚存。怕擾老公怒。嗚呼。老公并不怒汝翻喜。汝喜汝貌如婦人女子膽如鼠。

長句險勁生辣可喜。瑾

琵琶行

大絃嘈嘈小絃急。詔獄呼囚囚飲泣。好風吹來狀元郎。劉瑾對山救我母相忘。明年召起崆峒職才人翻污中官籍。中山一曲續復彈。誰人救汝康對山。負心儂奈何。許聽此琵琶拉雜語。翻手爲雲覆手雨。

獻俘明史王守仁執宸濠將獻俘張忠等謂
縱之鄱陽湖俟上親與戰而後奏凱

殺獮欲飛不得飛。棘子成林將破衣。奈何黃石磯。磯頭之水流不歸。內家還欲殺一圍爲法。王爲水帝爲威。武將軍弄兵亦兒戲。嗚呼鄱陽湖中浪如山。縛虎易。縱虎難。

琵琶錯落入古。獻俘跌宕生姿。各擅勝場可稱合璧。問儒

甯叔史苑武宗呼
宸濠爲甯叔

黃石磯頭十萬軍。號清君側指燕雲。先朝舊有周公例。一樣官家愧建文。

新建伯史料王守仁以平
宸濠功封新建伯

隻手擒濠妙算來。經權一一出心裁。能於道學開生面。不論功名亦將才。九死龍場輕瘴海。三生馬革薄寒臺。公少年夢謁伏波廟。後亦裏尸歸以桂萼之讚尊其封爵乞恩肯負甯藩語。片土香魂大可哀。

史事以健腕運之。感慨中無限神味。三四渾灑流轉的真唐音。秦

婁妃惠

春花不爭妍。秋花不愁冷。妾雖女子身。忠孝能時省。事君長自傷。蛾眉嬾修整。井水本無濶。何時理素綆。良言本非甘。何時味骨鰈。江流一以深。妾心一以永。溝溝釣魚磯。零落芙蓉影。

胎息於庾鮑諸家。亦真摯亦古豔。文中逸品也。蘭艸

宣府家江彬勤上於宣府治行宮輩豹房
珍玩美女實其中上樂之日家裏

將軍妙選勾欄伎。威武將軍上自署。寶馬鉗車幸家裏。潘妃市酒至尊沽。官家又是無愁矣。日暮邊城奏鼓笳。榆林亦有玉鈎斜。豹房行幸雖云樂。不及君王宣府家。君王日夜追歡樂。又愛南來打虎曲。玉鞭拾得劉姨釵。油壁旋看寶奴抱也。寶奴金陵伎女。自號眉山姑。殺雞坊舊日花宮門。無復過。羊車可憐零落。長門錦頭白。年年望翠華。

蘭卿曰。是縮本連昌宮詞。讀之不覺其短。含毫渺然。是真才子。

渭塘云渲染風車。一片光明錦也。又似七寶樓臺。打碎不成片段。青邱梅韻。香未墜。

大禮議

定陶議。漢王議。一疏出羣言沸。若以廟統論。康陵亦可繼。若以世統論。興獻自宜。帝若躋武宗父孝宗幼。有宮中始符例。兄終弟及自古然。父易叔稱犯名義。縱然死父而可歟。奈何生母同藩妃。以子臣母。甯有此母以子貴誰云非。嗚呼。奉天門前二百二十人。不負孝宗甘殉身。立言雖謬皆忠臣。

剝焦抽繭。層層駁辨。可當博議一則。泰

白綾械服列朝詩集楊慎成雲南警辭游城市諸伎精白綾械酒間乞慎書之曾輒購去

豆子關打瓦鼓。陽平關撒白雨。下白雨。娶龍女。織得絹二丈。五留家於蜀。故云。白綾械龍蛇舞夢迢迢夜。

郎浦。

結用黃夫人何日金雞下。夜郎句意。情境合。耐人尋味。璣

河套

風颶高牆落雁聲。黃河以北不能兵。雲連馬碛秋徵戍。雪壓狼山夜築城。出塞早知功不就。開邊何必費無名。可憐自棄中原土。枯骨年年事戰爭。

於當日形勢瞭然指掌。方能作此倜儻語。真有景略捫虱而談氣概。

馮御史 恩

彗星見。天耳瘡。斥三奸。呼天聞。根本彗。少師張。憩腹心。彗尚書。汪門庭。彗學士。方獻夫。請削除。應天象。攬上怒。予廷杖。恩北跪。鋐東向。御史頭忠臣。樣有死耳。不書狀。聲公冤。公有子。刺血書疏。一紙縛闕下。請代死。戌雷州。脫西市。吁嗟乎。馮御史。

韻脚天然。如鐵鑄定佈局造句。結構緊嚴。尤見本領。璣

杖楊最明史略 郭勸以方士段朝用見楊最 上疏諫上怒曰一杖痛一杖毋脫之

郭也肥。進方士。長生藥。安用是。汝勿多言。多言杖汝死。書生之肉瘦於骨。兩股不如行杖。癱膽敢。鼓舌挪揄。吾嗟爾。書生太倔強。而不怕一杖痛。一杖。

語語擂著鼓。心不同凡響。問儒

鬪雞行野談錄 京師呼江西方人爲鷄時貴溪押朝班分宜肩隨其下兩相皆江西籍高拱誦大雞昂然來句戲之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兩雞鼓翅角。一雄闖入雞羣有鬪。在朝廷。大開門。雞坊。左袒右袒。爭引吭。介溪。如鼠。貴溪虎虎不能飛。窘於鼠淋頭。大雨夏言。誰鼓刀。相嵩之。繾轡亦鴟。吁嗟乎。收場君看卑田日。郤待鄒龍應。

林潤門雞檄。青詞醜。夜長漫漫。雄雞無聲。天下白。

善用現成句。諳謹風生。自是君房語妙天下。遜寧

青霞哀。明史沈鍊字青霞。嘉靖。

胡然白日陰霾。窮天廟堂。結舌逢比。弗前航。航小史。恥爾丸全。涕零出師口。折款虜。朝批形鱗夕。編赤伍。請劍無雲。射姦有怒。癯相寄語。債帥巡邊。除瘡急。蠭名自蓮。祕畫東窗。囚衣西市。破卵覆巢。孔融二子。吁嗟經歷。邊徹孤臣。誓爲厲鬼。死不忘秦。椒山把臂。武穆後身。鍊就戮時詩云宋室忠臣在吾鄉。是後身可憐。今將相又是姓秦人。

此四言詩中銘體也。簡括本傳事。不溢不漏。斯爲百鍊精金。奏

鈴山堂

鈴山岑寂廿年過。忽向朝堂竊太阿。富貴本非寒素。幸奸雄偏是善終。多老猶乞食。同癯相罪。豈無名。借歸倭回憶。讀書蕭寺日。許身禹稷竟如何。

日不常午。分宜壽日事。

見智齋續記

炎炎者相公府。相公壽日畫局戶。御史不得前。奴導入室。款盜筵。一奴一官私乞憐。御史側耳奴膝語。望官垂青官記取。縱爾墳門冠蓋汗塵土。噫嘻吁。日不常午。

筆力橫軼。紙上口聲。遜寧

臣夫表野錄楊椒山獄事代
夫人張氏上疏乞代

臣夫前忤。衡恩賜罰。事臣夫今忤。高額恩望減。末臣夫拜杖後。肌肉腐如墨。臣家苦饑寒。止臣紡供食。幸垂。覆益。冤延。夫犬馬齒。若以罪不赦。乞臣代夫死。夫雖屏遠方。尙能禦魑魅。不然執戈矛。亦爲效命鬼。此疏不忍。讀讀之。淚滂沱。孔雀自有羽惡木。非無柯一鶯。困幾死百鶯。將奈何。

老健之筆。手法絕高。與西堂樂府同題異事。合之可稱雙璧。

璣

胡海林

宗憲

閩嶠連兵備島倭。風高虎帳枕金戈。一朝名將如公少。珊瑚網梅林合餘姚時錢德淇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也半夜軍門揖客多。
胡公愛士幕中客出遊。下函書徵白鹿。長文長另作一表上之。海東瑤怨青娥。史料徐海出沒海上。雖二鼓常開載門以待幕下函書徵白鹿修表示徐文。誘之降職焉傷心自飲龍泉劍。曾爲當年殺賊磨。翠翹投江死傷心。自飲龍泉劍曾爲當年殺賊磨。

三四爽宕五六工切。結韻得味外味。真是工夫到家之作。

問僕

華亭相徐階

騎虎不得下。通夕繞牀走。此金十萬多。奈何郤勿受。以結其心。殺以滅其口。子語殺汝壁焉。往奸雄亦俯首。當年事相嵩爾。亦權門狗媚嵩。用事朝噬嵩。敗事後俟其無能。爲殺之名。不朽跡爾。婪許心實與世蕃偶。所以楊沈獄。不肯一援手。

未免有鍛鍊語。然用筆生辣。是老吏斷獄手。斯爲筆挾風霜。

泰

逐新鄭。閣臣傳高拱欲去。馮保張居

兩虎勢不下。倒戈授之操。江陵雖賣友。虎鬚實自撩。男子闖入宮。誣爲拱所教。奇冤幸終雪。險未報。西曹所
以貴機密。不密人言。撓縛虎虎有僂。況乃縛不牢。

短小精悍 遜亭

江陵相

宣室初前席。經筵正拜官。委蛇中主眷。坐鎮廿年安。顧問慚伊傅。功名媿富韓。千奴方共膳。隻手欲迴瀾。內
閣森嚴地。先生禮數寬。賜來螭印易。鋪得袋衣難。魚笏牙牀富。龍屏寶墨乾。椒湯調御奢。日影障宮紈。故相
牛車老。馮保近。高拱事將軍。魏梁酒歡。李成梁染事瓜金揮趙甃。廚後飽吳餐。芒刺同驟乘。威棱奈豸冠。餘溫灰未死。匪玷璧
應完。南國蠻煙戍。西華荔枝寒。勢遮天下目。論定蓋時棺。司禮重壇祭。分宜合傳看。容庵偶筆傳靈寶作明
史記江陵與分宜合傳

幸留孫一脈。謂大司馬張同敞熱血灑忠肝。

隸事妥貼鍊辭清深。瓣香應在竹垞。五排中工整之作 遜亭

郤金明史紀事李成梁立戰功受顯秩使人餽江陵金郤勿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

將軍幸自愛。功名百戰何勞更餽金。儘有高夫膺賞。人間壯士已灰心。

奪情議

公饒我。公饒我。燃鬚迎屈膝。坐爾殺我。爾殺我索刀來。刎頸可相公。父死不歸哭殿前。糜爛書生肉。書生去。
言盡起。諷臺臣使留己。嗚呼墨縗從事亦可矜。書生勿復死江陵。但恨前不如李南陽。後不及盧宜興。

雙起突兀對結整嚴鈎綰奇崛章法渾成泰

堯齋禹齋類編世宗自號堯齋
神宗自號禹齋

祖堯齋不如堯山中屢進仙人桃孫禹齋禹不如宮中屢獲妖人書嗚呼兩君法堯禹十鈎無一兩畫虎原爲狗寫真唐虞幾許胡盧樣

刻畫盡相幾如頰上添毫問 儒

倭房公續編房賓官御史按吳政聲狼籍嘗譖海忠介吳人呼爲倭房公有倭房公賦

一龍與一猪。豈龍之儔。一薰與一蕕。薰蕕猶之讎。咄爾御史官。吳中熱灰炙手銅山銅。一疏再疏彈剛峯。吳人號汝倭房公。倭房公勿怒蠻貳零星處。窮袴秋宵還誦阿房賦。

趣極蘭卿

戚南塘

束髮從戎鎮薊門。牙旗高颺夕陽懸。閣中姬散草臺柳。夢裏爲歸浪泊雲。湖岸騎驢老居士。郵亭射虎故將軍。不堪落日燒荒歎。唱與當年部曲聞。燒荒行部將陳第作

音節嘹亮規撫中唐蘭卿

續憂危坡議

諸公不爲福王地。鄭妃語宮中又獲危竑議。危竑議出誰手。此書似出清流口。先生乞全郭侍郎。郭正域也。太子語謂目

課服者。噦生光主名。誰不可必。君不見黃羅獄中一張帖。上有天啓七下有崇禎十七福王一證據奇確足徵腹笥之飽。

挺擊

宮門白日縱無守。何至奸人膽敢走鞠。未得情遽處決。實陰斃之滅其口。瘋顛耶行刺耶。福王指使耶。抑閹奴之故智耶。高拱事羣疑影射。椒房懼上意了然置不問。胡不見貴妃下輦東宮門繡袍上溼雙淚痕。

東林

高冠雲集鎮峨峨。壇坫東南本不磨。兩字但爲門戶重。三朝從此是非多。羣奸已撒漫。天網末路難揮落。日戈剩有諸公清議在。不隨塵劫換山河。

才雄力足領聯芳。神駿不凡此極有關係詩。泰

紅丸

內宮美人歡未央。錦囊媚藥龍涎香。願延聖躬壽無彊。餌紅鉛。餌秋石。誰誤官家消渴疾。金丹豈是長生術。忠臣忠臣詔賜金若輩。再誤甯無心外庭。無人斷斯獄。胡不刑曹細研鞫。胡弗究崔文昇。胡反寬李可灼。胡未聞許世子不啻藥。

移宮

婁豬化爲狗。張口食小龍。哥兒不得脫手抱。長鬚公。幼呼曰。鬚子先生。封后不可咄咄大呼假父。尙有假

母豈無請移宮亦無奈宮中還有祖太太不愛乾娘指李愛阿嬌指客不是哥兒駢胡爲乎一蟹不如一蟹

奇恣得未曾有創調亦別調也

問僧

奉聖夫人印文信徵錄天啓二年賜客氏黃金

雄狐綏綏見雌狸。狐雄不雄狸不雌。一雌一雄掉尾嬉。乾兒義子紛如塵。委鬼坐。那花紅。夫人最喜九千歲。
呂家娘毒何曾宮。狐耶狸耶厥種夥。浣衣血濺蛾眉赭。史概信王登極繕客氏得宮人奸者六人欲如李園故事因掠死浣衣局若然畫得舊胡盧。又是一牛換一馬。

波譎雲詭拗折峭宕。視西堂之作可謂後先瑜亮。

熊經略廷璽

再召平臺換戰袍。外庭獄吏議吹毛可憐。半夜收金印。無復長河洗寶刀。脫幘投時日。如炬屬鏤賜後魄。爲濤廣甯一走公應悔。不死沙場死法曹。

平允之詞不肯袒護一筆五六寫生氣凜然。鬚眉欲活

遜寧

二十四罪

楊漣參魏奄款

鬍子先生怒如拂袖疏直入朝堂。揭抉出每干一寸心來捆千奴鼠膽裂。明年逮公北司獄長安道上行人哭橐中。橐裏肺炙精。誰之贈者乞丐餘。堂記嗚呼二十四罪一疏耳。如瓊何。况中宮趙高傳。

生趣橫溢。蘭圃

六君子明史稿魏監借熊廷弼獄斃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於獄

鋤奸烈烈凜風霜。翻坐邊臣百萬賊。竟剝忠良埋詔獄。同騎箕尾訴高皇。血書諫草灰猶熱。肉化靈芝土亦
香。逆焰縱能昏日月。普天何地不蠱漿。

沉摯。璣

五人集

一擊無東廠。豎碑峙五人。莫輕荆鼎伍。市井有君臣。

此題多少名作。以二十字括之。具見本領。

七君子周宗建釋昌期周臘昌李應

寃不冤點將錄。慘不慘北司獄。羞不羞功德碑。甘不甘忠臣肉。高公不辱身池水。一盞碧諸君。百萬賊百口。
辨不得惟有大呼天地。祖宗共殛賊。是月也大雨雹。地震數十丈。朝天宮災雷火。王恭廠來玉墓誌銘。

用月令體作結。是此君創格勁裝古服。日月斬新。

奉明珠周屹公述魏奄欲羅織皇后信王有慧溪人陳大同爲主文吏能生殺人。一日二更信王至其家跪奉明珠一顆。即位後跡之不可得矣。

陳大同狐九尾吳音叶米能合。老公怒。能合老公喜。羅織誰信王耳。忽雨忽雪。翻覆手跪奉明珠。爲君壽來日。真龍今日狗鳴呼。狐九尾。陳大同。天上日再中。跡之已爲亡。是公明珠不復還。神龍。

鹿皮島

試望平原蔓草碧。血青憐荒臺。斷磧墟其無人。當年毛帥屯兵在此。一軍共膽百戰不死。有帥書生自撒長城。登壇手劍梟首轅門邊。臣至此亡國奚論。更有曹詔盧象昇戰骨劉綸杜征魂。

從文通別賦得來。妙於尺幅中。具頓挫淋漓之致。亦創調也。瑛

麻衣哀

生不必苦與憂。死不必衣與冠。馬蹶鼓死萬死攢。麻衣血裏身墳。一斗鍊一包土。墨綵斂戶不歸厝。噫嘻乎。軍門夜報。統如鼓。宰相紅袍坐。政府時楊嗣昌以奪情柄政紅泡治事給事議之不顧也。

愈簡潔愈精神。是詩家老境。瑛

結句老健。有盤馬繩弓之勢。問儒

潼關哀

尚書代郡之偉人。橫秋一鶚搏霜冥。丸泥西封百二秦。秦中墟邑歟。塊渝饑爲啄。肉嗜莽榛拍刀蹶。起一旅振。乃搜虎穴追奔魏。賊胆駭落鬚絕倫。宵小蠱語謗篋陳。法網訖挂銜鈞鱗。尺符被收脫幘。防邊僨帥驕。不馴魚羊四地紛。黃巾廟堂附。髀起寇恂。恂旌旗變色壁壘。新羽書促戰驛騎。塵危語恫喝。百喙猶凍雲壓棧雨。汰旬貔貅萬竈炊。濕薪甲裳蟻虱指。凍皴傳觴行炙。午一巡入鼠穴。門馬絺輪如山倒。壓尸塞津一蹶千。里援絕隣還軍。潼關填土圍。蟻封四坼狼內跋。奪門夜半敗將嗔。將星墜地光作憐。揮刀憤抉睢陽齷。嘲恩

一劍大義伸。夫人堂上芙蓉綴。峨峨從者紛衆嬪。梧桐金井波粼粼。粉脂紅膩苔花閨。門死節眉不顰。麾下將佐忠義均。參軍浴血馬裹身。手掖箕尾驥紫震遙瞻。太華高巒峋嗟公英毅眞天神。

純以偏師制勝。毛髮颯爽。褒鄂英姿。此又涪翁一派。

蘭卿

周宜興

當筵手擲雉與盧。入朝弭耳應與狐。死灰復燃忽復燼。金吾門生擊地呼。永和宮裏弓鞋印。繡絲自著頭銜進。正是華清蠻履時。椒房又受官家懾。事見啓乘龍顏不擇危機深。繙毛槃水空沉吟。先生賣身復賣國。僅此馬阮二萬金。嗚呼鷹犬誰援引。卽以子弟刺子盾。晚蓋可憐甘蔗稍纔有味來。疇已盡。

秦良玉

懷宗賜良玉詩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行

錦衣玉貌請長纓。召對平臺拜詔行。天子尙曾觀賜酒。美人何必盡傾城。宮袍赤汗桃花馬。繡蘿紅翻細柳營。誰道鬚眉勝山河。征南愧殺左家兵。

三四旖旎絕世風情。璣

福鹿酒

一寸之項五尺腹。醉人之味糟。豬肉努力盡。此酒一杯肉自倒。非人推我聞董相臍。燃油燈蕭公腹畫箭彌。由來富貴多彭亨。縱如朱粲設人肆。肥者糟滷肉。瘠者乾脯皮。難以脯炙油醬醯。那有人鹿一。爹同煎糜君其舉肥數。某尙有人彘。姬媚猪后。猪王帝把紛若狗。

偶然遊戲。賣弄家貲。難待腹笥便。奔湊晚。下秦。

流賊

卵賊者熊文燦。餌賊者陳洪範。債帥驕心賊張廣治。獻易治難坐失機會。良可歎。弄假成真。祖語亦何有。得失俱從盜賊手。當年驟戮待功臣。今日諸臣努力否。游魂如山。天雨血千載。齒牙生白骨。賊梳軍櫛。民奈何。常自裕。一夕君王散披髮。

皇來兒李自成

三峯子前猶巒峯。二十三墳丸泥封。鐵燈歛歛生旋風。赤蛇昨日角已龍。珊瑚骨節如青銅。口餘生紀虎。
見邊大綬虎
來兒時入燕中。鐵環書啓神祇宮。瞧盱一一前身容。
楚謫史乘明祖平漢得十人瞧盱始定後闖入大內有其亂殺之
金星等斧之見畫軸
中人各肖其貌。嗚呼壯士亦鬼雄。柰何死化黃巢熊。

有力量

蘭痴

甯武關周遇

尸陀。昨。暗。市。鬼。聲。入。鼓。聲。先。將。軍。研。陣。駒。如。龍。天。半。刀。光。陣。雲。紫。七。晝。夜。戰。呼。震。天。身。被。百。創。抉。兩。
齒屋脊銀刀。一隊來隨著。夫人箭光指。手發一箭斃。一人數十賊。無一虛矢。冒死奪還。將軍戶鬚眉浴血模。糊是星星火。爇焰烘天。煉出紅顏照青史。賊騎酌酒歌營。中大同宣府真奴子。天下盡如周。將軍我輩那得飛。至此嗚呼若輩。那得飛。至此大同宣府真奴子。

如史家敍昆陽之戰。風雨驟至。金鐵皆鳴。是何等神勇。問儒

左良玉

義旗倉卒下荆襄。鼓曲張燈醉未央。朝內已非劉越石。謂侯司徒徇河中誰惜李懷光。悲鳴馬。撻蹄先蹶意氣鷹。轄飽欲飬。剩有龜年老賓客。江南零落鬢如霜。

哀感頑豔。璣

鼎湖歎

臂袒一肩跣。足以髮披面。不瞑目。母后投繯。已斷魂。昭陽殉劍。將埋玉柳棺。一具荒園地。頭家中官見揮涕。髡髮官家舊。日容三尺龍。髯兩行淚。宵旰年來事。事非不知。何罪遭天棄。地下歎嘘十四王。道兒去問建文帝。嗚呼十八孩兒入燕市。金川劫火原相似。諸臣亡國固有之。誰用諸臣至。於此君不見。淒風苦雨掖門開。尙有平章擔子來。甲申紀事思陵殉萬歲山左掖門開宮女亂出閣臣魏藻德猶喝道而來宰相擔子見五代史出

中間議論自佳。結亦冷峭。泰

苦藁圖

紀事本末甲申之變翰林徐汧出揭討聞鄉從賤者自畫其像於苦藁間

爾孤臣也。宜寢苦爾罪臣也。宜席藁題句畫出空山寢席圖。夢中一覺。朝廷小多少。同鄉是李家署門。一一修降表。嗚呼。越王殺父爾竟忘。一朝鹿走蘇臺。荒臥薪原。不聞吳王。

沉著。泰

馬阮門

公卿半出馬阮門。紛紛奄黨貳聚憚。毋乃胡藍獄內之冤死。魂否則父母清白人樣子。胡遽一窩風兒父閨寺逆燼。星星灰不死。槐國衣冠闕。成市我聞乃公所居曰襯襏。銅山有穴中窯藏。或我其間附贍蟻。乞兒向火心偏忙。高皇在天掩袖泣。爾輩么麼安足責。惟有官家此座真可惜。

福世子

南渡江山又一家。深宮重見玉鈎斜。可憐故劍悲人彘。曾否分羹念帝羓。狎客春詞鈴寶璫。孤臣諫疏瘞梅花六朝。一樣風流夢。尙有胭脂殉麗華。

史閣部

那堪帝子竟無然。殘局支撑贊雪鱗。四鎮有吳文。信國三分無地武。鄉侯侍中衣血梅。花塚相府秋聲蟋蟀嘆。息當年。開府日。靖南未得駐揚州。

三四工絕結句目光如炬

太子獄

吁嗟乎。龍胡爲魚服。兮游於網中。嗟嗟漁父兮。不知爾之爲龍。龍不變化兮。不如潛龍魚而龍服兮。靈以爲龍。龍而魚服兮。嗟嗟網中。

用傳贊體絕妙好詞 瑞

左蘿石

水覆不再收。雨落不上天。雨落可上天。孤臣乃生還。朝拜表夕奉使聖代原全義。士生臣心自爲先。皇死雪
窖。斂爲孤竹薇。梅花塚卽文山市。忠魂南望小朝廷。糟粕乾坤半酒鬼。古鬼尋人三百年。此亦南朝李若水。

兩典史

一十萬人併命死。一丸之城血如水。可憐八十一日中生拉生人死。作鬼人鬼相持互死。生鬼聲一夜暗城。市此時十五葉先王地下吁嗟好男子相逢若問臣何官云是區區兩典史

奇橫之筆何止握拳透爪。泰

舟山哀

南略魯王遷舟山或勸張國維爲興復計國雖嘆曰古來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遂死溺

宋家是誰誤天下。文山疊山兩人者。半壁殘山一葉舟。舟山又是厓山也。少帝魂歸蜀道鵠。孤臣血葬胥濤。
馬欲從海國。闢乾坤。除是龍王水宮瓦。嗚呼仙霞關外降旗起。幾人死爲忠義鬼。木石難墳精衛魂。江潮自沒零丁蟲。衣冠無地瘁梅花。一片丹山山下水。

瞿桂林

灑酒高皇雪涕呼。乾坤何地可撐扶。渡河縱有宗留守。負帝誰爲陸秀夫。國脈已隨蠻瘴盡。忠魂不憾鬼雄孤。同敵張子雲。亭上虞山老頭白。曾修野史無。

賈鳧西鼓詞

山不可。搖雲霧宣其氣。海不可量。潮汐洩其機。山海尙有不平之積。而况人之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哉。當其寂處。閑然如蠶斯縛。如蠕斯奮。悲喜交集。曲折萬端。洎乎應感起物。心術形焉。蚩蚩者隨起而滅。稍有聰明爲之詠言焉。長歎焉。播之音樂焉。蓋余橫目古今之書。莫非心之不平爲之也。天心不可見。間嘗驗於山之雲曳紫流光。而必不同於昨日。又卽驗於海之潮。涵天浴日。而必不同於去年。因知心之所觸。各有淺深。目之所遇。各有彼此。心動於中。目接於外。如矢在絃。發不可遏。工拙力盡偏全。笑恤偏全笑恤。昔自湘江囚禁。尙疑怨君蠶室腐史。不免孤憤。六經而下。不詭大道者鮮矣。至於文心不同。各創體制。以言語而變野。雖以鳥迹而變結繩。褒貶易誓誥之文。紀傳改編年之體。文章異態。夫復何窮。乃有傳奇。固三百篇之餘緒。亦越演義。亦鱗經。左史之支派。蓋予讀文獻通考之續書。尙列琵琶水滸之碑。史稱謂感慨既深。言之痛切。尺幅窮萬古之變。片言發千載之覆。如賈先生之鼓詞。卽謂子美詩史。屈平天問以來。堪步後塵焉。蓋未多愧也。先生濟甯人。字冕西。失其名號。明時進士。其家世亦未暇考。至作書之故。亦未及周知。然觀其字成鬼哭。絲動石破者。先生之睡壺欲碎。先生之柔翰萬折矣。塗鴉小兒。依口學舌。自矜醇正。方以先生之訛毀。昔民噤口不敢道。則是仁義禮智之字苟楊。不識其點畫易象。春秋之文莊老。未窮其旨歸也。嗚呼。小知不及大知。豈特蜩與鳩云爾哉。統九騷人撰序。

(序二)余之序賈先生鼓詞。在乾隆元年丙辰秋也。逾年七月二十三日。復爲論述其意。偶以新病。屏筆墨者二十有四時。旣愈而後卒其事。蓋文不加點。難免刺謬。而詞以達情。不避指摘。爰復爲之序曰。

文章之來。邈矣遠哉。其端肇於烏迹。而其盛發爲典謨。星鑾拜手。明良作焉。且彊分陝。清廟詠焉。粲而成章。所以敷皇猷。扶心傳其繫重矣。三代權操於上。故唯言有禁。而橫議者誅。漢世權操於下。故言不雅馴。則薦紳絰口。若是方技百家之說。畔經離道之書。隱僻怪誕之論。學士大夫畏而去之。肄業非所及也。而况乎稗官野史之流哉。顧吾聞尼父之言曰。博奕用心。猶賢乎已。東坡之言曰。苟有可觀。皆有可樂。然則文章小道。大雅不廢。街談巷議。雅化攸關。粵自周室東遷。雜說蠭起。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莊叟内外之篇。非堯舜。而是桀紂。苟卿禮樂之論。薄孔孟而雜刑名。乃至亂民必誅。而游俠立傳。草竊必殺。而水滸爲書。士君子心胸壘塊。天地文章。借得杯酒。互爲草稿。但能以意逆志。何妨往而不返。則予之流覽於賈先生鼓詞。心之所注。何不可焉。且夫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念予家號雅儒。室有縹緲。雖有名山之業。未敢妄希。平先進而春官之筆。亦且留意於鴻文。屬以覆益。永戴之故。而中郎萬卷零落。無存惠子五車。差池未覩。自計身已敗矣。名已裂矣。金殿視草。虎帳飛檄。既已零落於春夢。而載酒問字。對月評詩。又復契闊於鄉儒。惟此鼓詞一冊。風雨晦明。與我共對。時一抱膝長吟。而闔簷。吏之輩。亦頗能解其旨趣。吟之既久。感之愈深。序而存之。論而述之。譬猶蟻之轉糞。已忘其臭。更如鳩之食蛇。言甘其毒而已矣。嗟乎哉。文章一道。何往不存。苟有心得。隨遇而解。牛鐸可以知樂。曝背可以獻君。故琴瑟在御。而三郎擅鼓。解穢文爲湧泉。而門人說鬼。傾耳近世之士。沈沒墨牘。文似而實非。尚不如鼓詞之不拾牙慧。使讀者有鬚眉起舞之樂也。時丁巳七月二十七日。統九驥人再序。

開場

論地談天講平說伯第一件不要支離不經。第二件不要荒唐無味。言言都是藥石。事事可作監戒。那剛胆的人聽說那忠臣孝子也動一番惻隱。那婆心的人聽說那奸佞邪淫也起一番嗔怒。卽如荆軻報讐。田橫死節。講到這個去處。令人慷慨悲壯。吐氣爲虹。又如那忠臣抱恨孝婦含冤。講到這個去處。令人咨嗟傷歎。歎欷流淚。再提起那曹操殺董承。秦檜害岳飛。講到這個去處。令人怒髮衝冠。切齒咬牙。恨不能生嚼他幾口。又如提起那武二郎手刃西門慶。黑旋風殺場上割宋江。講到這個去處。令人心膽俱快。躍然舞起真個要替他操刀。如歸湖之范蠡。奔山之張良。飄然長往之劉基。看這些人前半截的施爲功業。儘該去做如驥乘之霍光。得君之管仲。特功請王之韓信。看這些人後半截的結果名利。事就不爭了。見多少拔山舉鼎的好漢。到後來反害其身。可見生死爲難逃之天。雖說是勢力也不全在勢力。見多少舌劍唇鎗的英雄。結果處有無一成可見。成敗有一定之數。雖說是智謀。也不全在智謀。想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說到這個去處。可見人心叵測。再不可以貌取人。像陽貨譏仲尼。臧倉毀孟子。講到這個去處。可見毀譽無憑是非。顛倒聖賢。不得時也。遭世路坎坷。嘗過這些滋味。參透這些機關。纔知道保身是哲士。貪位是鄙夫。安分是君子。妄爲是小人。唐虞夏商周到底同歸於盡。巢許伊周呂可以並傳不朽。盤泥飛天各有長短。廊廟山林各有所好。明公漫道。這是說書的浪談。於人心實有補助。但古今書史汗牛充棟。從那里開頭。石渠天祿萬卷千箱。打何處說起。有了有了。釋悶懷破岑寂。只照着熱鬧處說來。

十字街坊。幾下捶皮千古快。半生湖海。一聲醒木萬人驚。鑿破混沌作兩間。五行生剋苦金纏。
兔走烏飛催短景。龍爭虎鬪要長拳。生下都從忙裏老。死時纔會把心寬。一腔填滿荆針刺。
兩肩挑起亂石山。漢陵唐殿麒麟冢。只落的野草閒花荒地邊。到不如粗茶淡飯茅屋下。和風。
冷露。一蒲團。科頭跣足。閒玩。要醉臥狂歌。號酒仙。日上三竿。眠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從古。
來爭名。奪利。不乾淨。好叫俺老子江頭白眼看。

你看滿目蓬蒿遍地荒塚。埋沒了多少豪傑。也該喚醒大夢。怎麼太上老君已是住了三十三天。還儘力拉。
風匣。落得個踢倒丹爐。成了火燄山一座。花果山孫悟空已是做了齊天大聖。又去西天取經。路走了八十。
一遍死裏逃生。禍中求福。可見富貴功名最能牢籠世界。在下有一對聯。敢為証耳。
混雜的萬般色相。直死一生。欺軟怕硬。若要平頭正臉。便無世界。

滾圓的兩個東西。連明帶夜。斜行倒走。

倘或叉手打坐。那有乾坤。

又有一首西江月。一併請教。

混混茫茫歲月。囁囁鬧鬧塵寰。雖然頭上有青天。自古何曾睡。眼死後七顛八倒。生前萬苦千難。神鬼祭。
鬼圖錢。善惡沒人招管。

老子江頭漫自歸。販來今古作生涯。三百二十八萬有餘載。只用俺幾句閒言講到他家。

一時

張開談策口。管教他萬古英雄沒了遁法。混沌初開人物雜。網鳥躲魚藏。把命花。炎帝神農嘗百草。赭鞭草木早生芽。督亢反了蚩尤氏。黃帝爲君起了征伐。滅了涿鹿十里霧。從此後欺軟怕硬亂砍殺。

這三皇五帝前後世界原無文字纂紀。不過衍襲口傳。其間出頭的人物各要仗自己本領制伏天下。不知用了多少心機。使了多少氣力。費了多少唇舌。經歷了多少險阻利害。幹過了多少殺人放火的營生。教道壞了多少後人。

你看那茹毛飲血心已殘。燧人氏着火又加熬煎。有巢氏不肯在山崖裏睡。遂使那榆柳遭殃。滾成了椽。自古道牝雞司晨。家業敗。可怎麼伏羲有妹坐了金鑾。女媧氏鍊石補天多費手。到於今萬里覆盆不見那蜃天。少昊金天都曲阜。雲陽埋葬小山尖。顓頊遷國高陽去。有孫彭祖字錢堅。高辛建國亳州住。有四妃生了四聖共八元。只因帝摯九年諸侯廢。立了個陶唐大聖紀堯年。洚水滔天誰惹的禍。那百姓贅嗑魚吞死了萬千。伯益氏放上一把無情火。狼蟲虎豹也。不得安然。四岳九官舉大舜。一十六字接心傳。丹朱不才臣做主。神禹爲主又遇着傅賢。爲舜挂的三年孝。四百歷數紀夏元。善射的后羿篡了位。少康一族整朝權。自從放了夏桀帝。這又是黑色牛犢命該全。

自從神堯坐了哥哥的寶位。大舜得了丈人的家私。神禹受了仇人的天下。成湯奪了暴主的江山。其間一

瞬。千年難明就裏。也有可哭的。也有可笑的。在下只一言兩句。教他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

那時節黑洞洞的世界難睜眼。怎麼得清朗朗的乾坤過上幾年。沉重重的山河纔到了地。輕清。清的星月未着上天。神人雜處魍魎旺。也虧了三唱更雞驚動鬼門關。那時有十日並出幌了一幌。曬的些狐子妖孫透胆寒。吃虧了善射的后羿。放了九枝鵠翎箭。那十個紅輪只剩了一個圓。

爲甚麼大旱七年不下雨。桑林白馬祈龍涎。最可笑翦爪當牲來禱告。不成體統怎麼傳。只見他桑木板頂在腦瓜上。也不怕滴溜了泥丸打了眼圈。全仗的挺硬的脊梁擔重擔。誰教他掀起屁股唱個喏圓。更可笑古董斯文知禮數。左拉右扯坐了席筵。誰興的祭祀玉皇殺白馬。側惹的九萬里清虛把惡心翻。

這話都是中古時候。幹的營生。遭的年景。也有停當的。也有不停當的。其中最停當的只是神堯大舜。雖做了一朝人王。帝王却得一身脫淨。萬古傳留。且說堯爲甚麼把天下與了舜。他想着我這寶位原是我帝摯哥哥的。我將他熱騰騰的寶位坐了七八十年。於今髮白齒落。也算快活殼了。可歎生了個兒子丹朱。教他一盤圍棋。也不會下。待於八位皇子中檢一個聰明伶俐的傳位與他。又道天下爺娘向小兒還怕小兄弟。們不知好歹。七拗八掙。又加上洪水未平。共驟苗鯀。一般利害。行貨。倘或乘機弄起刀兵。九位皇子那里招架得起。就是兩位公主也要魂飛魄散。東躲西藏。欲把天下讓了巢父許由。他又拿頭捏腳。洗耳牽牛逃得影也沒了。想一個千妥萬當的法子。捨得却還是留得。訪聞著有一個壯年好漢。吃辛受苦。孝行過人。不免

將他喚來。試看試看。把九位皇子託給他。兩位公主嫁給他。後來就委他收拾了四凶。再把天下讓與他。既不落老年帝王興兵誅戮的名色。又省的惹下許多冤仇。我那後代子孫也免得受刀下之苦。這是不把天下與了兒。便把天下與了女。所以說堯讓天下與舜。

正是天下原非一人有。子孫傳流不到頭。壻承翁業真奇事。不是大舜千古仇。想當時陽城一避。雖然假。又怎奈朝覲謳歌不自由。

再說舜爲甚麼把天下與了禹。舜想道我從耕田耙地出身。這天下是我丈人給我的。何嘗是俺家世傳的祖業。也不是白手打來的江山。當年鯀治洪水八年不成。原來天數如此。就是懷山裏陵合該。有此劫運。難道與他相干。我承岳父之命。將他殛死。羽山化作一個三足黃鼴。我又生下一個商均。不肖之子恰好外甥隨舅。那鯀却生的兒子神道廣。伏虎降龍。手下天兵天將。那等利害。自古道打倒不如就倒。不免把這儻來的天下做個現成人。情落個好相與。結識了這個英雄。他也就恩怨兩忘。我也好身名無累。主意定了。遂帶着英皇二位娘娘。駕幸湘湖。還是避湯城的故事。假託名色。說五年巡守。原是舉例。如此一去不返。遂卽宴駕蒼梧之野。這就是舜把天下讓與禹。

正是百丈鱉鱣千尺蓬。一帆高挂水天空。縱然颶母風頭險。只在丹山碧島中。英皇鼓瑟何必多啼哭。也省得湘竹班班血點兒紅。

再說那幹得停當的。屈指無多。就數着了周家文武父子也算得真正聖賢。真正豪傑。那豪傑認得真拿得。

定忍得住。下得手。纔幹得事。自從羑里中潛龍七載。從伏羲八卦。演出生冠剝復之理。凡卜世卜年。九五飛天。以及洛邑定鼎。東周降秦。都算的明明白白。雖曰人事。實由天命。自我看來。總之弱肉強食。盡之乎矣。最可恨。翻舌頭的殺才。崇佞虎。挑唆的西伯。圍困住成了家。散宜生。定下一條朋粉計。獻上個興周滅紂的女嬌娃。因此上羑里放出周西伯。倒加上提調兩陝專征伐。夜夢飛熊獵渭水。收了個能征慣戰的姜子牙。世子納聘了邑姜女。全仗着白鬚丈人把舵拿。他爺們晝夜商議行仁政。那紂王胡里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纔知道命有差。

自西伯得專征伐。三分有二還咬著牙根不肯動手。到臨終時密囑世子道。時至勿疑。至世子承襲天命已歸陳師牧野。燒了姐已劍誅了商紂。天下方爲周。有假如武王假斯文道學起來。高抬貴手。姜太公刀下留情。那紂家十萬億的子孫六百年的故舊安知不死灰復燃。況有伯夷叔齊一班義士微箕膠鬲無數忠臣。就是太子武庚還不是敗家之子。於今替他想一想。

那紂王七十萬雄兵肯出力。那武王前思後想留點人情。姜太公一肚子陰符少施展。那虎賁三

千喪了殘生。黃金斧鉞折了刃。甲子日回不去孟津城。三位叔叔保來武庚的駕。朝歌城一戰。

齊唱凱歌聲。到於今武王縱有千張嘴。誰是誰非說不明。

所以武王認得真。拿得定。到這忍不住的時。便狠一狠。就下了毒手。一刀請下紂王的頭來。懸在太白旗上。姜太公白髮飄飄。鷹揚馬上。指麾三軍。布告中外。放了三聲大炮。又呐喊了三聲。哈都來看紂王的頭呀。那

朝歌城裏人山人海

一齊說無道昏君合該死。咱把這新主龍爺尊又稱。這纔是一刀兩斷君臣定。秤錘錚住在定盤星。全不想六百年的故主該饒命。同口說七竅的賢人爲甚割了心。嗟沒眼色的餓殍叩誰的馬。你看俺行孝的君王還戴著木父親。滿街上拖男攜女去領鉅橋粟。後宮裏美女佳人跟著虎皮軍。

一霎是血流標杵殺了個淨。這才是自古靈長第一君。

後來倒賠上了兩位孔懷兄弟才成就了一吊八百算來縱就是積德累仁還是強的得手弱的吃虧因想起夏桀不殺成湯於夏台成湯一得脫身却放夏桀於山東定陶縣遂囚死南巢商紂不殺西伯於羑里遂落了這場結果後世如趙國不殺秦家質當的異人帶犢子呂政便滅了趙國鴻門宴楚霸王不肯害沛公烏江問渡高皇帝定要逼死項羽那韓信不聽蒯徹之言背畔高祖高祖却用呂后之謀害韓信寫不盡今來古往懊悔殺壯士英雄按下後事再整前腔。

靈長自古讓周朝。王氣東還漸漸消。春秋瓜分十二國。七雄割據逞英雄。秦家雞種把六國滅。
只落得胡亥子嬰沒有下梢。烏江逼刎了盟兄弟。負義劉邦功業高。當初腰斬白帝子。變了個謙恭王莽篡了朝。光武中興桓靈敗。錦繡江山姓了曹。三人結拜桃園義。三顧茅廬不憚勞。累殺了英雄只爭持三分鼎。不如那甘受巾幘的曉六韜。赤壁鏖兵把心使碎。際的先王剛把命逃。木牛流馬排八卦。六出祁山替誰家熬。

你看那周秦兩漢。轉眼都成夢幻。曹瞞欺孤滅寡。落了萬世的罵名。司馬懿依樣胡蘆。看他有何結果。

秋風吹落中營星。銅雀春深一望空。賣履分香還掉鬼。

曹瞞死後馬啼鳴。

你看他如狼似虎惡

父子。

再一輩行酒驛亭打支應。

那劉聰札住團營洛陽縣。

堂堂的主公降了驛丞。

金牛跳了能

行馬。玉板登舟化做了龍。奸心狡計司馬氏。

百年何嘗有一日甯。正是生靈血混長江水。

到於今一陣風來草木腥。

話說兩晉風流又變做了六朝金粉。其閒五胡雲擾。後起了十六處烟塵。在下錯斷龍掉尾。省些兔穎文。

江南五代起宋家。

一擲百萬手狡猾。龍行虎步生成貴。

可怎麼八世爲君。都犯着殃煞。蕭梁事

業傳同姓。同泰寺舍身把金錢花。

侯景兵來神不祐。餓死臺城睡着眼巴。

陳霸先陰謀奪了

幼主位。隋楊堅害了外甥起大家。無人倫的楊廣殺了父。

積作的看花揚州把命搭。這其間六

十四處刀兵動。十八國改年號。亂如麻。

何時翻了江河水。淘淨潢池戰血沙。

再說大唐之國氣象。何等冠冕體統。那樣廣大。傳國二十一主。享祚三百餘年。然春秋責備賢者。且將他倫常。宮闈排說幾句。並稍帶五代過手。後接入大宋遼金。

大唐傳國二十輩。李世民血濺宮門。兄弟上差。後宮裏四百宮人放出去。倒把個巢刺王。做了渾家。不識羞的。則天戴。上沖天帽。沒志氣的。中宗還把益口誇。洗兒錢。擰在貴妃手。赤條條的祿山學。打個哇哇。擅殺了留後。自稱節度使。藩鎮當權。主征伐。燭山的賊民升了御座。只有那

殿○下○猢○猿○撾○了○幾○撾○從○後○朱○溫○家○爺○們○滅○了○人○理○爬○灰○的老○賊○被○兒○子○砍○殺○沙○降○陀○將○又○作○了○漢○子○又○作○了○唐○高○祖○咬○臍○郎○登○極○忒○軟○匣○郭○雀○兒○兵○來○擇○不○住○把○一○個○後○漢○江○山○送○與○他○最○可○憐○三○娘○打○水○受○了○半○生○苦○作○了○太○后○臨○朝○還○在○亂○軍○裏○爬○郭○雀○兒○天○下○落○在○妻○姪○手○柴○世○宗○販○奴○蟻○蛤○沒○太○差○五○朝○八○姓○轉○眼○過○日○光○摩○盪○照○天○家○紫○雲○黑○龍○護○真○主○陳○橋○兵○變○統○中○華○身○加○黃○袍○佯○打○掙○這○還○是○香○孩○兒○郎○弄○狡○猾○聽○信○娘○親○把○江○山○讓○燭○影○搖○紅○是○甚○麼○家○法○二○支○承○襲○偏○興○旺○賢○臣○猛○將○總○堪○誇○那○其○間○生○龍○活○虎○遼○金○夏○鐵○馬○銅○鎗○亂○擠○插○雖○然○出○了○幾○個○賢○國○母○有○形○外○男○兒○金○繪○費○扒○日○射○晚○霞○金○世○界○擔○頭○折○盡○江○南○花○雄○糾○糾○契○丹○並○阿○骨○打○中○原○拉○碎○亂○如○麻○滿○朝○裏○道○天○講○學○空○拱○爪○鐵○桶○乾○坤○半○邊○場○從○古○至○今○皆○如○此○說○那○些○古○董○斯○文○作○甚○麼○十二○道○金○牌○害○了○岳○武○穆○也○是○他○講○和○的○秦○檜○不○打○死○蛇○宋○朝○裏○的○江○山○原○沒○一○統○鐵○木○真○殺○戮○蠻○情○手○太○辣○可○惜○了○文○天○祥○脚○不○著○地○全○無○用○陸○秀○夫○葬○江○魚○腹○鼈○嗑○牙○這○是○那○宋○家○崇○儒○重○道○三○百○載○天○遣○下○兩○位○忠○臣○來○報○他○

在○下○只○兩○片○唇○一○張○嘴○把○他○那○六○七○百○年○的○英○君○懿○主○武○將○文○臣○驚○天○動○地○伯○業○皇○圖○生○前○的○金○甲○玉○印○死○後○的○白○骨○紅○塵○一○氣○攢○來○幾○言○道○破○列○位○試○猜○一○猜○只○有○八○個○字○還○是○欺○軟○怕○硬○直○死○歪○生○

世事茫茫不可論。北元又起奇渥溫。幹灘河上雄兵擺。大宋凌夷換了乾坤。翦斷截說到了順帝。優游不斷任權臣。反了挑河貪手十七萬。引起了山童妖氛戴土紅巾。皇覺寺裏生好漢。英烈歸心不讓人。徐達三軍無對手。閩外排兵常遇春。沐英鄧愈胡大海。十八個豪傑建大勳。誰想分茅裂土。山河淨血流之災。又在本門。長子早亡孫承重。爲甚麼仗着毒叔謀幼君。他八十歲回家也該饒命。到於今骨頭渣子沒處尋。方孝孺自作原該自己受。那朋友門生是他甚麼親。鐵鉉死守濟南府。只掙了一對女兒落在風塵。這纔是大水冲了龍王廟。狠心的金龍不認得一家人。有一朝金枝玉葉風吹落。報應在涸轍裏。龍子與龍孫。爲甚麼說到中場便罷手。只怕你鐵石心腸也拭淚痕。

在下不是逞自己多聞。誇自己多見。但讀些古本正傳。曉得些古往今來。你看那溝窪裏十字大路上放响馬的賊棍騎着馬兜着弓。撞着那寶貨客商。大叱一聲。那客商就跪在馬前。叫大王爺饒命。雙手將金銀奉上。那賊棍用弓梢接住。搭在馬上。揚鞭徑去到了楚館秦樓。偎紅倚翠。煖酒溫茶。何等快活。像俺談策之輩。也算九流中的清品。不去仰人家鼻息。就在十字街坊也敢師生對坐。只是荒村野店。冬月嚴天。冷炕繩床。涼席單被。一似僵臥的袁安。囁雪的蘇武。

像俺這滿肚裏鼓詞。蓋着冰冷的被。倒不如出鞘的鋼刀。挑着火燒的茶。

列位老東主。你聽這却也不是異樣的事。從來熱鬧場中便宜。多少驚羞賊種。幽囚世界。埋沒無數孝子忠

臣比干夷齊誰道他不是清烈忠貞一個剖腹於地兩個餓死於山王莽曹操誰說他不是奸徒賊黨一個竊位十八年一個傳國三四代還有甚麼天理話猶未了有一位說道你說差了請問那忠臣抱痛六月飛霜孝婦含冤三年不雨難道不是天理昭彰麼我說咳忠臣抱痛已是苦了好六月飛霜爲甚麼打壞了天下嫩田苗孝婦含冤那里還有公道三年不雨又何故餓死許多百姓況於已經害了的忠臣孝婦何益曾記的在某鎮上也會說過這兩句話有人也道你說錯了到底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我便說不然不然昔春秋有位孔夫子難道他不是積善之家只養了一個伯魚落了個老而無子有人說他已成了古今文章祖歷代帝王師依我說來就留着伯魚這老他礙不着文章祖也少不了帝王師再說三國志裏曹操豈不是積不善之家共生了二十五子大兒子做了皇帝傳國五輩四十六年又說他萬世罵名依我說來當日在華容道上撞着關老爺提起青龍偃月刀砍下頭來豈不痛快可見半空中天道也沒處捉摸來世裏的因果也無處對照你是和誰使性和誰賭氣者

忠臣孝子是冤家殺人放火的天怕他倉鼠偷生得宿飽耕牛使死把皮剝河裏游魚犯了何罪刮了鮮鱗還嫌刺札殺人的古劍成至寶看家的狗兒活砸殺野雞兔子不敢惹禍剝成肉醬加上葱花殺妻的吳起倒挂了元帥印可怎麼頂燈的裴瑾多捱了些嘴巴玻璃玉盞不中用倒不如錫蠟壺瓶禁磕打打墻板兒翻上下運去銅鐘聲也差管教他來世的鷙鷙醜似鬼石崇託生沒個板渣海外有天天外有海你腰裏有幾串銅錢休浪誇俺雖沒有臨潼鬥的無價

寶。只這三聲鼉鼓走遍天涯。覽罷閒言歸正傳。試聽俺光頭生公講講大法。

原跋

木皮者鼓板也。嬉笑怒罵之具也。崇禎末年先生以明經傳家爲縣令。遷部郎。鼎革後高尙不出。行年八十。笑罵不休。自曲阜移家滋陽。閉門著書數十卷。木皮子之嬉笑怒罵有憤心矣。鄉人多不解。有沛縣閻古古。諸城丁楚鶴爲手訂付其子。蓋閻丁當時常往來其家云。

按此本勝炙人口。而大同小異。外有太師摯適齊章平話一篇。已收入桃花扇中。蓋木皮先生以前代逸民。憤結於中隱。姓埋名。一鼓一板。遨遊城市衢巷間。信口成文。與屈子離騷。廣遷史記同一抑鬱而發。爲不平之鳴。使聞者歎歎悲感。有心者各錄其稿。故詳略不同。前兩序爲予曾伯祖夢亭先生譁口口作。先生雍正癸卯拔貢。高才絕學。終身不第。抑鬱以終。曾因事逮繫。其悲憤之氣。有不覺溢於楮墨者。所著詩古文詞。經義韻學。已刊望奎樓全集。今板已漶滅大半。未刻者有註釋奇門。烟波釣叟歌等書。其治河一冊。則采入經世文編矣。諸城野鶴先生所著十餘種。亦尚有藏本未刻者。惜皆未覩其全。同治戊辰閏月。竹石主人附識。

永嘉五年。晉懷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青衣行酒。旋遇弑。

懷帝武帝子。

建興四年。晉愍帝降於劉聰。劉聰假帝光祿大夫。五年。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後大會。

使帝行酒。旋亦遇弑。愍帝武帝子。

臨海公主初封清河惠帝女。賈后所生。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送女。女遇之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尙主。驛丞事不見正史。

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王室淪覆。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姓。酖其大將牛金。而恭王妃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元帝晉宣帝曾孫。

桓玄篡晉。宋高祖從桓修入朝。或說玄曰。劉裕龍行虎步。恐不爲人下。義軍旣起。桓玄憂懼。無復爲計。或曰。何慮之有。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樓蒲一櫓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宋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凡八代。多被廢弑。齊高帝武帝廢帝鬱林王廢帝海陵王明帝廢帝東昏侯和帝。凡七代。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敬帝。凡四世。

陳武帝文帝廢帝宣帝後主。凡五世。

周武帝聘隋高祖女爲太子妃。宣帝卽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宣帝崩。靜帝幼冲。高祖入總朝政。始封隋國公。繼封隋王。加九錫。遂受周禪。周靜帝爲高祖外孫。高祖諱堅。煬帝高祖子。名廣隋。

大業九年三月丙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庚子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二萬。五月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數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元感反於黎陽。七月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如此者不可勝數。所謂六十四處刀兵。指此。

隋大業末天下大亂。劉武周起馬邑。林士宏起豫章。劉元進起晉安。皆稱皇帝。朱粲起南陽。號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號楚王。邵江海據歧州。號新平王。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號永樂王。竇建德起河間。號長樂王。王須拔起恒定。號漫天王。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號吳王。李密起羣。號魏公。王德仁起鄴。號太公。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羅藝據幽州。左難當據涇。馮益據高維。皆號總管。梁師鄭據朔方。號大丞相。孟海公據曹州。號錄事。其別後諸盜尤不勝數。後至唐初皆討平之。

唐高祖至哀帝共二十世。武則天唐書列於本紀。故曰二十一主。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建成元吉謀害秦王房玄齡杜如晦等勸秦王先除之。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射殺建。成元吉爲尉遲敬德所殺。元吉諡曰巢刺王。妃有殊色。太宗納之。

高祖后武氏篡唐曰周。號則天皇帝。

中宗后韋氏與武三思雙陸。帝爲之點籌。

元宗妃楊氏以安祿山爲養子。帝賜洗兒錢。

朱溫碭山人。初從黃巢爲賊。後竊兵柄。遂行篡弑。易唐爲梁。荒淫無人理。爲子友珪所殺。

唐莊宗名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其先世本號朱邪。後自別曰沙陀。克用以破黃巢功。封晉王。多收養子。號十三太保。明宗李嗣源。卽養子也。石敬塘。明宗之婿。代唐爲晉。李三娘劉漢高祖后。高祖名智遠。又代晉爲漢。

殿上猢猻。幕府燕閒錄。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上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咬齶郎。漢隱帝也。郭雀兒。周太祖也。太祖無子。養柴后之兄子榮爲子。是爲周世宗。

香孩兒。宋太祖也。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皆太宗預與諸將謀。杜太后傳弟之詔。趙普金匱之書。皆太宗深謀也。燭影搖紅。史不明言太祖之被弑。第云遙聞斧聲。及太祖好自爲之一語。遂爲千古疑案。然存疑者。正以實坐太宗之弑也。

宋太祖趙匡允。涿郡人。父宏殷。爲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亦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允。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匡允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允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羅拜呼萬歲。掖上馬還汴。匡允攬轡曰。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

宋太后杜氏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汝知所以得天下乎。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若周立長君。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宋主泣曰。敢不如教。

湘山野錄。太祖召太宗入禪。其夕遙見燭影下斧聲。遂令宋家兄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光獻曹后。宣仁高后。欽聖向后。元祐孟后。皆賢后也。

契丹遼之初號也。阿骨打金太祖也。日射晚霞。金世界。擔頭折盡江南花。皆宋時詩讖也。鐵木真元太祖也。

文天祥入燕。坐臥一小樓。不履其土地。後卒命於柴市。陸秀夫負帝昺投海而宋亡。幹離河。元太祖發蹟之地。元順帝失政。挑動黃河天下反。亦讖記也。紅巾賊以韓山童爲首。明太祖始投皇覺寺爲僧。徐達常遇春等十八人。皆開國功臣也。

太祖立惠帝爲太孫。嗣位建文。中靖難兵起。永樂乃有天下。

稗史言。惠帝易僧服。遁出成祖求之不得。至正統五年。詣恩府。自稱建文皇帝。迎八大內。號老佛。以壽終。方孝孺夷十族。相傳禍及師友。似不足信。

鐵鉉家屬沒入教坊司。

甌江逸志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進士及第。情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義賽謗如此。今世俗所傳荆釵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慾通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讒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姻家女。初玉與之仲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託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楊文貞所取。一甲三卷。未決狀頭。問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面白豐美對。遂以族卷首晉及臚唱。陞見貌寢甚。衆論悵然。蓋所問者周旋所答者淳安周瑄也。此數之前定如此。

季德卿福。以選薦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忠。文忠素啣季接談頃。方提季福姓名。遽報客至。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謹誌之心。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爲取之中式。夫以權相斥。一儒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發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孚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

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家宰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瑞安黃醫名鳳素戒殺刻太上感應篇印施無數已未春病劇恍惚被二役捉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黃以足疲不前役扶之歸已三鼓矣家人方灌以湯黃遂甦備述其故病尋愈後黃年古稀鬢眉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已而震雙目忽盲變驢鳴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冥司冥主命吏藉之作驢震辨曰何罪冥主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旣爾願就善地冥主曰汝眼界自大俾覆兩目行磨受筆也蒙皮而去

東嘉有梅大歎者學神仙之術一日芹宮釋奠先聖大歎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於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溫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獨大歎得諸門首遙見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爛然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宏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者初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旣而禁中亦火或問孟春倣于古出何書孟春曰子曾記紹興己酉永嘉災有此異余故云然不意亦其驗也

闡然堂類纂云劉衡山懋功道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遺孤始孩鞠於孔

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孤者易斃耳。其產可攬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購毒至。伺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譁。明則瘞之。謀定時初昏。雷卽轟然自雷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童皆死。乳母方手其孤。雷掉孤置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兒竟無恙。明隆慶四年五月間事也。嗟乎。雷不震之於斃孤之後。而竟全此藐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求之術。寓嘉福寺。寺隣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其代巡至。乃脅以左道惑衆。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卽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授之。屢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頓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周挑以汞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邪妄之財。逞非義之慾。天道豈容之哉。吁今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致紈袴之子。俾其所愚蒙爲之傾者。比比然矣。明理君子甯惑此哉。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圮。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啞刀奔至。師前逐者踰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呪牛曰。爾能練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於座下伏聽。一日猫死。僧爲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自貓口中出。

永嘉場昔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某娶風

疾召之治。一見卽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喉癰且殆。仙出片紙拭鷄屎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擊患處。或指之。卽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也。

永嘉王子孝。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游園。主人奇其夢。詰且伺之。乃子孝也。卽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離任數舍。忽有物動。搖喉下。公疑爲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辰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搖膈間。又飲。又下。至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鱉者數千百而愈。溫州作蠲紙廣輿記。所云蠲糧紙也。潔白緊滑。過於高麗。吳越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賓退錄曰。溫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開局於瞿溪。差官監造。何東園出守。慮其病。民用計潛濁其水。製紙轉黑。乃以地氣改遷。奏聞。奉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固愛民盛心。但少此佳紙。爲可惜耳。

溫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鯽魚、蝦米、金豆、金橘等物。張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若買辦差解。庫子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龐公酌除諸弊。行均平。需鞭法。民甚便之。

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命盡伐去。之中官大怒。會公舉卓異。將擢憲職。中官讒之。竟受太僕寺丞。謝靈連西堂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卽夢惠連得句之所。靈運嘗流觴於此。今遺跡尚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文淵。於明倫堂入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檻間。聲如雷。顧謂諸生曰。蜂有巨儒。

之象來科狀元定有其人周公旋果狀元及第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巡察。見澤所磨墨甚佳。意欲之。邵卽與弗吝。中貴曰。上三日前御苑方建一亭。名定一上。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人奏曰。陛下三日前建定一亭。臣竊見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搜求此卷。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爲榜首。羣臣賀曰。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坦溫之平陽人。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飢民流。乃出俸勸糴賑濟。守曰。恐實惠不及飢者。鄭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餓者。人給一錢。誠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遺。宜齋曰。此是大經濟。莫輕看過。然設有飢者。詰晨遠來。夜不臥坊巷者。則將遣之。乎後之賑者。尙須酌之。

李臯字子簡。爲溫州長史。未幾攝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劾。上嘉之。

永嘉王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爲念。嘗曰。散財濟民。其利有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惠無窮也。於是置倉貯粟。凶散豐斂。上聞降勅旌爲義民。復其徭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也。乃王梅溪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父輔禱於井。釣而得巨鱗。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

周坦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時有富春子孫君者。少病瞽。遇異人授以審音之術。其千萬物始終盛衰。恆以音決之。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

王侍郎瓊。初嘗讀禮。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遂于宏治丙辰聯科及第。瓊少貧。販鹽爲業。值寒夜泊舟仙洋。應氏之船枋主人有異夢。因款留之。遂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矣。瓊謐文定。素仁厚。善體人情。雖躋廩仕。每歸鄉。必設席。邀其鄰曲。酒至半。必親執爵。逐席勸酬慰勞。及至某人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夫舊遠甚。細叩其故。則曰。公家構樓妨礙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語家人曰。卽撤某樓。吾將更新之。樓旣撤。遂不復構。

順天蕭鳴鳳。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張公璁。卽賜名字。敬文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旣貴。憶蕭公言。卽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爲御史。謫判高郵。有精鑒。時張羅峯文忠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他日所就笑止科第。因厚賄之。羅峯旣貴。上疏曰。王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寺少卿。

溫州州治。宋時建紅霞閣。簷外有紅梅二株。又名紅梅閣。

趙彥櫛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櫛曰。損斂已責。所以招和氣也。何禱爲已而果雨。郭若虛畫論。有陶宏景永嘉邑居圖考之地志。如未流嶼甯烏山。綠嶂山。白泉爲石。均爲宏景流寓之區。見有遺跡存焉。第不知所圖者果何屬耳。蘇長公詩。能使江山似永嘉。則永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日間雲或黑或赤。低過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夫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或驅之。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鸕瓦。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無慮百數。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數日以報。謂之風報。凡風雨作。則無雷。唯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可虞。迨秋冬。方始相慶。謂可無恐。方風之來。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風大率海濱多有之。

宣齋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瓦。人人驚恐。纔得二日耳。乙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驟雨狂風。或晴或雨。幾至月餘。真有如前所云者。兼之濕熱。困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雷發。杳不聞聲。所云秋冬相慶。何未爾也。書此以誌閑。

雁蕩山有東西內外谷。諸峯險怪。皆包在諸谷之中。嶺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峯五。東內谷之峯四十八。西內谷之峯與西外谷之峯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八。朱相湧幢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卽謝康樂好游。亦未曾至。宋真宗建玉清昭應宮。因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

稱云。唐釋貫休詠雁山十八寺詩。本覺凌雲到寶冠能仁古塔上飛泉普門羅漢石門裏瑞鹿華嚴天柱邊古洞靈峯真際並靈巖霞嶂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峯遠十八精藍繞雁嶺。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署中有一井甚古。相傳仙子所開。其井之水甘美異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容成太玉洞天六字。書法遒古可愛。相傳爲王羲之書。署後有三生石爲茂草所掩。余拂而出之。頗平平無奇。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於此。宋仁宗三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焉。即此也。

蒙泉在縣治東。頗清甘。或謂飲之則蒙昧貪冒殆與吳隱之所飲食泉埒與。

仙巖山去溫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脩篁。迥非人間世。其最佳者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揚子江南零水第一。及刺永嘉。取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於南零。

太平清話云。天下瀑布皆有聲。唯雁蕩者無聲。

一清泉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巖脚。鑄二詩。去浮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塵長皎潔。不須比飲。廉還似天邊月。混混穿嵒出天上。同一色。不知千百年。誰是灌纓客。隸書某庵題。

溫州向多娼家。今已蔑有所。可恨者。其俗最好演戲。或於街市。或於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佻達之子。以看戲爲名。窺瞷謔浪。靡所不至。以至調情啓淫。觸怒涉訟。皆屢屢見之。此風俗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溫郡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場靡不盡心竭力。以爲之不惜重費。乃若正月初旬。以至燈市十餘日。

晝夜游觀。男女雜沓。競製龍燈。極其精工。大龍燈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鑼鼓喧鬧。舉國若狂。不數日間。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嘗急爲禁革者也。

溫州四邑之柑。唯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產柑。其大六七寸。皮薄而味珍。脈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纔一二間。有全無者。一名真相。一名乳柑。一名御柑。今罕其種矣。鄉民間或有此種者。亦秘不與人。恐聞之上官來取索也。宋時以溫州所進柑。遍賜羣臣。謂之傳柑。

支稱雙絕云。

王梅溪曰。子往在夔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甚。乃知是物之擅美於甌者。信有然矣。真堪與閩之荔。

王梅溪曰。子往在夔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甚。乃知是物之擅美於甌者。信有然矣。真堪與閩之荔。

永嘉金柑。卽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產于江北之羅浮。其品最佳。故以地名之。溫人去核。浸以白糖。入口香美。點茶絕勝。

永嘉之土。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足徵。宋世產於西山。葉正則詩云。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盛於隔江之河田。而上岡而南仙洋。漸至於吳田。地氣之遷徙。昔西北而今東南矣。按東嘉之橘。與浙西之蜜橘相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爲上。廣輿記所云。乳橘卽此也。

唐人酒多以春得名。如抛青春。松醪春之類。東嘉豐和春。亦著名酒史。蓋倣於唐也。又有名碧露者。徐昌穀贈王敬止。令永嘉詩。有金盤滿碧露之句。近今佳釀。號爲金酒者。或謂色黃如金。或謂釀法剏於金氏。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吾又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穀雨前三日採摘茶芽進貢。一鎗二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者名雨茶。一種紫茶。其色紅紫。其味尤佳。香氣尤清。難種。薄收土人厭人求索。園圃中少種。間有之亦爲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溫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甌水味薄。唯雁山水爲佳。此山茶亦爲第一。曰去腥膩除煩腦。却昏散消積食。但以錫瓶貯者得清香味。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羨山芥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做宜熟不宜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爲最者。

永嘉歲進茶芽十斤。瑞安平陽歲進亦如之。

按茶非甌產也。而甌亦產茶。故舊制以之充貢。及今不廢。張羅峯當國。凡甌中所貢方物。悉與頤蠲。而茶獨留。將毋以先春之采可供香馨。且歲費物力無多。姑存之以稍備芹獻之義。乃後世因採辦之際。不無恣取。上爲一下爲十。而藝茶之圃。遂爲怨叢。唯願爲官於此地者。不取於數外。庶不致大爲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卽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岩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山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尺餘。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唯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於紡績。有夜浣紗。而且成布者。俗呼爲鷄鳴布。今無有也。

溫州地氣和暖。故茉莉最盛。冬間置簷下。不畏風。不須遮護。逢春發葉甚茂。至有高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其

小者亦丈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蘭有四季。蘭有秋蘭。皆不可多得。唯夏蘭家有之。不以爲珍藉。此差不寂莫耳。

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峙百里。皆荷花。王右軍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譜云。南塘舊以荷花名。夾岸又多橘園。爲夏秋勝賞。

王順伯爲平陽尉。嘗於九月詣村野。道閒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人面皆頰赤。非時詢之土氓。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盛。

溫州芙蓉。高與梧桐等。八月杪即放花。九月特盛。遍地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燦爛。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後淡紅。晚則變爲深紅。其樹宛如梧桐。殊堪賞玩。甌江又名芙蓉江者。蓋謂此也。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履謙同知家鷄生四足。具五指。越五日。商周郁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衰亂之世。妖孽之生。皆非吉事。崇禎甲申。何家圈居民。有鷄雛四足。送余驗視。未幾而寇變至矣。梁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鷄。以爲瑞者。其何誕歟。

宜齋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耿逆倡亂。僞將會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比比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穀賤更踰於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莫展。日漸凋敝。嗟嗟。今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卽幸海禁大開。而貧窶之狀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返盛時氣象也。言之不勝愴然。

靖逆記

(此記照原文輯入。不免闕者。亮之。)

平定林逆

嘉慶十八年癸酉七月。駕幸木蘭。行秋獮禮。皇子扈從。八月癸丑。上至布克崖口。時天氣晴爽。上命進哨。行十三圍。於九月戊辰出哨回蹕。是夕忽暴雨。歷三晝夜。溪水驟溢。沙漬泥淖。人馬皆不得前。丙辰雨霽。僅行五圍。卽從中哨門伊瑪圖口回駐山莊。皇子先歸。九月十五日戊寅。天理教賊黨犯闕。天理教按列八卦爲八股。又名八卦教。其首逆有三。曰林清。曰馮克善。曰李文成。林清倡亂京畿。馮李二賊蹂躪豫東。爲清聲援。清之初入教也。意圖斂錢無大志。旣而脅惑者衆。諸賊推爲坎卦教主。坎卦之外。七卦皆屬李文成。清又統領之。聲勢益張。賊造妖書。言彌勒佛有青洋紅洋白洋三劫。此時白洋應劫。清乃太白金星下降。故旗幟皆尚白。又童謡云。八月中秋八月黃。花滿地。發癸酉置閏八月後改甲戌閏二月。賊以九月望日爲第二中秋。故起事以應之。先是李文成遣其養子劉成章潛至京。會清於黃村之宋家莊。議以戊寅之日。河南山東合畿內之衆。同時進發。且乘蹕回變。伏莽行在。謀寢已定。而河南之滑縣。山東之金鄉。定陶。曹縣。先後緝捕。賊恐敗露。不能久待。乃卽揭竿蠭起。官兵絡繹徵調。而十五日之約。遂不能密赴。十四日丁丑。清命其黨陳爽。陳文魁等偕入京。匿於市人家。明日平明。賊衆自黃村至。日方午。賊進內城。分東西兩隊。其東陳爽居首。劉呈祥押其後。進東華門。其西陳文魁居首。劉永泰押其後。進西華門。其爲賊嚮導者。太監劉得財。劉金引。其東張泰。高廣福。引其西王福壽。閻進喜。居中接應。爽與文魁。偕頭目數十人。皆清所調遣。清居黃村。將候河南賊合集而進。時儀親王。成親王。莊親王等。聞警急召營兵。自神武門入。賊已至中正殿門外。諸王率

兵禦之。有數賊突入大內。當是時。皇次子。皇三子咸在尙書房。聞內侍疾呼關門。皇子卽自日精門詰問。將至近光門。總管常永貴擒賊二人。各執利刃。頭裹白布。諸內侍禦賊於門。互有殺傷。皇四子自書房出。皇次子。皇三子將同至儲秀宮。於皇后前請安。學士寶興。尙書房散直。未出東華門。見官兵與賊力戰。急入乾清門。奔告皇子。皇子速至儲秀宮。見賊越牆西入。皇次子命進撤袋烏鎗腰刀。常永貴執白木棍。立於遵義門之內。以拒賊。諸內侍登垣望之。賊大至。旋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皇次子發烏鎗擊之。殪賊續至。執白旗。以指揮皇子。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鎗擊賊。賊復殪。賊乃不敢升垣。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永貴。率內侍擊賊。日將晡。諸王及內務府大臣各引兵入衛。賊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汎雷。二賊震死。墮武英殿之御河電光中。恍惚。關帝端坐午門。乃股慄不能奔竄。投河溺死者甚衆。餘賊皆就擒。十六日己卯。聖駕由了髻山至白澗途次。皇子諸王及總管內務府大臣穆克登額、徵瑞、蘇楞額、左翼總兵玉麟等。皆由八百里飛報行在。十七年庚辰。聖駕自白澗回蹕。駐烟郊。頒示遇變罪已詔曰。朕以涼德。仰承皇考付託。兢兢業業。十八有年。不敢暇豫。卽位初。白蓮教煽亂四省。梨民遭劫。慘不可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惠。率兵剿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逆匪七十餘衆。犯禁門。入大內。戕害兵役。進宮四賊。立即絀縛。有執旗上牆三賊。欲入養心門。朕之皇次子親執烏鎗。連斃二賊。貝勒綿志續斃一賊。始行退下。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諸王大臣督率烏鎗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力剿

捕。搜。淨。盡。矣。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以來。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愛民如子。聖德仁心。豈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惟自責耳。然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會。悠忽爲政。以致釀成大變。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挺擊一案。何啻倍蓰。念及此。不忍再言矣。予惟反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爲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爲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福。若自甘卑鄙。則當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是日封皇次子爲智親王。貝勒綿志賞加郡王銜。其餘諸王大臣晉秩賞賚有差。紫禁城值班護軍統領楊樹曾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賊之犯大內也在宣武門外。糾衆卽進城直犯西華門。赴尚衣監斬關而入。由西路北上。諸賊預若知。大內在西。專肆凶逆。旣而貝子奔紹擒賊陳奏。鞫訊之供云。賊首林清先通內監。以爲策應。鍾粹宮太監高廣福爲官兵所殺。獲屍於西華門外天穹殿太監劉金基化門太監劉得財月華門太監張泰御書房太監王福祿。坤甯宮太監閻進喜。皆押送刑部。先赴山東巡撫同興密奏有賊人劉林。一名劉真空。潛匿京南二十八里之沙河步軍統領英和。派弁兵躡緝。知劉真空係林姓。十七日薄暮。番役張吉。高鐸。徐永祥等獲林。清歸。英和飛奏行在。上命逆犯林清暨太監劉得財俱俟回變廷訊。盡治懲治。十九日壬午。上自烟郊還宮。六日夜半。忽傳廣甯門外賊衆大至。居民倉皇無措。者四日。及駕至而內外臣民皆欣慰矣。二十三日丙戌。

上御瀛臺北門。親訊首逆林清賊目劉進亭太監劉得財劉金俱寸磔傳首直隸河南山東餘賊以次伏誅。妻子緣坐嗣後都司曹綸謀逆事發與其子曹福昌俱磔於市禁城之變事在倉猝外兵不及調遣自侍衛護軍以下與賊徒手格鬥殺傷頗多既而諸王領兵從神武門入大呼殺賊賊負死門官兵爲賊所害者亦多大學士董誥等查核殉難諸人列名具奏正黃旗頭等侍衛那倫鑲黃旗護軍烏勒興阿勒福伊宮泰伊靈泰成泰鑲藍旗護軍達克塔那內火器營鑲藍旗烏鎗護軍校德玉鑲黃旗蒙古烏鎗護軍察普都爾札布步軍統領衙門正紅旗滿洲步甲代甯善德內務府正白旗護軍校四德鑲黃旗護軍恆慶金德福保常永德陞慶詳達甯阿披甲安保慶福鑲黃旗匠役譚三格常陞滿昆增福正黃旗匠役李老兒恆兒四小兒進保常德正白旗匠役吉蘭泰德安吉林福亮鑲黃旗校尉全福正白旗校尉永恆鑲藍旗漢軍武備院弓匠六十五文穎館候選從從九品供事倪大銓本姓胡江蘇太倉州寶山縣人蘇壽候選未入流供事戴杰茶房李得俱死於難又有諳達大內職官名觀定保鑲黃旗護軍校雙喜噶隆阿等俱爲賊所傷奏入奉旨那倫等四十一名俱照陣亡例賜卹觀定保等九十名俱著照軍營受傷例給賞。

蘭溪外史曰八卦教倡亂畿南震驚宮闈若非聖謨廣運仰契天心則潢池之水勢漸滔天燎原之火焰遽滅矣是以行圍雨阻皇子先歸宮牆之賊駢首就戮且時閑蟄迅雷轟發神明有赫賊膽盡寒信天人之相感爲不爽也那倫烏勒興阿諸人捐軀殉難忠義激勸尤見我國家養士百餘年來仁周義決靡不覃敷彼封狼之走險梟首之肆惡只自速辜耳曾何損於祥和之宇宙乎

豫親王削職

癸酉九月以後諸賊隸逆案者以次正法惟祝現劉第五劉呈祥董伯旺支進才劉成章六人皆起事首惡與林李二賊合謀爲最要犯又從逆五十餘人爲次要犯俱嚴縛不獲豫親王府有四品典儀之子祝海慶者祝現之族姪也九月初八日海慶將祭祖墓出郭至桑垡村村在畿南現氏聚族而居海慶之族叔祝嵩山語海慶曰聞諸戚黨現也將有異謀吾伺其舉止晝伏夜動與數十百人竊竊私議其情叵測若不早圖吾宗將不血食子其圖之海慶方食大驚失箸曰吾不可久留於此矣遂辭嵩山入城見其伯祝貴山告之故貴山亦大驚偕海慶見佐領善貴復邀善貴奔告於王府護衛拜綱阿阿曰速具結吾以憇於王且速召屯領催祝瑞會同具呈瑞現之從弟也初十日薄暮拜綱阿以祝現謀反密啓於王王以其無所證也令俟具結明日拜綱阿復請於王王仍如前諭時海慶已再至桑垡村見瑞瑞曰須審聽詳確萬一不實後悔何及海慶馳歸十五日黎明祝瑞偕嵩山妻子同至海慶家曰信矣祝貴山祝海慶卽以祝瑞列名首告祝現逆狀授於佐領善貴善貴轉遞參領伊精阿阿囑令自稟輒轉投遞而賊衆已薄城下矣現之謀逆瑞稔知之所以不卽首告者將以脫現之罪而又恐己之罹於禍也故至十五日始首其事使之不及措手海慶等不知之乃墮其狡計是日王入衛大內善貴等不能進明日王籌散兵食歸至府善貴引海慶等投呈於王之馬前王閱畢發還語善貴曰此事戒勿張皇應在那裏辦卽在那裏辦可也薄暮王仍入衛王遣護軍校至府索取原呈以進閱畢仍發還誠護軍云祝現事無容聲張而現已逸去二十二日現復歸桑垡村後不知

所之民間競言匿豫王府中遠近藉藉漸達天聽諸王宗室皆爲豫王危而王若勿聞也俄而肅親王永錫傳旨令步軍統領英和至豫府提祝海慶詰訊未得其實上復命莊親王綿謨同英和至豫府詳問祝現蹤跡佐領善貴真言祝貴山祝海慶率祝瑞遞呈事軍機大臣議將拜綱阿革職拘同海慶等嚴訊始得其實乃治祝瑞之罪而復拜綱阿職且賞嵩山貴山海慶三人撥入本旗大營當差內閣傳旨豫親王裕豐革去工爵交宗人府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同議罪莊親王綿謨等擬已革親王裕豐應照謀反大逆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折圈二年奏入得旨裕豐杖流折圈實屬罪所應得惟念伊祖豫通親王多鐸在開國諸王中勳積最著皇考高宗純皇帝復爵紹封追配太廟國家議功議親載在會典朕推念舊勳宥及後裔裕豐賦性懵愚不能復列屏藩業已革去王爵加恩免其圈禁卽令在王府閒房居住不准出門閒游令其閉門思過上年議罰王俸十年扣除本年春季俸銀外其餘未扣者責令於兩年內全數繳出交部納庫其應藝王爵著宗人府照例查辦

蘭簃外史曰拜綱阿曾以祝現事密啓於王王若飛章馳奏不惟罪人斯得而禁城之變可弭於先何乃遷延至再慎戒聲張王意非欲保全祝現也祇以祝氏多王府舊人恐彼株連王亦不免擢笞耳盍思賊黨聚謀爲不軌反情已露而敢掩護之繩以誅意之法則阜陵之死廣陵之荆充義至盡曷由解免天子念宗臣惄沐之勤不忍致王於理免其圈禁房居閒房獲斯辜者王自取焉易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焉其豫王之謂乎

金鄉守城事

癸酉九月。山東賊起。曹縣定陶。俱被蹂躪。而金鄉獨完。是年夏。縣南賊人夜聚晝散。反形漸露。學使張鵬展。移咨於撫臣同興。金鄉縣署典史梁玉振密請緝賊。撫軍委轅弁左壽甯往偵之。壽甯盡得其實。七月朔。賊渠崔士俊於城西茂林椎牛設酒。享客八晝夜。縣役營兵絡繹赴會。又有孫戰標者。亦士俊黨。擇期七月二十七日。享客於李家閣。二十八日試考銓。選僞官人。情洶洶。亂有日矣。縣令黃以事留省。暴卒。撫軍命候補知縣吳培攝金鄉篆。培字禮石。江蘇陽湖人。曾隨撫軍至臨清催漕。撫軍知其才。委以辦賊。培蒞金鄉。往見邑紳張觀察體公。觀察極言地方不靖。不久必有奇變。且曰。境內土民避亂者。紛紛矣。豺狼滿野。去將焉往。余老矣。當早覓死所。不煩以頸血濺賊刀。因泣下。培曰。公無憂。嘗謀所以禦賊者。遂辭歸。左壽甯入見。具言撫軍捕賊之令。初下。縣官過於張皇。賊皆走。未易緝獲。培乃詭作縱賊者。告諭鄉城。謂刁詐之徒。挾私誣告。妄指某某爲教黨。苟無確據。罪必反坐。賊皆喜。相率逃歸。意縣令之不復圖已也。遂飭刑房張自修。皂頭李爲密緝南路各賊。初。培自臨清來。途次占牙牌數。有云龍華會上人。全仗修爲力。平時不用功。佛脚抱無益。及見張自修。李爲名。始大悟。察其人誠樸。任用之。賊渠之擒。二人之力也。未幾。崔士俊。孫戰標等悉就擒。又獲十俊之僞副元帥宋大勇。及其壻李敬修。嚴鞠之。云士俊之師朱成貴。曹縣扈家集人。朱成貴之師徐安國。直隸人。徐安國之師在河北。忘其姓名。總教師在雲城。雲城者。遠望爲雲。近望爲城。南至黃河北至燕東。至山西至山。此間數萬餘人。俱同習教。敬修又云。我丈人崔士俊。號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我爲後軍督。

府金鄉有李鄉紳宅。異日卽爲我第也。張自修李爲又密往城北十里鋪獲賊周廷材周體清周緒軒周存保翟興貴五人皆偉壯桀鰐茹不吐供嚴刑拷掠之始服供稱總教師劉林居京南二十里外素與內監相往來總教師所傳號令爲大令徐元帥安國所傳爲小令。堦手啓馳白撫軍又移檄曹縣緝朱成貴曹縣令姚國旛寢其事成貴颺去卒爲大憲堦之令金鄉也。倡議捕賊撫軍頗患其氣太銳恐召變然服其有膽略益重之諸同寮則皆嫉惡唾罵非笑而詆謗之或寓書相規不宜過舉堦知山東之賊之終於不靖也乃益自奮勵尤月朔行保甲法令十戶編爲一牌各書姓名互相糾察彙造煙戶總冊莊長按戶詳紀姓氏各戶皆有門牌書男女姓氏以木板懸門十牌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一保保有正其有不法者牌長告之甲長甲長告之保正保正以聞於官又招募官丁訓諫義勇開操演技一曰拿腳二曰長鎗三曰雜伎鳥鎗刀棍之類堦率募客以登高爲名由北門登城四望雉堞默籌守陴之備至南門日已晡往見張觀察告以高光貴語觀察大驚曰公計將安出閩城百萬生靈危在旦夕營兵羸弱官丁寡不敵衆不足恃也且計將安出堦曰城中紳士百餘戶乞公速爲傳知每戶預備一二執持器械聞庫樓鳴鑼速赴縣署聽候調度觀察許之堦歸署點班役募丁壯得一百二十餘人閱官庫得刀鎗數十件公給之二鼓堦出巡城三鼓歸左壽甯適至告直隸長垣河南滑縣俱破四鼓復出明日黎明歸秣馬蓐食日方午兵役擒賊謀者趙廷三僧清方蘇景海皆

白旗利刃紛然飈舉。三賊俱集署前茶肆中。開茶肆者柳甸。華之幼女。年十二。見賊衣領中似有械物。往告甸。華詰視甚疑。密告族祖柳志甯。志甯率衆往詰。卽脫衣抗拒。旗刀突出。遂就獲焉。斷其脰而鞠之。賊曰。吾三人先入城爲內應。踵至者尙多夜半兵到。立卽屠城殺吾。何益。堵斬之急。令四城閉門。諸紳士登陴。鳴金鼓以號衆。其夜風霆大作。燈燭有不齊者。以香燃火雜置雉堞間。或束薪列炬。高數丈。餘賊衆已至張家墳。迨見火炬。知有備。乃散去。堵飛報撫軍乞師。並檄鄰縣戒嚴。明日城武書至。曹縣定陶悉破。堵會紳士於明倫堂。分設守正、守副、保長、梁長。令幹練者充之。設臺站於四路。以通軍報。選幹丁爲細作。以探賊情。十三日堵率紳士軍民誓告於城廂。起兵禦賊。堵執酒慷慨誓死。聲汨越衆。皆泣曰。惟公命是聽。乃下令十條。一。每日晡時。城上擂鼓一通。鳴鑼一週。二。衆兵卽按地立定。一賊衆近五十里。卽晝夜在城。二人更番暫息。三。賊報緊急。不許寸步移動。不許回顧。不許多言。敢有驚慌惑亂人心。因而失機者。斬。四。緊急之際。兵役飲食便溺。俱按所立處不得移動。五。每日四鼓五鼓時。最關緊要。毋懈。六。一風雨雪雹。每二人合備簷片。七。一張堡長製備。一每夜梆聲。不許間斷。人聲務要悄靜。城樓每更轉點。只准喊一聲。大家小心。挨次接應。八。各染口。俱備碎石亂磚。以便擊賊。九。一守城各丁。要知此事。乃各保身家性命之事。不是爲他人受辛苦。其有實在貧苦者。保長守副各紳士隨時周恤。一本縣乃守城之主。必遵號令。守副轉告堡長。堡長轉告梁長。梁長轉告衆丁。若有密令。必須耳語。不許錯誤。賊來攻城。緊急之際。敢有違令者。軍法從事。又曉諭各鄉百姓。小村莊併入大村莊。聽鄉民各自團練。男子六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皆手執兵器殺賊。城中紳士有守丁。

二千餘人濟甯已請官兵加以本縣壯丁足資抵禦我不畏賊賊即畏我官兵四路接應村野安知泰山凡我百姓不必張皇有能擒賊者賞格有差於是人心稍定堵又勸諭城中紳民有田一頃者出守城夫一人自給飯食器械燈燭外再捐銀五兩備修浚城池犒勞軍士添補器械之用其田一頃以下五十畝以上者出夫一人不捐銀五十畝以下三十畝以上者二家合出一夫不捐銀邑紳張中丞誠基張觀察體公相率議捐有寡婦周戴氏特捐良田二頃典錢一千七百緡助戰守之費會竟標守備蔣廷傑千總張慶河標參將齊國珍守備孫魁先後引兵至十五日平旦譟報賊大至僞將軍李卓立呂華棟呂華棠等騎馬披紅分道入寇葦子坑興隆集李家菜園李家閣史家廟諸村堡悉焚燬烈焰蔽天難民從火中奔竄攔道號哭聲震數十里賊前鋒已近城南城中人度必死婦女相約赴井官署家人各爲自經之具薄暮河北遊擊海陵阿奉撫軍令以兵入援堵請諸將夜擣賊齊國珍有難色海凌阿奮然曰賊衆烏合易與耳願速出騎兵用飛矢射賊堵大喜因以大義勸國珍明日官兵開城出戰海凌阿齊國珍與千總張慶選精騎出西門守備孫魁以烏鎗兵繼之大戰於礮場斬首馘耳奪其驃馬器械而歸堵置酒爲諸將賀出白金犒軍是役也海君爲戰功第一張君次之齊君又次之撫軍以捷書入奏奉旨海凌阿賞戴花翎張慶賞戴藍翎吳堵交部議敍金鄉紳士議敍有差嗣後諸賊不敢復窺金鄉堵飭兵役嚴緝遺賊斷其脰折其筋解省執訊以次正法二十三日撫軍督兵駐曹州剿賊二十七日運司劉清參將馬建紀大破賊匪於定陶之勞山三戰三捷守備劉大用殲賊於賈家樓二十八日劉清馬建紀收復定陶十月初三日劉清復破賊於韓家大廟初四

日清興建紀。再破賊於扈家集。焚其巢。山東之賊略盡。十一日撫軍奏捷。敍功得旨。金鄉縣吳培升授曹州府桃源同知。先換頂戴。培奉命赴任。士民羅拜乞留。培慰諭之。與新縣令袁潔共籌善後事宜。二十八日培自金鄉啓行。士民遮道。餞於郊灘。淚嗚咽。培慰諭之。不勝傷感。爲各飲半觴。乃大醉。培攝篆凡九十七日。與縣丞史致謨。敍諭王元培。訓導梁輝。生典史魯鏞。署典史梁王振。把總趙自振。暨各紳士協力守城。屢瀕於危。卒以獲全者。由其忠義激發。得士庶心人皆樂於效死也。金鄉賊讐紳士入骨髓。思欲聚而殲旃。剖其田宅。賴高光貴密報。縣令先事預防。縣令爲請於撫軍。給以軍功八品職銜酬。以百金。諸紳士又撥公項二百金。代爲買宅。移居入城。避賊讐。復給柳甸華五十金。嘉其幼女能窺賊也。培在桃源同知。旋擢曹州府知府。丁丑夏六月召見。天顏大悅。奉旨回任候陞。初。金鄉李家菜園民李允魁首具公呈。請捕賊黨。其後賊匪焚劫村莊。共有十七處。而李家菜園被禍最酷。允魁全家被害。李家閣增生李九標。以賊人李卓立謀逆事。首告儒學。且密告巡撫。委弁左壽甯。九標知賊必相仇。家口先避。賊入其家。見有棺槨剖棺裂屍。焚其室廬。燒燬村莊。各有十七處。而李家菜園被禍最酷。允魁全家被害。李家閣增生李九標。以賊人李卓立謀逆事。十。七。人。並。置。於。法。山東學政黃鉞入奏。奉旨李九標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

蘭溪外史曰。縣令爲親民之官。縣令賢則民受其福。山東賊起。金鄉縣城危於累卵。吳君訓諫士卒。以成一旅之師。可戰可守。使垂破之城安如磐石。所謂盤根斯遇。利器乃別。危非仁不扶。禍非智不救也。昔臧晏走昭許於句章。虞翻破甯季於朝歌。皆以良吏幹事。輯綏寇盜。如吳君者。以古方今。奚多讓焉。

長垣定曹之變

直隸長垣縣與河南滑縣毗連。知縣趙綸於九月初六日出城緝賊，率書役往城外十八里東北鄉之葦園村薄暮書役逃歸，綸被執。杜勝營都司陳夢熊將兵奔救，賊堅閉不出。夢熊躍馬入賊營，得綸屍於賊將王盡實家，載其首級肢體以出。葦園村東南伏賊突起，村營賊衆四面夾攻。夢熊戰不利，急斂具自守。明日綸之屍出自葦園村，其子錦殮之於長垣城中事。聞上命賜卹山東曹縣知縣姚國旃於九月初八日獲賊黨趙廣春等，賊首朱成貴逸去。初十日黎明，賊入城，先至千總署。前千總楊雲漢持鎗而出，賊揮刀殺之。尋人署殺雲漢妻高氏，媳顧氏卽赴縣劫獄。衆賊直入官署，國旃方起整衣出堂，賊將馬朝棟刺殺之，割其首。朝棟金鄉人，僞帥張建木之壻也。後爲鉅野令，王朝恩所獲。賊遍搜官署，殺國旃兄國林、姪大綜，媳馮氏，嗣媳尚氏，姪媳王氏，幼孫男女二人，壻張士鈞、莫友吳星萃、吳煥及吳煥之子吳中惠。國旃媳馮氏之母馮陳氏與署中僕從二共十八人，星萃江蘇監生，與金鄉縣令吳培同族。年七十餘，在曹縣幕，會金鄉令檄捕朱成貴，姚不爲意。星萃趣之急，幕客有吳十九者痛詆吳鄉邀功，生事星萃，攘臂爭之，賊啣其慘惡，緝捕也大呼。吳星萃安在，星萃挺身出門，遂醢之。吳十九竟獲免。國旃之嗣子姚大齡匿於民家以免。事聞，國旃以下賜卹有差。吳星萃入祀忠孝祠，定陶縣知縣陳達卿入闈分校，署縣令賀德瀚子身在署，賊入城，外委張廷力巷戰不利，德瀚知事急，以縣印付家丁李廷來，令赴府資送，卽率兵役禦賊，賊已大放獄囚蜂擁而出。德瀚死之，幕友朱樹堂、陳瑤圃、陳鳳均及典史之子孫述祖悉遇害。曹縣營參將劉鳳喈聞定陶失引兵二行至。

二百名。孔連坑擊賊敗績。鳳喈僅以身免。先是定陶廩生孔毓仲。學錄孔毓俊。增生孔毓伯。孔毓淳。孔毓良。生員孔傳鑪。孔傳璧。自鄉試歸。聞亂。誓於家廟。起兵殺賊。定陶既陷。毓仲。毓俊等罵賊不屈。死之。孔氏莊男。女五百餘人。皆抗節遇害。無一降者。事聞。奉旨賜卹。賊勢之方熾也。官皆閉城自保。募鄉兵。鄉兵惟蒲連張氏。有子弟十三人。殲賊於曹城北。裹創血戰二十日。賊銜之。焚其村廬。賊退。官遣張氏兵歸耕田廬。化爲灰燼。其餘鄉兵之就募者。多無賴。爲民害。有三賈者。最驕橫。不可制。撫軍嘉其驍勇。目爲義民。厚賚之。三賈報宿怨。相讎殺。民以大困。又有婦女結隊。窄袖短衣。揮刀善鬪。號紅衣健婦。營陽爲起義而陰與賊通。民益困。運司劉清素愛民。民呼之爲劉青天。破賊之後。駐營定陶。撫卹備至。民賴以安。

蘭溪外史曰。長垣定曹諸縣令。當賊氛大熾時。或畏懦釀寇。或機事不密。固難免。答然卒死於王事者甚。殃及全家。亦可憫矣。幕客吳生。定陶孔氏。荷戈同仇。激發忠憤。雄心義概。視死如歸。不亦偉然烈丈夫乎。東省兵荒閭閻大困。劉都轉號令明。臨敵勇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洵乎有古儒將之風已。

平定東省逆

曹縣距定陶四十里。中有界山。賊淵藪也。定陶城外。村莊連屬數十里。賊據而據之。山東運司劉清。往請於撫軍曰。賊寇伏於界山。將圖大舉。宜乘其未發。擊之。請速進兵。某願披甲上馬。爲士卒先。撫軍猶豫。欲需大兵。謂清曰。賊衆我寡。此其勢不可輕進。不若深溝固壘。以待之。兵集而會戰。一舉必成擒矣。清曰。兵貴神速。攻其不備。是爲上策。結營自固。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是爲中策。若不設備。而濡遲以待。外兵我兵。集賊匪亦。

集勝負。未可知。是爲下策。况今賊大勢在滑濬山東。特其游兵所以阻我進討。今失不擊。必趨衛輝入太行。爲巢穴。山東久荒。旱設蠶起。將奈何。撫軍從之。乃命清總理行營。九月二十七日。撫軍命萊州營參將馬建紀。濟南城守營守備劉興隆率兵趨泰山。清率精兵五百至泰山。樹木叢雜。疑有伏。不敢進。諜報東南兩路均有賊。伏草澤間。乃分兵勦襲東路。賊先出。見官兵少。大笑之。官兵步隊分列。用長鎗刺賊陣。復以馬隊衝突之。矢石如雨。賊有識。運司面者曰。此劉青天。何可當也。遂驚而潰。俄而南路賊以烏鎗隊至。清與建紀合兵迎勦。大破之。守備劉大用自鉅野至。遇賊於路。又敗之。賊竄入賈家樓。大用縱火焚樓。死者無算。餘賊竄入韓家大廟。官兵駐營於旁。出引而西。都司周添章之。明日乘勝遂復定陶。兵自西迎擊。清與建紀分馬。兩隊於三十日五鼓進發。合圍賊於韓家大廟。馬隊先入。步隊繼進。賊大敗。生擒僞二大王蕭保一及教首趙文祿。寸磔梟首。餘賊奔竄於扈家集。奏入上曰。劉清前在川省。勦辦邪匪。勇敢出力。朕所素知。今年逾六旬。尙能率領將士。親歷行間。連獲勝仗。實屬奮勇可嘉。參將馬建紀。當先勦賊。奮勇出力。劉清馬建紀俱著交部議敍。其餘將士俱奉旨褒賞。是時賊氣沮喪。欲奪河南。與滑濬合。運使劉清。協領哈哈岱。參將馬建紀。由定陶引兵攻扈家集之東。都司周添章引兵曹縣攻其南。巡撫同興。由曹縣督飭副將甯德。遊擊五達色。引兵攻其北。十月初四日夜半發兵。時大風雪。兵皆啞枚疾走。平旦。清先至扈家集。賊大驚。以爲官軍從天而降也。賊新築土牆。環於集外。若鄂郭然。牆外又蔽以雜樹。圍繞成寨。約四五里。極其厚密。官兵至。賊鳴鉦。

聚衆直衝隊伍。鏖戰良久。官軍漸戰漸進。排鎗奮擊。賊不能禦。退守土牆。官兵大呼殺。賊避入寨。官兵燬垣而入。各執長繩繫火球。順風而擲。北風大作。烈焰蔽天。賊盡棄轎重冒火而出。官兵圍之。賊竄而北。值甯德五達色之兵亦至。賊戰敗。又竄而南。遂遇周添章之兵。奮力追勦。共誅賊二千餘人。人生擒者數百人。兵丁王吉昌、吳奪魁、擒獲僞副元帥王奇山。奉旨劉清前在川省軍營。著有勞績。朕所深知。今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直取賊巢。實屬勇敢可嘉。運司劉清著加恩加布政司銜。即換頂戴。參將馬建紀奮勇出力。著加恩賞給副將銜。即換頂戴。兵丁王吉昌、吳奪魁二人著加恩以外委拔。補其餘將弁。分別議敍。先是東省告急。上命副都統蘇爾慎帶領巴圖魯侍衛等領官兵馳赴山東。蘇爾慎至撫臣同興大會諸將於扈家集。初七日發兵。撫標遊擊五達色。候補遊擊班荆布。青州副前鋒翼長伍爾滾布等隨同。蘇爾慎。巴圖魯。統滿漢勁兵一千。與參將段琨遊擊報國都司李德分兩路進剿。同興督同副將福甯阿。候補參將那清阿。率兵接應。初八日黎明。齊抵安陵集東北駐營。守備劉興隆前往偵賊。遇賊謀五騎。興隆殲其兩騎。蘇爾慎引福莫阿。色爾果善。吉爾彰阿。札玉善並參將遊擊等兵。直抵安陵。賊殊死戰。副將福甯阿參將那清阿。截殺之。蘇爾慎等追敗。賊匪於劉家岡。奪賊車數十輛。馬百餘匹。旗幟軍械三百餘件。時定陶新復。撫軍命劉清、馬建紀鎮守之。有賊衆數百載其轎重從滑縣潛奔定陶之郝家集。清與建紀同哈哈岱夾擊之。賊狂奔不戰。官兵追殺二十餘里。奪其轎重。生擒賊目曹光輝。僞大將軍周甲。僞元帥元興邦。中流矢死。賊營之在榮家菜園者。周圍樹木環繞。竟沂曹濟道熊方受率都司劉添章等分三路攻賊。賊不能抗拒。且戰且走至。

李家樓宗家堂。官兵悉力追勦。燬其巢穴。東省之賊以平。捷書奏至。論功行賞有差。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巡撫同興曰。東省賊勢已衰。若直豫再得勝仗。則三面兜圍。將賊匪逼歸一處。正如釜底遊魂。不難一鼓殲除。同興及劉清馬建紀等所帶俱係東省官兵。祇在本境勦堵。不必深入豫省。如三省官兵聚集一處。該匪等被直豫大兵勦急。復向東南奔逸。曹州一帶後路空虛。殊防疎失。惟蘇爾慎等本係派往帶兵打仗之員。如東省已無大股可勦之賊。著同興分弁兵交與帶往。協同直豫大兵合勦。可資得力。同興督率東省將領。將竄散零星賊匪。實力搜捕。以盡根柢。若稍存姑息。將就了事之心。則非大清國之臣子。朕亦不容此負恩之徒。慎之。

蘭溪外史曰。劉運司清爲山東戰功第一。馬參將建紀。協力同心。十日之間。肩功克奏。雖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撫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詔旨嚴切。務盡根株。蓋深慮遺孽不翦。必爲民患。是時河南滑濬之賊。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統各路兵會勦。直隸開州東明長垣之賊。命提督馬瑜。護軍統領富蘭。率直隸兵往勦。又諭兩江總督百齡。安徽巡撫胡克家。徐州鎮總兵沈洪。江南提督烏爾卿。額壽春鎮總兵喀勒吉善。卒兵駐防。制賊南竄之路。布昭聖武。睿慮周詳。所以肅霜下降。莠草無所滋。其蘖華日高懸。魑魅不使匿其影也。

開州東明長垣勦賊事

直隸東明縣長垣之鄰邑也。長垣旣殺縣令。賊圍東明甚急。知縣朱煒同把總梁得貴。起兵殺賊。賊憚之。煒

諭城中紳士商賈。曉以大義。募人爲守禦。計有能殺賊者。勸之卮酒。賚以金。皆感奮。武生張得正、吳士登、尤踴躍。日夜荷戈執殳。城垣有破損者。烽散其家資。築輯完固。城賴以全。賊恨其固守。決計欲屠之。開州長垣間。勢甚滋蔓。詔以提督馬瑜護軍統領富蘭引兵二千往勦賊。又命山東撫臣同興調副都統蘇爾慎兵由清豐開州之間。遠道而行。自北向南。與馬瑜會勦。馬瑜富蘭等行至開州之井店鎮。見民居盡爲賊焚。積骸滿野。時久旱。又冬令水涸。掘地數尺。不得水。人馬困乏。諸將暫息於村墟。十月二十三日進戰。富蘭率參將蕭文治游擊邵能都司桂朝陽等爲一隊。蘇爾慎率巴圖魚侍衛吉勒章阿護軍統領福英阿等爲一隊。總兵閻進烈率協領哈哈岱等爲一隊。馬瑜率參將伊昌阿等爲一隊。於五鼓發兵。賊望見軍容嚴整。旗幟皆五綵耀目。乃大駭。官兵趣之於沙岡。大小十餘戰。賊敗。又戰於潘章。大敗之。生擒賊僞將翟元良等。奪其器械牛馬。并大小白旗。旗書巽宮伯翟鳳來震宮領袖侯守山等字。日已暝。忽西南有賊二千餘來戰。官兵方退。乃反旗鳴鼓。大戰良久。官兵力竭。乃奔潰。賊亦竄散。奏入。上命尙書托津統吉林索倫兵往勦之。十月初三日。托津會同馬瑜富蘭大破開州之賊於湯二莊。殺賊數千餘人。東明長垣邊界悉定。

蘭篲外史曰。開州東明長垣。地近南畿。賊氛不速。掃盜則乘間竊發。滑賊乃恃以無恐。故直隸三邑之賊既破而滑不日可克。昔之良將推衍韜略。畫沙聚米。所貴審其虛實而權其緩急矣。

滑城之難

河南滑縣之初作難也。牛亮臣在滑縣大伾山之東坡。集黨數百人。鑄造軍械。首逆李文成。於謝家莊大饗。

羣賊設立僞官。又遣養子劉成章與林清約期起事。鄉民察其逆狀。密告知縣強克捷。克捷陝西韓成人。嘉慶戊辰進士。爲人慷慨有膽略。蒞任後。摘發奸慝。無所隱蔽。民敬之。如神明。賊深銜之。及得文成亮臣反狀。於九月初二日。遣頭役陸安邦陳天路等密往擒之。克捷升堂刑訊。李文成強不吐實。遂喝用夾棍。復用木棒。撻之數百。文成兩股頓爛。又杖牛亮臣數百。血流遍體。收禁下獄。將解省正法。其黨黃興宰、黃興相、宋元成等先受文成僞封。居於縣境之老安。聞文成事敗。與宰興相與諸賊衆曰。吾聞先發制人。後發卽爲人制。今事已急。十五之期斷不及待。此間兵食既足。鼓行而前。徑取滑城。據而守之。直隸之開州長垣。山東之金鄉。定曹皆吾聲援官兵。四路牽制。措手不及。然後成師以出。數百里可傳檄而定也。賊衆從之。初七日。興宰等率賊三千餘人攻城。城陷。劫出李文成牛亮臣於獄中。克捷死之。閹署從死者三十有五人。先是八月間。克捷遣其子逢泰送次子望泰歸娶。二子皆免於難。逢泰妻徐氏罵賊不屈。賊釘之於柱。燬割之燬其骸骨。幕友李槐蔭。親族張京課。家人祈陞。及僕婦婢女。同日被害。事聞。賜謚忠烈。贈知府銜。其子逢泰。世襲騎都尉。次子望泰。賞給舉人。一體會試。長媳徐氏。賜謚節烈。誥贈恭人。建坊旌表。韓城滑縣俱敕建強忠烈專祠。從難諸人配食。從祀京師昭忠祠。增設韓城文武學額。著爲例。後逢泰改官工部主事。軍機處行走。望泰丁丑科欽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滑縣教諭呂秉鈞。九月初七日。賊入學署。秉鈞懷印投井。門斗援救未死。賊殺之棄屍牆外。聲言敢瘞葬者與之同罪。諸生魏兆麟、魏秉辛議欲埋瘞。卒不果。教諭妻某氏。及一媳兩女。并孫同親戚僕婦十七人並死。子拔貢生呂式淦。鄉試回籍歸得免。老舉司巡檢劉斌。聞賊將起事。卽帶印

赴縣稟明縣令。請捕賊。縣令被害。斌與典史陳寶勛。把總戚明彰等。全家死之。詔以呂秉鈞。劉斌。照。知縣賜。卹。陳寶勛。戚明彰。俱照原官給予。卹典。

蘭溪外史曰。李文成七卦教首。羣賊盟主。林逆之外援。文成不擒。則幽燕與南寇爲鄰。齊豫起北來之甲。氣祲方熾。徵發益煩。張角邊章。足爲國患。故強忠烈功在社稷。賞延於世。恩寵懋焉。夫乘車載危。分所宜効。而格外褒榮。若斯優渥。觀於滑城殉難事。而曾不知感奮者。庸得覲顏於臣子歟。

滑濬用兵事

河南賊圍濬縣。縣令朱鳳森飛檄請援。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台斐。音飭。鎮將色克通阿。於九月十六日率兵至濬縣之石羊村。賊以百騎挑戰。色克通阿擊敗之。日暮駐哨頭村。賊聚村東之十數里。十七日平明。官兵進發。賊以千騎拒敵。參將張拱宸。陳弼出戰。賊潰。拱宸與弼追逼三十餘里。日午至濬。濬城外賊二千餘人占據山梁縣城被圍。連河石橋亦有賊首。官兵不得過。拱宸與弼先登奪橋。賊衆披靡。守備蔣光奎。黨得用。彭永吉。劉文煥。千總鄧殿奎。劉學霖。把總魏奇等沿城溝呼曰。大軍至矣。城上歡聲如雷。賊大奔。殺溺死者無算。濬縣之圍遂解。濬縣拒滑縣二十五里。距滑縣之道口鎮十八里。濬圍雖解。而道口之賊不下二萬。署河南巡撫熱河都統高杞領兵二千。賊衆四面蠢動。高杞駐於濬縣。不克進發。原任直隸總督溫承惠。亦以兵力未集。止於大名。以俟大將之來。上以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直隸總督節制山東河南各路兵勦賊。同陝西提督楊遇春速赴軍營。又命工部侍郎護軍統領慶祥。乾清門侍衛副統都桑吉斯塔爾領。

外火器營官兵五百名。副都統長慶。副都統積德。領健銳營官兵五百名。分道前赴溫承惠軍營協勦。又傳諭西安將軍穆克登布。選官兵一千副都統富僧德。額勒金泰。選馬隊官兵一千。速赴高杞軍營。皆受那彥成節制。又召徐州總兵沈淇。統兵一千前往勦禦。亦受那彥成制節。那彥成於九月二十六日出陝西潼關。由孟津渡河赴衛輝。帶西安提標馬隊五百騎。固原精兵一千。同楊遇春前赴軍營。十月初七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曰。本日據溫承惠奏。由開州進兵於滑縣留固村。及北湖南湖一帶。勦殺賊匪八百餘名。生擒一百餘名官兵。又連獲勝仗。各處賊匪俱已披靡。現在溫承惠在北。高杞在南。同興在東。三面夾擊。以漸逼。近期爲一鼓殲除之計。惟西面無重兵堵遏。恐賊被勦情急。亡命西竄。太行山收勦致需時日。那彥成帶兵由潼關而來。沿途差探賊蹤。如有西竄之信。卽迎頭截擊。不可令其四散蔓延。初八日。上又傳諭欽差大臣那彥成。直隸總督溫承惠曰。此次勦辦賊匪。由京揀發健銳火器兩營。滿洲官兵一千人。帶兵之人多係滿洲大員。及吉林黑龍江侍衛章京等。俱不諳漢語。溫承惠係直隸總督。恐調遣約束。不能得力。那彥成現賞加都統銜。本屬京職。且係滿洲大員。諳習清語。著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總統軍務。溫承惠昨由滑縣進兵。業已得有勝仗。辦理尙好。溫承惠、馬瑜、楊遇春同在那彥成軍營。商辦軍務。那彥成分同總統。溫承惠、馬瑜、楊遇春俱職同參贊。所有奏報之摺。着那彥成溫承惠馬瑜楊遇春一同列銜。溫承惠等及高杞同興並受那彥成節制。那彥成以十月初八日至衛輝。聞滑縣大伾山道口之賊。不下三萬餘人。乃不敢遽進兵奏。請檄調山西兵一千。甘肅兵二千。并請賞發索倫兵赴營。上責之曰。汝於初八日抵衛輝。初十日接欽差大

臣關防十三日發摺時仍在衛輝駐劄並未至濬縣軍營乃云現有之兵不數分勦請調大同鎮及甘肅靖
甯靖遠等處之兵並欲俟吉林索倫兵陸續調齊方數剿辦實屬畏葸遷延之至吉林索倫兵到齊約在十
二月間甘肅距豫省遙遠其兵非尅期可至屆期冰雪在地天氣嚴寒無論進兵不能得力且此兩月中任
賊盤踞蹂躪養精蓄銳該督等束手坐觀縱賊殃民自作孽矣該處現分三處屯聚勢如犄角意圖牽制該
督等或先剿道口桃源之賊則當派兵攔截滑城救援之路如欲攻滑城之賊則將道口桃源二處分兵堵
截其調遣機宜聽該督妥爲籌畫總期鼓勵將士奮勇進剿不可先示怯懦益長賊鋒此次嚴諭之後那彥
成若再心存延玩貽誤事機必立將那彥成拿問治罪另派大員前往接辦卽不得其人朕當親統六師自
往平賊彼時那彥成尙有何顏立於人世耶十月二十日癸丑上又傳諭那彥成速令進兵且云現計直隸
河南原調之兵并那彥成自調之兵以及京兵已不下萬餘豈有擁兵萬餘尙不能戰之理二十一日甲寅
那彥成奏言臣蒙皇上畀以總統重任深知豫省賊情上勞宸廑心急如焚但不論接戰遲早總期兵力齊
集不敢遲延亦不敢輕率計陝甘各路兵二十以前已可齊集其餘續調之兵約次月底方到其吉林索倫
兵二千名至今尙無到營之期不勝懸盼上仍切責之二十二日乙卯那彥成奏言臣於十七日夜半從道
口之新鎮進兵殺賊一千餘人奪其牛馬甲仗十九日平明直逼賊巢同提督楊遇春殺賊六百餘人奪其
大旗二杆上書巽宮伯劉福榮離宮伯李存信奉天開道二十四日丁巳又奏言二十一日道口賊出巢迎
拒官兵進攻殲賊一千四百餘人生擒百數十人獲巽宮伯尙大興大白旗又獲帥存智尙大榮陳長嶺小

尖令旗并驛馬兵器無算。上傳諭之曰：「前因辦理遲延，是以降旨嚴飭。此時若能將滑縣城屯聚之賊，迅速翦除，並能將逆首李文成、徐安國按名擒獲，自應寬其既往之咎，仍予施恩，該督當勉之。又勉上又硃批諭：那彥成曰：汝若能成大功，朕若仍汝治罪，何以仰對天祖？汝能知悔懼，奮勉自當大施渥澤，勉之。」蘭溪外史曰：「兵向有量敵後進慮勝後會者，唐之哥舒翰明之孫傅廷皆以刻期促戰致敗，然非所論於今日之形勢也。」強敵壓境，鋒銳難犯，則戰不如守。若烏合之衆，則利在速剿，頓兵不進，賊漸糾集，蔓延難圖，噬臍何及？故曰：「需者，事之賊也。」皇上命將出師，睿謀獨運，是以衛輝遷延之役，詔書譴責，卒收實效。遂奏虜功不及十旬，妖氣盡滅，人知桓桓之旅，如虎如熊，而不知全由廟算也，淵乎懿哉。

道口之捷

道口爲滑濟屯糧大鎮，西通懷慶，聯接太行，爲河南糧運大道，懷北倚太行，南阻黃河，其地可守，可戰，產硝、煥鐵器，賊窺伺已久。道口西有蓮河，河西村居爲賊潛伏處，賊衆奪船結筏，意在入山。十月初九日，督臣溫承惠、撫臣高杞、提臣楊遇春、馬瑜由河西進兵，距道口五六里，賊前抗拒，官兵擊之，賊大敗，溺水死者甚衆。承惠等馳至道口，賊衆之在東岸者，方議渡河以救西岸官兵，以砲擊之，賊退，官兵浮水赴東岸，賊殊死戰，官軍奔敗。楊遇春所領千總李洪春、外委柯玉皆死戰。十月二十七日庚申，那彥成大破賊於道口，先是賊以道口爲老巢，悉力拒守，官軍分爲七路進發，賊衆二萬人，前拒總兵音登額，用大砲轟其西，高杞領參將張拱宸等分兵攻擊，楊遇春同總兵楊方迎頭剿殺，慶祥格布舍等各率京兵馬隊三面衝突，那彥成指揮

特依順保張大振等四路截殺。矢石並發。賊驚潰。官兵越濠溝徑進。乘勝突入道口。賊見遇春揮刀而前。大驚曰須避楊鬪子。遇春修鋒善戰。臨陣挽鎗成結。賊衆皆呼爲楊鬪子。云滑縣賊聞道口危急。率衆二千人援桑吉斯塔爾格布舍等以兵截回。裨將馬光宇、呂天俸候補知縣孟馮瞻率鄉兵焚滑縣之南關。賊不敢出。道口之賊巢遂爲官軍所焚。自旦至暮燒賊萬餘人生擒三百八十餘人。有騎馬擁大纛賊十餘人皆中鎗死。內有衣藍蟒袍者則宸封大教師胡德仁也。自賊得滑縣全恃道口爲負嵎之計。目爲直隸開州東明辰通山東曹縣定陶金鄉之逋逃數道口既破而賊之心膽寒矣。滑城東偏復有桃源賊三千餘人來拒戰。那彥成等擊走之。官軍進逼滑城。圍其三門。其正北與西北門以兵少不能合圍。彥成奏滑城週圍數里。城郭完固。臣之兵攻賊則有餘。圍城則不足。將俟續調陝甘兵到營方可集事。上諭之曰陝甘官兵此時已出潼關。日內即可到營。正可補北面圍城之不足。那彥成等惟當督率將士合圍嚴密。使賊匪無路遁逃。先用大砲燬其垣壁。我軍奮勇先登。即可將賊首夥或殲或擒。一鼓全行掃蕩矣。三十日黎明桃源賊引衆與官兵戰於滑縣之城下。官軍三戰三捷。焚滑城之北郭。上命尙書托津檄調吉林黑龍江馬隊兵齊至滑城。又傳諭督臣章煦。卽派委大員執令箭沿途傳旨。飭知領兵大員督催吉林黑龍江兵速赴河南。不得復停於開州。托津傳旨飛飭黑龍兵赴滑。並將已抵開州之吉林官兵五百名飭色爾滾等帶赴那彥成軍營會剿。十一月十四日丁卯那彥成高杞楊遇春奏言滑城五門皆撥兵圍堵。惟正北一門。賊死守拒之中隔葦塘。難於攻拔。統計合營官兵一萬三千有奇。除守營護糧運餉解犯外。圍城之兵祇九千有奇。近聞張垣之賊。

竄入封邱延津楊武。有西人太行之勢。又不能不分兵追剿。先其所急。其吉林黑龍江官兵於初十日至營。卽於十一日五鼓。由衛輝新鄉等處截剿。滑城所以不能卽拔者。總爲外賊牽制。分我兵力。臣等惟有相機斟酌。就現在兵力。尅期收復。一經攻克。可告成功。上曰。賊有西入太行之勢。亟行兩面追剿。不可令其入山滋蔓。滑城業已合圍。自可計日攻克。但此次剿辦。內地亂民不可侈言。成功指日滑城克復。渠魁俘戮。祇可云大局已定。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不得馳遞。紅旗及用黃面紅裏。奏摺稍事鋪張。益增朕咎也。

司寨之捷

滑城將拔。李文成部下僞將劉國明。從南湖賊寨率兵八百騎。偕宋克俊王學義等夜赴滑。三鼓八百騎潛宿北郊。國明自將二十騎入城。與徐安國牛亮臣會議。四鼓。國明護李文成從北門出。時文成被創甚。不能騎。乃乘輕車至南湖。劉國明從八百騎送之。時官軍惟北門之兵未集。故國明得負文成以逃。尙書托津獲賊。魏得中於開州。訊以文成所在。得中詭云。逃至曹縣之扈家集。蓋欲縱文成西竄也。山東巡撫同興獲賊宋國新。始得其實。李文成劉國明自湖南出。欲往太行山。率衆四千餘人。入輝縣山內司寨。有戰手數百人。文成攻破司寨據之。背山臨川。溝深牆固。十一月十八日。文成遣賊衆二千。攻臨縣之臨淇鎮。聞前有官兵。仍歸司寨。總兵楊方等。選奮勇步隊六百名。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六百名。分兩翼。伏於白土岡之山。均十九日平明。侍衛蘇倫保遊擊齋慎。都司趙起貴。守備張作功。率兵赴司寨誘賊。賊見官兵少。卽以大白旗麾賊衆三千餘人來戰。蘇倫保佯走。賊急追之。至白土岡。已入伏中。總兵楊芳特依順保各率馬步伏兵。兩翼

齊出蘇倫保反旗鳴鼓夾擊之。吉林黑龍江兵突出衝殺。賊退保南首山。以巨石擲官軍。登高而戰。官兵怯於仰攻。河南西安諸營兵有不肯向前者。特依順保與楊芳立斬二人以徇。於軍士皆股慄。乃冒矢石升山。梁侍衛伊爾通阿、北蘭保、蘇青河、吉勒彰阿等率馬隊兵從山嶺繞出山前截賊去路上下夾攻。殺賊二千餘人。頗崖墜水者無數。官軍進薄司寨圍之數重。二十日平明。官軍越濠而入。且及日中。矢石如雨。侍衛伊爾通阿連中賊矢。勇氣益銳。官軍銜矢裹創飲血苦戰。屍如山積。日將晡。寨牆始毀。賊用板門磚木抵塞之。官軍擁而登。直入寨內。寨內街市狹窄。短兵巷戰。賊勢不支。退匿民房。吉林委參領福林德奪門殺賊。賊轉關福林德死。其弟甲兵伊常德怒而往奔。又死。其弟領催哲明德。其姪靈星德。又往。賊已走匿他舍。司寨有民房三百楹。磚石作牆。縱橫高聳。又有碉樓十餘座。亭亭屹立。堅不可破。賊據險。擲石鎗砲齊發。官軍死傷甚衆。日已暮。相持不下。總兵楊芳下令舉火焚寨。哲明德、靈星德束大炬而進。且焚且攻。須臾烟焰蔽天。賊屍塞路。有冒烟突火焦頭爛額而逸者。悉生縛之。李文成匿於碉樓。楊芳特依順保、色爾滾、德甯阿率衆登樓。樓上突出一賊。自稱劉國明。持刀躍出。擊殺兵士數人。官軍以長鎗刺之。國明死。楊芳等下令曰。有能擒李文成來獻者。受上賞。文成若投出。餘賊皆免死。賊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殺即殺。斷不肯降。官兵入。文成已舉火自焚。賊衆數十人。羣相擁抱而死。明日官軍往視。賊屍見李文成頭戴綢巾。養長髮。兩股刑傷。用膚藥敷貼。兩臂被焚。肩膊焦爛。左目有傷。面帶鎗箭傷痕。座帳皆燬。惟存白大旗。僞書大明天順李真主七字。是役也。寨內之賊數千無一人得脫者。

蘭移外史曰。逆賊嘯聚滑城。臨以大兵。何難立破而不免。被其牽制者。當官軍進攻之時。賊以道口桃源爲犄角。道口桃源不破。則滑城之圍不能合也。迨官軍合圍之後。賊又以司寨爲負嵎。司寨不洗。則滑城之捷難計日也。司寨破而滑城不日恢復。逆氛自此廓清矣。

平定滑縣

賊據滑城。官兵圍之數旬不克。賊守愈堅。督師那彥成。賊總兵楊芳等。於城西南角掘地道。提督楊遇春率副將何占鰲。遊擊朱保等。於西門掘地道。初九戌刻下令。載地雷火藥分置城穴。外以引線發火。那彥成。督同慶祥。楊芳。桑吉斯塔爾。副將張大振。巴圖魯德海。劉泰永海等。攻城西南角。并令參將祖祥。都司竇德。趙啓貴。爲後應。高杞。同格布舍。富僧德。德音額。侍衛阿勒罕保。額勒精額。色楞保等。攻其東門。并令遊擊富克精阿。都司沙武德等。爲後應。楊遇春。同特依順。保德。甯阿。色爾滾。長慶。諾木齊。蘇青阿。達斯呼爾岱等。攻其大小西門。并令副將舒豐阿。章京富明額勒登。遊擊廣瑞等。爲後應。總兵馮元。同蘇爾慎。協領七克唐阿。遊擊馬光宇。知縣孟巒瞻等。攻其北門。并令參將薛升。遊擊李建勛等。爲後應。各路悉備雲梯沙土布袋。以俟登城。又命吉林黑龍江及蘭州固原官兵馬隊密伏四隅。防賊竄逸。初十日。平明進兵。合攻五門。賊登隅抗拒。矢集如雨。鉦鼓之聲震天。一賊大言曰。欲破我城。須精兵二十萬。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軍。官軍又射之。賊以手接矢。左右馳突。俄而城西南角地雷轟發。南門城垣裂二十餘丈。輒石皆亂飛。擊如神人。助之者。賊大懼。那彥成與楊芳。桑吉斯塔爾。攻左角。楊遇春攻右角。直逼大小西門。時西門地雷亦發。諸將。

乘雲梯以登城。高杞馬元分路並進。殺賊數千人。各門皆破。大軍齊入城中。賊巷戰良久。有賊手執大斧。官兵斫其頭。不見血。惟見白氣迷漫。僵立不撲。官軍曰。汝有妖法能復戰否。賊屍猶作迎敵狀。官兵以刀捶之。屍乃撲是屍酣戰一晝夜。三鼓。官兵暫息城外。驟有賊衆三千突入。鏖戰昏黑。中兵賊不分。忽古廟中火光燭天。如白晝。官兵殲賊乃盡。明日往視。知爲關聖帝君廟也。餘賊皆匿民房。官兵縱火焚之。李文成妻張氏。揮雙刀死鬪。手擊殺數十人。乃闔門自縊。徐安國牛亮臣匿於地窖中。格布舍阿勒罕保及固原遊擊李士林等擒獲之。械送京師。磔死梟首。僞大元帥宋元成中鎗死。艮宮主王道隆。震宮主劉榮順。巽宮主馮相林。坎宮主尹振乾。宮主壽光德俱被擒。梟首軍前。共殲賊二萬。燒斃八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拔出難民老幼男婦二萬餘人。滑縣平。捷旨那彥成著加太子太保銜。賞給三等子爵。換戴雙眼花翎。在紫禁城內騎馬。并賞給御用荷囊一個。陞授伊子容照爲乾清門二等侍衛。所賞荷囊翎枝。卽著容照馳驛賚往。又賞給黃面黑狐馬褂一件。四喜玉搬指一個。吉祥白玉牌一個。鑲寶石帶扣一副。黃瓣大荷包一個。小荷包兩個。高杞著賞給頭等輕車都尉。紫禁城騎馬。并賞給黃面烏雲豹皮馬褂一件。四喜玉搬指一個。鑲寶石帶扣一副。黃瓣大荷包一個。小荷包二個。諸將士晉秩賞賚有差。

蘭溪外史曰。賊之初據滑城也。恃其兵食饑足。外援聯絡。旣而長垣掃蕩。濬邑奠甯。全鄉肅清。定曹恢復。而又滅道口。焚司寨。使其進退狼狽。然後飛而殲之。仰見容幾奮武。聖略緯文。宣贊人謀。懋惟帝績。從此

幹年宅里。刁斗不驚。固薄海元元之幸。而憲平人富時豫氣調。凡有封疆之職守者。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渺。其職固有專屬矣。

平定陝西三才峽匪

陝西岐山三才峽。有木商集於老林。伐木作薪。貿易山外。謂之木廂。傭作者多無賴子。癸酉秋。岐陽大饑。穀價騰貴。木商停工。伐木者無工作。遂糾衆持器械掠食。有萬五。傅老八。楊二。胡二等帥賊四百人。入盩厔縣山中。屯集獨河邊。脅從者八九百人。小王澗有賊三百餘。持旗幟刀矛。與萬五會合。陝西巡撫朱勛。總兵吳廷剛。分道擊之。移檄西安將軍穆克登布。協力禦防。事聞。上命陝甘總督長齡領兵至陝剿賊。將軍穆克登布。以撫臣所選鎮撫標兵四百人。兵力單薄。復命協領成瑞。率滿兵三百名。前往會剿。奏入。上示硃諭曰。此三百名俟僕民定後。卽行撤回爲是。若稍鳴張。行文催富僧德凱旋之兵。速來西安。滿兵守城最要不可。再派出征矣。署河南巡撫高杞。副都統富僧德等。於十二月十六日引兵赴陝。那彥成。楊遇春偕往。上諭之曰。汝二人暫往滑縣。查辦一切。不可草率。陝西一事。有長齡。朱勛二人足敷辦理。汝二人或往幫辦。或同來京復命。總候旨而行。不必張皇。十二月二十日。撫臣朱勛。會同署固原提督延榆綏鎮總兵常祿。西安右翼副都統勒金太。奏言。臣等據各路探報。三才峽匪由佛爺灘竄至太平河。將木廂兩號盡爲焚燒。沿途脅裹攻陷伍家堡。殺傷百姓。古子溝又有新起之賊。統計賊衆有三千餘人。所至焚掠。勢漸鴻張。上命提督楊遇春。選吉林黑龍江馬隊兵六百名。令色爾滾達斯呼爾岱二人。前往合剿。又諭督臣長齡。速帶甘肅勁兵。

一千名不分晝夜兼程行走會同總兵楊芳吳廷剛等剿賊三才峽賊首萬五一一名萬包頭四川人在陝爲木廂備作驅饑民煽亂率其黨余九等攻破袁家莊之寨洞有賊衆五千人秦中大震撫臣朱勛命留壩營遊擊米章統官兵五百於十二月十三日與賊戰於袁家莊賊踞左右山梁喊聲震天矢發如雨左營藍翎把總王洪謨中營藍翎把總趙富外委朱貴登山梁之右藍翎千總周炳南候補守備白玉喜登山梁之左自平旦至日昃戰聲震撼山谷猿猱皆驚走顚墜賊衆十倍官兵大軍以一當百賊大敗殺死無算奪其大砲十七火鎗九十有七長矛一千有奇大小旗五十有奇驃馬三十匹餘賊潰散萬五余九不知所往陝安鎮總兵祝廷彪續調兵五百抵石泉撫臣檄總兵吳廷剛分道夾攻有賊楊二者欲自縛乞降撫臣議剿撫兼施賊兵竄集鄂縣太平峪幸峪口朱勛常祿額勒金太等以馬隊兵擊之山徑陡險馬隊不能進乃復檄召步隊兵兵至則日已暮不能仰攻官兵搜獲逃賊五十餘衆楊二之弟楊三被俘極言其兄投誠甚切撫臣命把總左國先率楊三招撫之明日楊二率賊黨八十八人自縛於軍前乞免死撫臣詰訊之具言賊首萬五向木商貸糧不允遂肆刦掠有藥肆人李鳳鳴以狀聞於官汎兵至衆恐懼卽走入太白山梁各議解散萬五不從逼楊二爲頭目沿途裹脅竄至獨獨河青龍寨佛爺灘厚畛子萬五焚燒木廂廂工從逆者日衆遂攻破五家堡又有山南之賊欲來合黨楊二不敢受悉隸萬五部下萬五有衆三千餘人馬首竄亂向南將入蜀逆其東竄之賊千餘人各推尤九爲首楊二楊三黨最少自陳家河北竄至辛峪口爲官軍所扼窮促出降又有桂老九者曾充鄉勇萬五逼爲頭目桂老九不從萬五縛之行至燕子嶺脫縛逃回亦自投

於軍前。十二月二十四日提督楊遇春自河南起程領原調固原兵五百名。吉林馬隊三百名。黑龍江馬隊三百名。馳赴陝西軍營。二十七日督臣長齡以兵至。駐厰總兵楊芳之兵亦至。十九年甲戌正月初四日長齡朱勛奏言三才峽賊楊二投誠之後知縣呂朝選率楊二赴泥峪將餘衆三百悉就招撫。楊二與胡二願再往招尤九尤九許諾。小王淵賊首陳四與尤九合黨共八九百人不肯就撫。聲言官軍至當決戰。楊二胡二數勸之。陳四斬二人以徇曰敢有復言降者亦如之。陳四遂率衆出田峪入黑水峪官兵追剿之。賊乘夜由老林向南而奔。奏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長齡楊進春朱勛曰賊匪糾衆焚掠拒傷官兵目無法紀即使本係飢民而此時抗拒王師亦已罪在不赦。豈復能存姑息之見。况賊匪心性不齊狡詐可惡卽如尤九一殷先有投出之意。經前次投誠之楊二胡二前赴賊營特示曉諭。另有賊首陳四不肯投出反將楊二胡二殺害可見其詭語投誠殊難憑信。現在陝省尙多傳教匪徒伏而未動其不敢竊發之故未始不畏懼官兵剿殺若官兵到後並不痛剿祇以招撫了事。伊華又何所忌憚。甯不虞其相率效尤乎以後招撫二字該督撫不得存之於心亦不准形之奏牘若不遵旨暗行招撫則非我國之臣子也凜之萬五之敗績於袁家莊也。收集散亡遠近裹脅未及旬日賊衆大集萬五部署其衆分爲青號綠號大旗手小旗手正元帥副元帥皆冠服鮮美被錦曳繡賊衆互相誇耀聲勢又振癸酉十二月二十七日總兵吳廷剛祝廷彪等敗之於西江口之平木山獲其驛馬器械無算僞封江元帥何元帥大旗手十數人皆死戰二十九日遊擊朱福壽柯春、黃聯陞參將張起贊守備劉漢詹王彬等分道追賊賊棄其輜重而逃。甲戌正月萬五竄入太白老林。

總兵吳廷剛。令都司黨聯陞。守備劉藻。合擊之。萬五又竄入。墊厓山中。督臣長齡。提臣楊遇春。撫臣朱勳。督副將達凌阿。參將丁永安。自辛嶺口星夜進發。十二日薄暮。會師於老君嶺。偵知賊爲黨聯陞等窮追日夜。東竄土人云。老君嶺有寬溝口。是賊必由之路。乃設伏於寬溝之兩旁。明晨。賊果由老林竄入。寬溝伏兵盡發。達凌阿等生擒賊衆以歸。有一賊。左股中矢。不能行。墊厓縣胥役江貴在軍中見之。曰。此萬五也。乃磔死。於軍前。守備盧亨特持萬五首級。梟示三才峽。諸賊皆竄死。其後尤九爲賊黨所殺。陳四奔金竹園之手板崖。總兵祝廷彪大破賊於手板崖之山梁。賊入老林。聲言投首。廷彪稔其詐也。佯令弁兵入賊營。諭其交械。密識陳四衣服狀貌。而潛設伏兵於四路。以殲之。賊人以爲中計也。數百人喊聲如雷。出於林中官兵四面圍合。廷彪下令生擒陳四者爲首功。把總李明舉、胡貴衝入賊中。生擒陳四以出。并擒其僞先鋒劉朝佑。汪正榜等悉斬之。殲其餘衆。南山之賊以平。捷書奏入。奉旨。祝廷彪、吳廷剛賞加提督銜。仍交部從優議敍。李明舉、胡貴超陞守備。餘將弁進秩加資有差。

蘭繆外史曰。萬五陳四。以餓鼠。饑鴉。跳梁陝右。不足當撻伐。而辱帥徒然使其起事於豫東。不靖之日。則東西掣肘。遠近寒心。蠶螢雖小。曷云無毒。惟其滑師已捷。峽寇方興。此時拉朽摧枯。固已易同反掌。乃議者猶欲網開一面。勦撫兼施。不知封豕豺狼性難馴。擾車箱走踰。穀城反戈。覆轍可虞。殷鑒不遠。皇上志切。乂民訓嚴。納叛六師。震疊羣醜。肅清所由。威動千里。化馳若神。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

林清

林清順天府大興縣人。其先世居浙江紹興。父先本自浙北徙。僑居大興縣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吏。清少無賴。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賈人業。體生瘡疽。賈人逐之。清大困。爲宣武傭役。監橋守夜。先本卒。清充黃村書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復役丹陽縣署。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卽散棄。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後窘甚。附糧艘短縛至通州。歸宋家莊。偕諸無賴少年。販鵝鴨於京師之西安門外。有王將軍者。清爲書吏。時舊相識。與其家人同開雀鳥鋪。分金不均。且奢用無節制。又見逐嘉慶丙寅。依其甥董國太家。太國父死。請操家計。夏五月。國太之族人董伯旺引清往見宋景耀。入榮華會。一名天理會。會黨公列八卦。景耀列坎卦中。坎卦之主爲郭朝俊。其次爲劉呈祥。又其次爲陳懋。林宋理輝。旣而陳懋。林爲其從弟懋功告訐。懋得其實。擬問杖徒。諸賊皆潛奉清爲坎卦之主。朝俊性慳嗇。遇事畏憚。衆不之憚。清代之。乃帖服。清傳教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爲八字真訣。命其徒日夕拜誦。自言預知未來事。審禍福。明吉凶。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事成償得十倍。凡輸百錢者。得地一頃。愚民惑之。遠近踵至。家遂饒。恣其揮霍。有告貸者。輒給之。鄉村仰食者萬餘家。清乃潛蓄逆謀。詭言已爲金星下降。金旺於秋。西年秋月。將舉大事。祀金神於西方。尙曰。又詭言前世係卯金刀。遂改姓劉。名安國。人呼爲劉真空。又稱劉林。字霜牧。或作雙木。輾轉變易。無定名。平日不嫻武藝。或勸之擊劍。清曰。吾有神助。劍術不足道也。清以事至保定。陰納教黨。河南滑縣書吏牛亮臣。因避罪亦在焉。清與之盟。饗以酒。酒酣。清出同教姓氏冊示。

之。且誇招納之多。亮臣說清曰。招納不在多少。必得任事者事方濟。滑有李文成者。異人也。君欲舉事。非其人不可。盍訪之。清遂因亮臣以通於文成。戊辰正月。亮臣客京師。庚午歸河南。林李以書幣相贈。答亮臣爲之介紹。辛未春。清與支進才往滑訪亮臣。亮臣之僚婿爲馮克善。克善之表兄爲李文成。清與馮李爲刎頸交。馮有武力。習兵械。敎中號爲驍勇。性驕悍。不可制。及見清辯給。如懸河。乃折節下之。文成在滑掌震卦敎。震卦爲七卦之首。各聽約束。其後兼理九宮。統領八卦。文成見清大悅。奉清爲十字歸一。於是八卦九宮。林李共掌。林清僭號天皇。馮克善僭號地皇。李文成僭號人皇。林與馮李三賊爲分地土。清取直隸。李得河南。馮割山東。諸賊裂土而封。各言其所欲據者。是年清三至滑縣。秋八月。有星孛於斗垣。文成示清曰。天象如此。吾其濟矣。壬申春正月。清率陳爽、陳文魁、支進才往滑。大會諸賊於道口。三月歸黃村。冬十一月。李文成來見清於黃村。約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直隸、山東、河南同日起事。且曰。公此間兵少。滑邑兵不下數萬。僕當選精兵先期詭作客商。陸續馳至。以助公蔑不濟矣。必俟滑兵至。公乃發。毋輕舉。清曰。諾。十八年癸酉春正月。馮克善至黃村。清以將帥軍伍旗幟號令告之。命其調遣諸賊。秋七月。清復偕陳文魁往滑。八月歸黃村。李文成遣其養子劉成章報清云。九月十五日。河南兵必至京。公傳爲內變。清大喜。二十日。清偕陳爽入京。具告內侍劉得財。高廣福歸以語劉呈祥曰。已分遣劉內侍在西矣。其入大內。凡事悉命陳爽主之。九月十四日。賊將李得財、劉進等先後報清云。兵衆已集。爽與文魁先入京。清云。入內城祇用數十人。多則語泄。易敗。其精銳悉宿外城。迎河南兵外城亂。內城不攻自破矣。衆曰善。十五日黎明。清出視各路伏兵。午

時歸十六日。祝林等奔告禁城。有備不能攻。清默然。夜命劉福壽等嚴守村落。俟河南兵到。卽飛報。十七日晨起。聞步卒聲。以爲河南兵到。而不知其爲官兵也。清出。遂就擒。械至京廷。訊於瀛臺之北門。清默無他語。但曰。此刦數耳。上命寸磔之。持首三省。妻趙氏。妾陳氏。皆坐誅。發其墳墓。

蘭移外史曰。林清一市井無賴子耳。人謂其聚衆國門。震驚宮闈。爲賊之梟雄。不知其昏悖頑妄。祇以虛詞幻說惑衆。誣民殺身滅族。觀於禁城事敗。猶束手以待援兵。及至寸磔之時。尙稱刦數。如此賊者。其冥頑不靈。犬彘之不若者矣。

馮克善 宋躍 澄附

馮克善河南滑縣人。少猛鷙。有臂力。曾從滑縣朱召村人唐恆樂習武伎。善騎射。尤精鎗法。嘉慶丁巳。有山西濟甯人王祥教克善拳法。克善盡得其術。徒手搏擊。數十人無敢近者。庚午春二月。其僚壻滑縣庫書牛亮臣見克善拳法。中有八方步。亮臣曰。爾步伐似合八卦。克善曰。子何以知之。亮臣曰。我所習坎卦。克善曰。我爲離卦。亮臣曰。爾爲離。我爲坎。我二人離坎交宮。各習其所習可也。壬申夏四月。滑人有霍雲方者。慕克善名。請之往山東德州。與宋躍齊比拳。躍驚遇克善。自以爲弗如。命其子宋王林與之角。又弗如。遠甚。躍驚。遂師事之。入離卦教。嗣後亮臣子牛文成。滑縣人。李文成滑縣人。熊自華。張九成。俱師事克善。自華九成等。又各授其徒。黨羽漸多。衆遂奉克善爲離卦頭目。癸酉春正月。牛亮臣招克善見林清於宋家莊。約起事。二月。克善往德州會宋躍。旋偕宋王林復見林清。清屬其調遣滑兵。克善歸。以語亮臣。亮臣曰。如約。秋九月。

林清至滑諸賊衆大會於道口。歃血飲酒。誓告師期。定三皇之僭號。清與文成欲分割燕豫。克善欲據德州。以扼南北。乃往會宋躍。躍語之曰。吾聞舉大事各據一州。無以自立。今林清多大言少實際。李文成陰險叵測。吾意不樂與林李共事。欲自擇善地。別樹旗鼓。進退戰守。惟吾所欲。德州乃南北扼要之區。漕艘經行之地。東鄰大海。北接燕趙。順風一呼。則河洛之交皆我掌握。子速爲我號召。師旅共圖大事。毋僅寄林李廡下也。躍驚曰。公見之甚早。黨附林李。迄無成功。但此間兵不滿千。老幼羸弱。什去其三。寥寥數百人。可奈何。克善不得已。乃助文成起事於河南。八月。克善之從兄滑縣舉人克功偕克善弟克昌赴縣告逆狀。克善遁之。德州九月。潛歸入滑。見其妻焦氏。子坤牛女明兒俱被殺。屍在室中。當是時。賊已據有滑城。李文成僞將于克敬。劉成因文成在獄。克善不救棄之而逃。謂其有貳心也。故收其妻子殺之。牛亮臣欲殺克善。或諫之曰。克善有將材。能用之必得其力。今子身來歸。若見殺。聞者誰不解體。乃免之。亮臣諭克善曰。自今須努力報。李公遂遣克善。連糧自富新莊至謝家莊。總領軍餉。文成受刑。傷手足。不見人。克善疑其疎已也。嫉之。又妻子被殺。晝與衆語。佯爲曠放。夜則獨處一室。時拔劍研地。作憤懣悲慟聲。思欲往德州起衆。襲破李文成。併其衆。十月二十三日。偕其徒牛文成、李大成二人。率衆五百出滑縣西門外。揚言與官軍接戰。欲藉以脫身去。滑也。提督楊遇春以輕兵擊之。克善躍馬大呼。左右衝擊。官軍不能禦。遇春親率馬步兵與克善敵。大戰良久。五百人殲其過半。李大成等收餘燼而歸。克善獨騎白馬。一匹。手持大鐵刀。奔至南館陶。宿於河灣子。二十四日夜半渡河。宿於東店子村之趙四家。越三日。棄其馬鐵刀衣服。以與趙四。改服趙四之服而逃。十

一月初十日至景州焦馬莊。晤宋躍灤留之。語以將起事襲奪李文成軍。躍灤曰。襲文成非精兵數千不可。某僅得八百餘人。離卦人不敵。震卦之什。一宜少待之。速發恐不能繼也。克善曰。此間旣難集事。我將由獲鹿上蒲州解梁訪朱大陶同起兵。子在此。遙爲聲援。躍灤許諾。設酒飲饑。贍之以金十五日。躍灤買的驢一匹。送克善至小洋村劉天祥家。天祥置酒飲克善。以先代所藏誥軸給之。遂改姓劉。字德明。天祥送克善至景州文歌村馮哲家。揮涕而別。十九日。馮克善至獻縣冉家之三角村賣藥。獻縣知縣張翔。僉知之。十二月初四日。密飭把總高雲鶴。典史吳楷。以兵圍三角村。翔親率健卒往擒之。克善曰。我劉明德也。賣藥營生。所得罪。身遭兵亂。室家殘燬。因奉祖遺誥。軸而出。何由而知我爲賊乎。兵役欲拘之。克善格鬪。手傷數人。獻縣令麾兵至。乃就縛。解省督臣章煦。會同司道府提訊。克善不服。而劉天祥馮哲先就擒。乃提天王與哲於堂而質之。克善曰。汝二人爲我得罪。吾何忍獨生。吾爲林李牽牽。以致敗亡。命也。夫復何言。奏入奉旨。章煦賞加太子少保銜。仍交部照軍功例從優議敍。獻縣知縣張翔。超陞知府。把總高雲鶴。超陞守備典史。吳楷。超陞知縣。兵壯丁役行車獎賞。克善械至京師。磔死。宋躍灤景州焦成莊人。亦以拳勇聞。爲克善大弟子。數爲克善招納亡命。克善未獲時。躍灤先爲德州知州徐紹薪所獲。伏誅。

蘭溪外史曰。馮逆有拳勇。習兵械。始則欲據山東。不附林李。繼因妻子被殺。平思襲取文成。兼有齊豫卒。因德州兵少。賊黨涣散。乃流離奔竄。詭易姓名。終莫逃於天網。向使此賊不滅。則大河南北隱憂。有未艾也。天心眷顧。渠魁就殲。執亂獲醜。皇威震鑒。不白刀而俘獻。不動師而寇平。享太平之福者。豈可忘其所。

自也。

李文成

李文成河南滑縣人。世居謝家莊。少孤爲木工傭保。人呼李四木匠。文成恥之。乃棄去。從塾師習書算。粗解。意義輒疑難相辯。駁塾師厭之。遂請絕焉。文成專研算術。旁涉星家象緯。推演必驗。見人必誇其術。人有聞者。共併笑之。文成自若也。會齊豫奸民糾結死黨。曰虎尾鞭。義和拳。紅磚社。瓦刀社。其最大者。曰八卦教。文成欲入黨。無所適從。夜夢魔神語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宮九教主也。得東方生氣。居河洛之中。協符大運。文成驚異。益自負。乃收聚諸無賴。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聞河南有謠云。若要紅花開。須待鹽霜來。遂自號鹽霜十八子。入震卦教。教中事有條理。不當者。文成釐次剖晰。衆推服之。無異詞。時林清爲坎卦教首。教傳北方。乾卦教首張廷舉。山東定陶人。坤卦教首邱玉。山西岳陽人。巽卦教首程百岳。山東城武人。艮卦教首郭泗湖。河南虞城人。兌卦教首侯國龍。山西岳陽人。離卦教首張景文。山東城武人。俱分隸震卦。震爲七卦之首。取帝出乎震之意。習教者共聽約束。文成兼掌九宮統管八卦。衆至數萬。爭以金帛相賂遺。謂之種根。援清之會。文成於道口也。以坎卦人少。欲乞師於震卦。諸賊察林清無勇謀。妄自尊大。請絕之。不與。僞軍師牛亮臣固請與之。文成曰。大事驟起。非廣爲樹敵。何以持久。林清密邇京畿。與之兵爲我牽制。官軍使我無北顧之憂。策之上者也。衆曰善。遂許助。精兵一千。詭作商賈裝。於九月十五日至京。助戰。清大喜。先是辛未

秋星象示變。文成以爲星射紫微垣。主兵象。應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時。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起事。先期十日。反形太露。避難者絡繹於道。官督丁壯急捕之。文成被擒。嚴治之。堅不吐實。反指斥縣令。誣良爲盜。令大怒。喝用夾棍。文成號呼於庭。仍不吐實。乃下之獄。三木具備。將械至省。賊黨洶湧。決意速反。初七日。賊率其衆三千人攻城。城陷。知縣強克捷死之。闔門從死者三十五人。教諭呂秉鈞不屈被害。一家死難者十有七人。巡檢劉斌。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揚。與賊巷戰不利。皆全家不屈死之。文成從獄中出。卽分衆守城。復聯絡各路。據守要害。聞官兵將下河南。羽書絡繹。乃不敢出。助林清其餘黨入直隸。蹂躪長垣。開州。東明之間。復寇山東。徇定陶。曹縣。皆下之。圍濬縣。濬固守不下。官兵至。乃解圍。僞將兌宮伯徐安國守道口。提督楊遇春擊破之。安國退歸滑城。文成責之曰。汝失道口。罪當斬。姑以艱難之際。不忍加戮。宜立功自贖。文成在滑。僞開帥府。設羽帳。帳中出令。軍士傳呼。聲徹數里。帳後樹大纛。書大明天順李真主七字。僞軍師牛亮臣。僞大元帥宋元成。分理軍事。文成判曰。可。乃次第施行。諸賊不得軍師令。不敢入。議事。文成亦不數召見也。官軍圍滑四十餘日。雲梯高聳。砲臺層列。城外四面皆金鼓聲。文成大懼。僞南湖將軍劉國明夜率衆從北門入。見文成曰。事急矣。請速出。文成偕國明潰圍出。晝夜疾馳。至輝縣山中。糾衆約四千人。攻輝縣之司寨。據之。分兵攻衛縣。徇臨洪鎮。官軍設伏白土岡。黑龍江。吉林兵分兩翼夾擊之。賊大敗。總兵楊芳縱火焚其巢。劉國明冒火戰死。文成舉火自焚。賊衆數十人。擁抱而死。先是文成居謝家莊。作亂。後家屬遷居城中。文成死後。其妻張氏。帥兵夜撾官軍。三入三出。官軍破殲者甚衆。滑城破。牛亮臣。徐安國。勸張。

氏詭作被難婦女出城。張氏云。城亡與亡。不死者非英雄。乃揮刀巷戰。擊殺數人。闔戶自縊。幼女年十二。亦自刎。養子劉成章。於文成謀逆時。往直隸晤林清。致助兵之約。九月十五日。往山西招其黨。高至林共至滑。及林清敗。成章一去不復歸。後不知所終。成章妻崔氏。隨難民出城。荆關協兵曹培祥攜之歸。領兵都司陳天壽。見崔氏有美色。遣其子陳耀德送崔氏於武生申標家。崔氏性黠。時滑人有劉玉春者。攜家避難。失其女劉文姐。聞申氏有營兵寄女。往識之。則非文姐。申標外出。崔氏私請玉春。詭言已女玉春許之。爲請於天壽。劉給歸。天壽不許。王師凱旋。天壽擢南陽鎮遊擊。卽令申標送崔氏於南陽。並召玉春約券。售之以金。天壽乞以崔氏爲妾。崔氏善歌曲。彈琵琶。天壽嬖之。實不知爲成章妻也。天壽之子耀德從軍。亦載成章之從妹劉春娘以歸。春娘在營知其嫂爲荆關協鎮所掠。旋因查送難民婦女。耀德以春娘送出。撫臣訊之。盡得其實。天壽革職戍邊。崔氏發遣伊犁。給披甲人爲奴。

蘭溪外史曰。李賊與林馮。僭稱三皇。林有口辯。性實昏頑。馮雖慳慄。黨少勢孤。獨文成聚黨數萬。力能駕馭羣賊。要結衆心。故當滑城。殄寇司寨。焚巢猶能驅其狐狸豺狼。甘心效死而不悔。甚至妖婦執戈逆讎。刎首斯亦奇矣。羣醜既殄。餘孽竄亡。營官嬖色。陷罪投荒。人之不祥。伊可畏哉。

牛亮臣

牛亮臣河南滑縣人。父明宗早沒。亮臣少習帖括。應童子試。屢被黜。乃棄去。爲縣庫書吏。嘉慶丙寅。以文弄法獲罪。亡匿直隸保定府。居於唐家胡同之馬家店。是冬十二月。林清亦以坐法往保定。同居馬家店。遂結

爲死友。清語亮臣云。吾教是京南人所授。山東曹縣有劉林爲先天祖師。吾爲劉林後身。是後天祖師。真空神。呪。每日朝拜持誦。可免刀兵水火。可起大事。亮臣悅之。乃拜清爲師。十三年戊辰正月。林清案結。亮臣與清偕至黃村宋家莊宿於清家。清薦亮臣往宋村蘇氏訓蒙。十五年庚午。亮臣歸河南。仍襄理庫書。十七年壬申。林清大會諸賊於河南滑縣道口鎮之孔家店。與李文成結盟起事。凡僞官儀注。旗幟服色。皆亮臣所手定。十八年癸酉。清與文成往來。議事洩。縣令捕文成。亮臣等下獄。其黨宋元成。于克敬。馮學禮等殺縣令。據滑城。刦之出獄。衆奉文成爲主。亮臣爲僞軍師。官兵破道口。進圍滑城。文成逃。亮臣居守。旣而文成於司寨。賊勢益盛。滑城克復。亮臣與徐安國等匿地窖中。俱就俘解京。凌遲處死。初。亮臣之結黨於林李也。賊目于克敬。以三佛應劫書獻林清。以天盤地盤人盤爲三佛。林李馮分屬之。而以書中所稱仙盤者屬之亮臣。于克敬。以牛先生而不名首戴道冠。身披八卦仙服。共登城指揮賊衆。嘗建羽葆。曳鶴氅。城外人皆望見之。其所樹白纛旗。大書掌理天盤八卦開法後天祖師林門大弟子牛其道號子真道人。有巽宮伯李懷林。連三中劉道錫。坤宮伯申國正。皆其弟子也。三佛應劫書二卷。爲宛平縣典史吳孝愉所搜獲。獻於府尹。府尹進呈。上命焚燬之。孝愉以縣丞用。

劉國明

劉國明。河南滑縣人。習兌卦。教兌與乾坤坎離巽艮。皆統屬震宮。嘉慶癸酉春。山東金鄉人崔士俊至滑國。明引之見文成。士俊出國明語之曰。是教莫盛於山西。吾曹先收集山西。今方號召山東。收西路者。于克敬。

爲之主。收南路者王學禮爲之主。收北路者老劉爺爲之主。收東路者劉國明是也。林清或稱劉清。故賊呼爲老劉爺。國明又引逆書云專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傳。故專待老劉爺收集北方。便可起事。秋九月。賊破滑縣。李文成封劉國明爲僞南湖將軍。統轄道口。節制各道兵馬。官軍圍滑。文成大困。國明與其黨魏得中議。突圍救文成。魏得中曰。官軍四面圍合。惟北方中隔葦塘。可乘虛以入。國明從之。遂與魏得中同乘輕車。并遣別股頭目宋克俊。小頭目王學義。各乘車一輪。率衆八百夜入滑城。迎文成以出宿於南湖官軍追之不及。魏得中逸之。獲於開州。國明從文成入輝縣之司寨。司寨破。文成焚死。國明匿於碉樓。官兵登樓。國明持刀躍出。鬪死樓下。官兵節解之。梟其首。

徐安國

徐安國。直隸長垣縣祁寨人。父進成早沒。安國初習震卦。嘉慶己巳。從劉國明爲師。改習兌卦。國明爲卦主。安國爲卦伯。在定陶曹縣城武單縣金鄉傳教七百餘人。一百有十三家。悉隸朱成方掌之。癸酉八月。林清李文成謀逆。安國在扈家集朱成方家。劉國明以書招之。安國歸適金鄉。曹縣先後捕逆。安國之弟子崔士俊等皆被執。朱成方與其兄弟朱成貴。朱成良等入曹縣殺其令姚劫獄出囚。賊衆一千五百人。奉安國爲首。安國率衆殺其讒人許同。四出焚掠。九月二十八日。往滑縣見李文成。文成封爲兌宮伯。命守道口。爲提臣楊遇春所敗。復入於滑。僞大元帥宋元成。命安國與牛亮臣陰成德分守東北門。滑城旣克。安國傷於兵撲地。其兄徐安邦姪徐賢拽之民房匿地窖中。王修智王修仁以磨盤覆之。官兵入地窖。安國先殺其兄。

與姪而自刎。未絕被擒解京磔死。安國祖墳在長垣春亭集之程家莊。與畢家寨相接。千總馬成符。武舉仙魁。帶兵訪之。老民程西山爲之指示。發掘其高祖父母骸骨。純綠色。曾祖父母骸骨。純紫色。祖徐六卿。有紫簾纏其屍。六卿妻霍氏。身長白毛。父徐進城母張氏妻李氏。新墳在程莊東北阡。亦發掘。屍骨皆焚燬。剉傷霍氏頭骨。尚有腦漿迸流。識者知爲戾氣所結也。李文成祖墓在滑縣。把總許揆中。知縣孟屹。瞻往掘之。林清父母合葬朱家莊北邊之西岡頂。其前妻常氏。亦埋葬於岡左翼。總兵英綏。督兵役往掘之。

朱成貴 成方 成來 成文 成良 成珍附

朱成貴。山東曹縣人。世居扈家集。嘉慶辛未冬。拜徐安國爲師。習震卦教。與其從昆弟成方。成來。成文。成良。成珍。同屬李文成部下。癸酉八月。朱成方自滑縣歸。與兄弟約期九月起事。先破汴梁。徑取北京。成文以旗式往金鄉分給諸賊。八月。成方弟成珍被獲。成來。成文等皆遁。成貴率賊趙飛義。趙淳修等陷定陶。徇馬家集。十二日至孔連坑。與官軍相拒。又率衆至荷澤縣之畢家寨。逼村人從逆。選畢家寨八十人。以畢臭爲大頭目。畢復禮。畢明。畢玉柱。畢大觀。畢大鹿。畢復義。畢春景。畢道器。八人。爲小頭目。分路劫糧。復赴李文成召。將入滑。以扈家集屬成良守之。扈家集官兵至。成良死於亂軍。成貴至安陵集。官兵追之。畢臭等潰散。成貴伏誅。

崔士俊 張建木附

崔士俊。山東金鄉人。與城武劉燕舊相識。入離卦教。劉燕之師曰王敬修。敬修與其黨張衡。同受教於王普。

仁而士俊又傳之於高鶴。嗚其教先令人執香稽首受真空八字訣入教之始。每人納錢二百。謂之根基錢。清明中秋隨力致獻。謂之跟賬錢。卦主受之。凡同教相見。駢二指爲劍訣。士俊於嘉慶甲子始入教。壬申八月。其鄰人高毓藻引長垣徐安國至士俊家。稱安國習震卦。教勝於離卦。勸其改離歸震。士俊遂與其黨鉅野人張建木同拜徐安國爲師。安國之教與離坎相類。惟每日三次朝禮太陽。兩手抱胸。合眼趺坐。口念真空八字。八十一遍。是日抱功成可免於災難。癸酉二月。徐安國復至金鄉。告以今歲九月後交白洋劫。劫數到時。教主給白布小旗。樹於門可免殺戮。安國引士俊與張建木偕至滑。謁李文成。劉國明爲之引進。士俊與建木向文成下拜。文成受禮畢。諭之曰。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萬劫之苦。一劫也能修萬劫之福。汝曹悉歸去。有事問禱師博可也。士俊再拜而出。徐安國語之曰。今歲孟冬一月中行三節氣。此卽白洋劫。劫前七日。白旗傳遍。凡無旗者盡殺之。其留而不殺者。乃分上下。其要訣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劉國明語之曰。白洋劫山西洋頭。河南洋腹。山東洋尾。所以先收山西。次河南。又次山東也。士俊從滑縣歸。糾集逆黨。秋七月。士俊椎牛饗士。誓告師期。縣令捕獲之。解省正法。賊衆揭竿而起。分破各村寨。進兵攻城。城中守備完固。賊不能破。旋潰散。而士俊妻亦敢戰。爲亂軍所殺。張建木爲鉅野令。王朝恩所擒。伏誅。

黃興宰

黃興宰。河南滑縣人。世居黃家莊。與其弟興相。均從牛亮臣入教。癸酉九月。宋元成等招興宰兄弟攻陷滑

城。刦李文成出獄。文成封其兄弟爲兌宮伯。興相守道口。爲官兵焚死。興宰自道口入滑。官兵圍滑。牛亮臣徐安國等議死守。十二月初三日夜半。徐安國率賊六百餘襲官兵。宋元成令興宰率賊四百人出南門。焚官兵之砲臺。爲官兵所截。興宰不克。復入於滑。官兵從後追殺。興宰左臂中兩矢。右臂中一矢。墜於濠梁曰。吾其死矣。呻吟久之。扶創以起。詭藏於鄉勇隊中。官兵詰獲之。于軍前伏誅。

劉玉峰

劉玉峰直隸饒陽人。初業石工。又善畫虎。嘉慶丙寅。玉峰從深州張廣學武技。有劉洛瑞者。家藏張林存放山神冊。係金鐘罩拳符。呪玉峰袖而藏之。戊辰冬。拜陳懋林爲師。入八卦教。時牛亮臣訓蒙於陳氏村莊。玉峰與之交相善。亮臣告以劉林爲八卦大教主。辛未春。賊黨賀八語玉峰云。劉姓將起大事。玉峰曰。誰也。賀八不之答。癸酉夏四月。賀八引玉峰見林清。始知劉林卽清之詭稱。清語之故。玉峰領之。秋九月。賀八復邀玉峰至清家。時祝現劉第五亦在座。約玉峰同入禁城。玉峰以不諳徑路。有難色。清命往滑隸牛亮臣麾下。玉峰許之。曰。吾能畫符。念呪。行走如飛。當仗劍前往。清給以黃紙硃砂。並贈以金玉峰聞王師已下河南。乃不敢至滑。遂亡匿。十九年甲戌春。至山東樂陵。變名劉汝榮。爲鑿磨者。四月至張五才莊。爲村人呂庭鑿磨。兼畫虎。貨廡以居。村人張克成。張丙義從學拳法。二十年乙亥夏四月。玉峰至館陶縣之高家村。見祝現劉第五同集茶肆中。玉峰詢之。曰。兵丁滿路。何處藏身。祝現等告以暫寓袁武魁家。是時茶肆多雜客。不敢多語。各散去。玉峰仍至樂陵。寓於小宋莊。二十一年丙子春。河間協右營守備劉英魁。四黨口守備李士剛。僨

知之。購宋莊人杜連城往詭拜玉隆爲師學。遂誘而擒之。玉隆至京。刑部令雜至衆囚中出董國太於獄。令辨之。國太見而指之曰。此饒陽善畫虎者。劉玉隆也。乃寘於法。初林李賊黨皆正法。恐續獲者不辨。真僞乃留董國太而不誅。凡有俘獲。俾辨識焉。

蘭簃外史曰。牛亮臣以下諸賊皆爲林李助惡。或先事而見誅。或臨陣而正法。或遠竄而緝獲。蓋旣自絕於覆載之中。則自莫逃於羅網之外。故死期遲速。雖殊而其彰國典快人心則一也。

劉得財劉金王福祿高廣福張泰閣進喜楊遇忠附

太監劉得財。直隸大興人。世居桑垡村。父峻德。灌園爲業。嘉慶丙寅。得財派入基化門服役。壬申春二月。其鄰人陳爽。邀得財歸。得財告假。至桑垡村。爽厚待之。歡讌累日。贈之兼。得財大驚。曰。吾將何以報子。子將安用吾乎。爽曰。願與君約爲兄弟。患難相共。是所望也。何敢望報。得財感之。爽勸其入教。得財許諾。爽約以真空八字。命其轉收徒黨。得財遂以邪。傳授諸內監。劉金王福祿高廣福張泰閣進喜楊遇忠。皆其弟子也。爽又告得財。以林教主手握劍訣。能知人意。中事又逆知世上未來事。得財惑之。信服益深。癸酉八月二十四日。賊召得財至廣甯門之酒肆中。林清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汝爲前導。事成之後。封汝爲大總管。九月初二日。得財出東華門。遇陳爽。爽授以白布數方。分給諸內侍。十五日早起。得財又出東華門。陳爽引數人同坐於酒家。午時得財引爽等從蒼震門入。殺傷數人。官兵擗之上。廷訊得財與劉金王福祿張泰閣進喜皆凌遲處死。高廣福爲官兵所殺。獲屍西華門外。楊遇忠從西華門引賊入大內。事敗潛逃。南城御史。

獲賊林四訊得其實。進忠亦凌遲處死。軍機大臣傳奉諭旨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訓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七人。平日所當差使俱極疎賤。從未見面。不知名姓。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從無一名。曾隨赴御園者。宮中所留首領曉事者少。平日約束懈弛。聽伊等告假閒游。致令結交外人。甚至如彰義門馬騎橋等處數十里之外。任其恣意往還。本日朕嚴詰該逆賊謀叛之由。皆俯首無可供吐。復訊以朕平日有無苛待伊等之處。該逆賊供稱素來天恩寬厚。近日復加賞錢糧。更有何唧怨之處。尙口稱佛爺不置。是該逆賊全係被外間賊匪迷惑。至死不悟。而任其出入自便。該首領等疎防之罪實無可辭。嗣後嚴諭總管太監等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獨自私出禁門。其有不得不暫時告假者。該首領太監查問確實。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如違本人除治罪外。將該管首領太監一併治罪。至該數犯裏獍性成。本非常。現在訊問明白。別無同黨之人。此外各太監等當感戴主恩。照常當差。安靜守法。不必心生疑畏。倘有狡猾之徒。挾嫌誣攀。查明從重治罪。斷不窺及無辜。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轉交總管太監通諭。各等處太監知之。并載入宮史。

蘭溪外史曰。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遂迺忘其凶德。滋其詐利。綜考先史。流毒最酷。我朝宮庭整肅。閨寺備灑。掃守門閭。外絕未嘗有尺寸之權。干預政紀也。而癸酉助逆。仍出此輩。乃知宮豎之禍。依古屆今。莫之能免。然考歷代宦官致亂之階。或則交賄宰輔。甚則典握兵權。威焰方張。逆謀斯逞。今劉得財等皆賤役。守閭不見天日。乃以螻蟻之餘。生附於豺狼之大惡。則又逆閭中不

足○比○數○者○矣○

曹綸子福昌附

曹綸漢軍正黃旗人。曾祖金鐸官驍騎校。伯祖瑛歷官工部侍郎。祖城雲南順寧府知府。父廷奎。貴州安順府同知。嘉慶丁巳苗寇圍城。廷奎以憂憤得疾。沒於任。妻荆氏。妾孫氏。皆自縊。廷奎三子。長紳早卒。次維武。備院工匠。次綸。充整儀衛。耀治儀正。兼公中佐。領陞獨石口都司。初。廷奎爲江蘇高郵州牧。乾隆庚戌。綸隨任之高郵。時林清爲糧道隨役。至高郵查漕。與綸相識。清善口給。綸悅之。廷奎在任。有廉吏聲。無官貲。卒之日。益拮据。綸萬里扶櫬囊橐盡空。歸至都。居於宣武門內之報子街。家徒壁立。妻子鶴衣百結。綸出當差。則易一敝袍。入則衣不蔽體。旣而僕隸皆散。綸自與妻子析薪執爨。每日二餉。或不給。則市餽飪以充飢。嘉慶丁卯春。綸臥疾不出。忽聞叩門聲。啓視。則林清也。握手各道舊事。清愀然曰。曹公子一寒至此。清雖薄於力。哉。然通財濟義也。清何敢辭。卽出白金數鑑。與之。綸感澈涕零。慍藉而別。尋遣人持衣數襲贈之。夏四月。綸病起。造清之門。清約綸爲兄弟。綸有乏。清必給之。戊辰秋。綸扈脰木蘭清餽之。以驛一頭馬。一匹錢百緡。冬十月。綸以賣宅致訟。清陰爲調護。清又遣主提督之家奴王五。相往來。凡綸所需者。悉謀諸。清辛未春三月。綸擢都司。往見清。清爲綸賀。綸曰。辱吾子。厚愛食我。以食衣我。以衣餽我。以金今幸得外職。將遠離前。所貸於吾子者。臨別無以歸。券將奈何。清曰。是何言哉。清之財。皆君之賜也。綸驚詫不解。所謂清屏左右語。綸曰。僕少孤貧。因遇異人授神術。凡所求無不立至者。乃漸豐於財。今傳授日衆。衆推爲坎卦教主。領八卦。

九宮此間地近王畿。恐好事者謂清聚衆招搖。陷清於法。清將束身以歸。吾子或同教者不肯從子其訓諭而鎮撫之。有罪無罪惟吾子所命。綸大驚良久。避席謝清曰。綸雖不才。豈爲負恩不義之人哉。安有拯救於貧乏。垂斃之時。不知所報。而相反陷害者乎。願我子勿復忌綸。且曰。吾困於貧。願略聞吾子所謂神術者。清授以真空八字咒曰。誦此則終身可不患貧矣。綸受之。遂往獨石口任職。夏五月。綸以領餉入京。語清之友人孫三劉九曰。真空咒無救貧之驗。何也。孫三劉九曰。必向林教主稽首而受。乃有驗耳。綸乃率其子福昌同至宋家莊。奉林清爲師。北面再拜稽首。清不答拜。但舉手以爲禮。孫三劉九謂綸曰。今河南七卦俱屬林公。林公將起事。將軍若潛師以來。甚善。否則舉事以後。折節以召將軍可也。綸許以守獨石口。俟動靜壬申夏五月。綸復領餉入京。至宋家莊見清曰。事將奈何矣。清曰。時未至。宜待之。時李文成遣客會林清議事。清具言曹都司亦與謀。客力陳其不可。清曰。曹都司吾故人也。貧乏不能自存。吾活之。敢願其事。綸至客匿於屏後。清呼之出。客問貴人爲誰。清曰。曹將軍。客曰。曹將軍何爲者。林教主以輕財好施。爲衆所推服。吾屬所以甘爲林教主効死者。祇以激於義耳。將軍爲朝廷命官。必不肯與吾屬伍。而又詭自親附。與聞密謀。是必坐觀成敗。依違進退。將兩利而共存之竊爲將軍不取也。綸取佩刀以自刎。曰。願以一死報林公。衆爭救之。癸酉秋七月。綸送土爾扈特往熱河。九月十三日。綸自熱河歸。林清遣其黨飛告於綸。綸不遇。十四日。綸聞河南兵齊起。心知其爲八卦教也。十五日。賊入禁城。綸未悉其實。綸與賊往來甚秘密。其部下兵役家人族屬。並不知綸從賊者。及獲賊董國太。訊得逆狀。上命署直隸總督馬蘭鎮總兵福長安游擊花良阿等收捕。

之綸與其子福昌俱磔於市。福昌正黃旗。劉愷佐領下。教爾布綸之拜林清爲師也。福昌實慇懃之。故盡法懲治。上命曹綸纂入國史。逆臣傳部議。綸期親服屬。按律緣坐。上以綸母荆氏孫氏殉節死難。特赦曹廷琦。曹維。曹咸亨不誅。

趙心戒

趙心戒。河南人。貢生官滑縣訓導。賊衆起事。牛亮臣率衆入署。擁之爲縣令。心戒不從。乃遷之於藥肆中。命諸賊守獲之。餽以糧食。心戒受而食之。城外傳言心戒爲賊。巡城鑄砲爲封吏部尙書兼知滑縣事。滑城收復。心戒自投於軍前。曰。我年已七十有四。豈復能爲賊用乎。提臣楊遇春詰之。曰。不爲賊用何不早死。心戒曰。賊守獲甚嚴。無地可覓死所。遇春曰。不能覓死所何不絕食死。且賊何愛於汝。而必欲活汝乎。心戒不能答。督師大臣執滑城之生監耆老詢之。皆言趙訓導無受賊僞封事。卒以遇變不能盡節。且受逆賊餽糧罪。當斬。乃正法於軍前。

劉竹

劉竹山東定陶人。欽賜國子監助教。賊破定陶。官兵不能遽絕。土寇蠭起。竹之子弟十數人。皆持兵械。四出剽掠。竹不能禁。又縱之民以訟諸官。并訴其作詩悖逆。大吏執而訊之。其詩中有云。食粟不妨盜跖。樹存心願擬首陽。清蓋自明。其非從賊也。後以聞於朝。與其子弟皆伏誅。

蘭溪外史曰。趙心戒。劉竹皆受一命之榮。卒至白首陷賊。自取刑誅。汨彼貪泉。淪於禍水。食盜跖之樹。栗

隨拘鼠以偷生雖欲獲保首領何可得哉。

俠魂曰林清出身微賤竟能反抗贊虜於最盛時代未始非人傑哉。章餘杭先生稽勳意見書亦在倡義起兵功烈卓著者之列。謂林清倡中央革命與寇盜不同其宗教之妖妄可置不論。昔明祖起兵亦奉香軍名義法蘭西之革命亦有擁女優爲自由神與義和團之黃蓮聖母何異者此種事祇宜問其目的不必論其行事也等云云此記毀譽失當輯者以保存故籍計不加增損閱者亮之。

皋林小史

闕名

(弁言)語有之否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循環天心之妙用也我邑自孫盧聚嘯迄今三千年未嘗被兵革非以窮鄉僻壤土薄民貧又無高山大川負險可固爲割據者所不爭地乎迨夫劉河塞吳淞淺迢迢申浦商賈雲集海艘大小以萬計城內外無隙地窮奢極欲奇異淫巧之事迭出屢見愚者蠶之有心者蓋望氣而切慮焉果不旋踵而英夷肆擾居民紛紛遷徙旣卽議撫兵不刃血此固天降大罰先小警之俾隸斯土者各自惕厲以潛消於未至而人卒莫之省也且非特不悛殆有甚焉一旦小醜跳梁一炬於焦土而又曠日持久殺人如麻白骨積山青燐徧地還鯨戮雀鼠均災百戰之餘必使本城而後已是易故哉所謂泰極則否遭斯劫者猶疑天心之不仁斯亦人事之不智矣僕久隸海濱一樣託跡驚心烽火觸目流離未憤揮戈有懷投筆見聞髮指於今三年茲且凱矣是編也非敢自爲傳信之書但令展卷者寓目弁言明乎福倚禍伏之理知極盛之難繼未必於世道人心無裨且見倒行逆施之無濟於事使

妄弄瀆池者知戒懼而我國家德懷威服用見大勢之不可動搖也至以綱目書之要不能無貽誚於大方云爾

咸豐三年秋八月奧匪劉麗川據邑城叛邑令袁遇害

先是二月初江甯失守邑人訛言小刀會起家廣東潮嘉人也廣中向有斯會而流寓吾邑者多無賴因襲其號以聚衆既乃尤而效之紛紛繼出或名天地或名上帝每有細故一呼百應而建之泉漳人爲尤橫浙東台甯次之我邑本五方雜處市中棍類亦聚衆相競當是時各黨未合猶未悉賊首爲劉麗川也麗川廣潮州人在邑無家室輕施與以故同鄉人咸悅服推重之嘗爲夷商通事後落魄無生計抄襲方書爲人治湯頤驗遇貧苦不受餽由此名藉甚小刀會起推以爲首時道憲吳邑令袁適蒞斯土而吳憲廣東人疎闊有大志金陵之失提軍向駐溧水吳首創捐廉集義勇遙應爲聲援以是蘇松皆望風驚潰而我邑獨安堵有識者竊憂之謂夫道庫貯百萬所轄皆廣勇昔年廣艇局之捕盜也因而爲盜一旦有變恐內應第以吳憲寬厚度其未忍卒發會制軍移駐崑山吳以事接見往復者旬日而賊黨之謀已定迨返而不可制矣初三日青浦土匪周立春因民變陷嘉定立春故土豪抗糧拒捕在逃未獲至是陷嘉定賊卽於初五日夜半率衆數千人呼噓入道署吳急升堂諭禍福而所集義勇亦倒戈叛僉曰大人請起一呼而閹署皆裹紅巾焉吳知事不可爲退欲覓死不得爲夷商擁去而副賊潘金珠卽於是日殺袁令金珠江甯人其父以罪戍我邑爲禁子娶妻生金珠故又號小禁子年十八短小剽悍爲棍徒首袁令

下車卽擒治之。幾斃杖下。後以保釋將出署。指天誓曰。好男兒不死。當必有以報其德。至是乘亂戕袁公焉。

賊閉城門馳按民。

賊之舉事也。六門皆以兵守。有乘亂逃出者。多踐踏死。既而馳按街市。使各安業。禁搶奪及奸淫。執其黨殺三人。城中愚民或信之。及官車抵城下。賊態畢露。按戶勒捐。稍不遂意。炮烙之慘。莫可言狀。必與重金且環保。乃得出。至有坐困二年之久。餓以死者。

賊貼僞示。

賊僞示稱大明太平天國印曰順天洪英義興公司。不知何義。劉爲首。陳林以下十九人俱有元帥將軍之號。冠服取給神廟及優部。餘裹紅巾。軍械則吳憲所置。竟資賊用。

賊撲太倉官民擊走之。

賊將潘金珠撲太倉。衆議走避其鋒。而州守蔡及錢陸二紳不許。會糧艘停運。水手流寓者以數百。守急募聚使健役統之。設三覆置大砲於公座下。城門不閉。使民僞降。皆焚香接賊。以所向無抗禦者。故信之。呼譟而入。及州署炮發。前驅悉斃。急退而市樓皆藏。兵矢石交下。殺三百餘人。金珠遁還。是日賊遣其目趙渭堂陷川沙。時盜掠寶山邑。土匪沈紹昌。趙茂曾等。陷南匯邑。令章自縊。沈集衆號百龍黨。亦裹紅巾。倚廣賊爲聲勢。實未同謀也。

賊拒官軍於黃渡。前鋒貴州營擊敗之。

中丞許檄大軍水陸並進。炮聲如雷。賊懼。欲棄城走。獨潘金珠、陳阿靈等議守。而僞軍帥吳雪堂爲區畫。聳使迎擊。於是率八百人抵黃渡。適前鋒貴州苗土司以赤足兵至。遂戰。賊施放鎗銃。煙陷障空。百步不相見。我兵皆伏地避。卽匍匐進及賊。覓而短兵接殺。百餘人。賊敗走入西門。我兵長驅始抵城下。是日官

民克復嘉定。

大軍會剿

中丞許督馬步自崑山下駐老閘。郡守藍率舟師沿申江達龍華鎮。所謂南北營也。旣而防剿局南沙勇糧勇台勇等以次齊集。候補巡檢蔣時已略定寶山。而川南亦相繼爲士民克復。

八月廣艇獲賊艘於陸家趾。賊焚南倉。

先是劉賊本無大志。以潘金珠戕縣尹。罪無可逭。不得已據城守。至是以重金啗花旗商。得火輪船二隻載金帛將逃出海。而廣艇皆潮勇。偵知之。出其不備。襲擊於陸家趾。賊目多赴水死。劉聞報。將自殺。其黨陳阿靈勸止之。反勒衆出南門。焚倉街。官軍撲救。且肆掠以故。無入城意。賊因得整旅施大砲。我兵反却。

賊設竹壘。

竹壘者。置土於袋。以竹夾之。設機能運動。中炮則仆。而復起。急切不能破。賊恃以爲固。

城中拆民舍掘窖金。

城中富戶逃出者多窖金於地。往往洩漏爲賊所得。而蔡吟濤家藏銀三十萬兩悉被掘。於是按戶勒捐之外。逼供藏窖。炮烙橫施。日拆民廬。紛紛搜掘。

賊毀文廟。

初劉賊僞轅在敬業書院。旣而遷明倫堂。常登文星閣。瞰城外。遂拆大成殿。以廣其居。

九月糧勇獲賊僞帥李紹卿於董家渡。

紹卿廣東人。賊中稱萬人敵。且狡譎多智。劉賊倚爲心腹。會中酒。率其下百餘人出大東門。直撲南營。傷兵勇數百。將退入城。糧勇乘之。失足墮橋下死。劉聞報哭曰。天喪我一臂矣。遂爲發喪。率衆登城臨奠。

十月賊尙據城拒。

十一月賊黨自戕。

嘉應賊目謝七。係金珠妻兄。見勢不支。勸令降。金珠佯許之。卽以告劉麗川。執其黨三百餘人盡斬於淘

沙場北。謝七又名陳阿六

十二月賊尙據城拒。

四年春正月賊詣各廟進香。

出小東門。入天后宮。冠九龍衣大紅袍。人皆見之。兵勇恐有伏。未敢擊。賊黨林阿福卜筴於陳忠愍祠。三二卜而三不吉。怒去。忠愍冠以紅巾。裹之。

二月。朱月峯投大營降。

月峯邑人少無賴。其父以不孝呈當事。後爲族某保出。投捕盜局。有功。給千總銜。金陵陷。邑城戒嚴。遂爲鄉勇。首旣與沈紹昌等結百龍黨。變起卽從賊。守大南門。城中逃民有賴以得免者。賊疑其有貳。將殺之。于是逃出。投大營。願爲前鋒。而所向竟無功。及官軍克復。數其罪。卒斬之。

三月。賊尙據城。拒。

四月。南沙勇潰。邑武生羅士杰戰死。士杰素有達幹才。篤交任俠。毀家團練。前後接仗。幾入城者再。賊切齒。至是中鎗仆。衆奪尸。至大營氣絕。郡守藍急臨視。忽張目呼勿退者三。

城中行蓄髮令。

初。民與賊無別。往往逃出。至是聽徐某渭仁計。行蓄髮令。示以出則必死。

城中設義學。

賊欲羈縻諸衿士。使二十餘人分教之。

花旗商焚大營。

初。花旗夷商與賊通貿易。佛蘭西商常勸止之。不聽。會連米。爲貴州兵所乘。夷商傷足。因銜恨。乘間襲焚大營。燬器械無算。賊出城衝擊。軍士力戰得退。中丞吉擬先擊鬼子檄佛商乘其後。花旗懼。以十萬金贖償焉。并約嗣後無與賊通交易。

五月。賊尙據城拒。

六月。賊鑄錢。

時城中富有金銀。而獨缺錢。庫寶銀五十兩。易錢二十餘萬。至是收廢銅悉鑄之。文曰太平通寶。背作日月二形。奸民入城貿易者。卽與所鑄爲官軍獲。查驗。卽送大營正法。前後殺數人。賊知不可用。仍鑄咸豐字樣。

試用知縣謝入城議撫遇害。

時城內外民久困。或議招降。使赴金陵攻長髮効力。試用知縣謝。慨然願往。於是單騎入城。諭禍福。諸賊在可否。而陳潘二賊堅不應。轉率衆脅降。謝知不可理諭。遂罵賊。被擁至點春堂外北面叩首已。引頸就刃。城中民得見者。咸爲流涕。

七月。台勇敗於城西。

潘金珠與女賊目周秀英。係土匪周立春女。立春敗逃入城。二人皆健鬥。會與台勇戰於城西隅大境外。置鐵蒺藜。散布城下。金珠佯敗誘敵。台勇乘之中者。轍仆。秀英率二百餘人衝門出。咸用巴山虎及小撓鉤。諸械。著身無脫者。被執入城。都殺於積穀倉右。

官軍掘隧道。攻克。鎮憲青中傷。旋卒。

隧道之役。掘地當城下。置藥於內。俗名地雷。有摧山倒壁之勢。爲此謀者。係中丞許幕客某。約於初九日。

卯刻三處並發。西北兩隅爲潮所淹。引藥不應。惟南隅發。城倒者十丈有奇。居民傷斃以數百。饑憲青急進。中飛石仆。奪尸至北營。而氣未絕。越日始卒。後遂無敢入者。

賊發衆修城。

隧道之役。賊得耗先走匿。至是驅士民修城。乞花旗商以兵衛助之。不日而竣。

中丞許逮問。詔以廉使吉代之。並以候補府丁調理南營。

大軍之會剿也。屢獲勝仗。而邑城未復。至是逮問。

八月。賊尙據城拒。

九月。官軍焚羊毛街築大炮臺。

時城外民廬焚燬殆盡。而城東北隅卽羊毛街爲賊出沒之地。于是悉焚之。並築大砲臺。城中虛實始得而見。賊衆乃懼。

李少卿投大營降。

李福州人。爲海商。饒有財。被賊脅用。至是逃出。投大營降。納之。發防剿局差遣。

官軍夜襲城。不克。謝應龍投大營降。

謝寧波人。爲賊脅用。因李少卿願歸順。約于二十日夜半適謝。臨城四鼓爲內應。許之。我軍夜架雲梯。兵勇恐有伏。未敢迅登。而督兵弁亦恐墮詐策。急切不上。謝久待。復轉三鼓。而賊將潘金珠。素機警。醒聽卽

覺有異。率衆登城。見所作大謬。謝知不濟。投城下幾死。詣大營降。雲梯悉爲賊攫去。

糧勇迫賊入城不克。

糧勇王三寶。率百餘人追賊入南門。城併力格門。後軍不繼。戰且退。及城而垣門已塞。三寶登堞樓。躍而下。餘亦相繼隨之。賊吐舌驚以爲神。三寶年二十。有奇勇。

賊設孩兵局。

時貧民久困。無以爲生。不得已充當賊兵。爲度日計。每戰健者執杖。老弱呐喊助聲勢。至是另設孩兵局。十歲以上皆收錄。工食加倍。賊目林阿福督教之。常出城爲前鋒。慄疾善鬥。

十月。賊浚城中渠。

先是賊執兵勇。俱被殺於九畝地。血流溝澗。灌入城渠。水腥不堪飲。乃逼居民浚河。及近城街道多改作百步置木柵。城上架板如平地。藉氈氈可坐臥其上。

賊撲北營。抵新閘。防剿局要擊敗之。

賊久據城。作負嵎勢。而實無能爲。至是悉銳撲北營。而防剿局董李愛堂。有膽力。按兵不動。待賊過半。始奮擊。賊首尾不相顧。大軍掩至。遂亂竄。賊將陳阿靈等。俱被擒入城。李嘗爲縣役。夙有幹才。

十一月。佛蘭西導官軍入城。不克。

佛商輸誠効力。偵知賊勢日蹙。乃導官軍攻陷北門之振武臺。城中空若無人。遂入。抵北香花橋。軍士分

道登城。拔賊幟。炮發伏起。夷商急退。賊免之。軍士多陷城內。賊脅降。置廣福寺。夜半縱火焚之。無一人得脫者。

佛蘭西徵兵至。官軍進逼。始築長圍。

佛商誓滅。徵兵於國。發千餘人。駕火輪船入吳淞口。炮聲震天。我軍進逼城下。於是六門皆以兵扼築長圍以困之。

城中人相食。

初。賊殺兵勇取五賊烹食之。尸骸棄去。至是居民乏食。羅雀掘鼠及草根悉無所得。不得已取死骸食之。弱者不敢食。多餓以死。

賊縱居民出城。

時城中缺糧已近半月。賊不顧哭聲達晝夜。及官軍進逼。賊糧亦將盡。乃聽徐紫珊某計。驅飢民出城。徐亦乘間出百姓以蓄髮久擬不死於賊必死于兵而吉中丞悉貸不問。

十二月。官軍執賊謀於陸家趾。

初。城中食物仰給。美商及奸民貿易者至是不能運。而金亦垂盡。無所爲計。乃悉索賄奸弁爲外應。聚議于陸家趾之桂花廳。約於元旦倒戈叛應。先劫佛蘭西商。直撲蘇郡會夷場鋪中紅布驟銷咸爲兵勇所售。知有變。於是偵得確耗。遂襲執之。盡獲賊及謀叛卒二十餘人。送大營訊供梟示。

劉麗川棄城走。

賊知外應事洩。勢不能支。乃棄城走。餘衆悉潰。

官軍追斬劉麗川於紅橋鎮。

賊分道水陸竄。約於吳淞口同入海。而劉賊爲官軍追急。趨紅橋鎮。市民乘之。賊勒衆死。格殺脫既而中鎗仆。馬軍武大勝。得其首級。持報邑監生徐渭仁爲識認具結。

五年春正月元旦。大軍入城。

大軍整暇。有約束。以故居民無枉殺者。而防剿局先入城。尤爲出力。

中丞吉檄佛蘭西商。追獲賊艘吳淞口。松太悉平。

時餘賊將入海。中丞吉檄佛蘭西商追及之。賊目多赴水死。生執二百餘人。送大營。斬於市。僞軍師吳雪堂。及女賊目周秀英等。俱生獲正法。獨陳阿靈潘金珠二人。在逃未獲。而生致賊目。俱供二人爲亂兵所殺。嚴飭兵士。查驗首級。都不符。其或溝瀆自盡。抑幸脫法網。均未可知。總合大軍追捕。及鄉民斬報者。共二千餘人。宜無倖逃者。於是松太悉平。時城中坐困已久。黑白難辨。邑文生郁松年。捐銀二十萬。爲辦善後。士民皆踴躍子來之力。必有可觀。而其中之不受賊脅。窮餓以死爲賊殺者。抑有傾側擾攘於強弱之間。人固有賢不肖之不同。胡可同日語哉。惟是民舍蕩然。觸目瓦礫瘡痍可復。歲月正長。執筆至此。爲長太息者再四。

終

(跋)此稗野非志乘也。而自始至終情節頗貫。其有顯觸忌諱之處。不得不略而弗詳焉。噫。揆賊初衷。不過劫掠之故智耳。及至一發而莫可復已。守困孤城。坐以待斃。何其愚也。乃兵勇且十倍之轉輾相持。幾於二此極久。職其故必有濟匪者。然而賊亦狡矣。脫於未事之先。得一良有司而撫循之。或能先發制何。逮至於年之乃奸生肘腋而莫之發。守土如此。朝廷亦奚賴哉。明知事之必無大害。而多此一舉。其中蓋由人事匪直。天心已諺。云蜂虿有毒。又曰搏鼠亦用全力。握虎符者亦可不慎歟。是編就耳目所及。不事粉飾。聊記頃末。幸無以正史繩之。

李自成張獻忠軼事

醒 謝

幼時嘗從朱曼叔先生聞李自成軼事。云是得之私家傳述。故勝國所載多未之及。小憲無俚搜刮舊聞。因憑強憶之力。記之如左。其已見於傳紀者。則皆不舉。李自成本米脂人。其妻倡也。與縣皂通。自成覺之。乃命殺其妻與皂。偕兄子過亡。命投甘督部將王國爲兵。漸以戰功擢升爲將。後數年。自成敗於川引。十八騎跳足行商洛中。其時軍律嚴。兵敗必斬。自成乃倡議曰。今兵敗歸亦死。不歸亦死。死一而後策或可倖免。今者喜諫止。之時賊將多降。而藍田鍛工劉宗敏與孩兒軍張鼐後稱小張侯者。嘗幸從自成偕之。愁叢祠中。顧

宗敏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汝盍卜之吉則從不吉可斬我頭去以降宗敏諾納其刀腰間三卜三吉起而殺其妻妾曰吾死從君矣自成乃燒屯走河南十四年陷河南燔外王府懲割福王雜鹿肉爲醢犒諸賊名曰福祿酒自成之母生自成嘗夢一皇者服冕冕來謂之曰吾送天破星來爲爾兒醒而誕自成遂命名曰皇來兒自成之祖坟在陝萬山中共十六棺一棺始祖也傳有仙人點其穴瞧鐵燭擎于龕門曰長燈命且爲之名曰鐵燈明李氏王自成反陝撫汪喬年令人發掘其祖坟果有燈熒熒旁具赤蠟數斗喬年棄之墳壙中復毀棺屍骨作青碧色生毛髮茸茸如細菌腦宮一赤蛇長四五寸餘有小角見日卽飛咋若曰華者七次返而棲于腦喬年因函臚骨以聞于上自成囁指切齒謂必報此仇明日薄兵城下索喬年出戰喬年出自成遽躍前曰此發我祖坟者急擊勿失言次揮其鞭萬矢同發故喬年敗死城亦隨陷

自成爲人不甚長高額深顴易鼻如豺而出語甚遲緩性慘酷鉗鑿鎌刀不離左右日以割心琢腦爲戲惟甘澹泊食不重味一妻一妾無子以李雙喜爲子每在軍蓐食卽校射所過崇岡絕坂縱躍而上踰水翹足馬背徑渡臨陣列馬兵三萬名三堵牆而各有幟色紅一白一黑一望之若錦雲馬戰久則步排而前長矛三萬擊刺若飛遜之則馬兵再合而戰且爲之令曰下城不踰時不殺一日殺十之三再日十之七三日屠之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徵之如覆海然不使一人脫生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卽順王位是日風霆黃霧四塞自成意不悅僞學士姜學一進曰此正所以掩大明也自成乃悅自成旣陷京師城帽窄袖衣乘烏驢登皇極殿據寶座大學士魏藩德成國公朱純等皆歡迎不許乃召見京朝官自金星下六政府皆雜座

以次呼名。自成親選七十三人。金星選一十七人。列爲三等。奏聞。榜發俱不用。用其要者。除發榷將軍署。榜笞索金。自嘉定成國公以下。皆炙體髮項。夾脰箍腦。虐無虛日。於是諸臣始稍稍遁去。乃殺諸勳衛於平則門外。逐閭人出城。無老幼貴賤數十萬。不許復入。開科取士。用書義。中式者十八人。命登清焚太廟神主。進拷批索銀。凡七千萬。候家出十之三。閭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一。餘官中內帑金銀器皿。以及鼎耳門環細絲裝嵌。剝刮殆盡。初鑄錢不成。鑄金壞。又不成。乃鎔金爲餅。每餅千兩。竊其中。貫以鐵絲。凡數萬餅。括驛車於乘。謀載歸西安。嘗曰。陝吾父母之國。形勢雄險。朕當世代都之。雖燕京又豈能易吾一西安哉。

後清師入關。自成數數敗。屯於黔陽。衆猶數萬。大飢。令兒子過守營。自將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堡見賊來。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走且射。積雨人民陷泥淖中。村民揮鋤碎其頭頸。血肉漫漶。不知爲何賊也。抽戶剝甲裳。見龍衣金印。龍咸眇左目。驚爲自成。截其頭以獻。川督何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左目。得非錦耶。驗之。左顱傷於鏃。曰是自成矣。蓋自成眇左目。故衣上龍咸眇肖其形也。俎其頭。祭烈皇帝。李自成雖殘忍。較之張獻忠亦稍稍遜。自成米脂人。小字礶。生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與張獻忠不相謀。面獻忠延安柳樹澗人。與自成同年生。崇禎三年。據米脂之十八寨。自號八大王。獻忠過湖卜於洞庭君者三。不吉。大怒。仆洞庭君像。竟渡至中流。風發覆船。百餘船。獻忠怒而還。纜大舟岸旁。綑所載婦女什器。投以薪油縱火燒之。凡千餘艘。連岸四十里。夜中水光如霞。李自成據西安。方謀襲川。獻忠覺之。親督軍騎出禦於保寧之梓潼關。仰視文昌廟。曰。張姓吾祖也。祖姓張。我張姓。咱們聯了宗。罷尊你爲祖。須助我。於是上張亞子尊號。曰始祖。

皇帝大敗李自成於綿州。俘其衆，得蒙古一千五百人。改綿州曰得勝利。

又謀襲西安。思盡殺川人以絕人望。遂先殺所俘一千五百人於南門之外。始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百授把總女倍之。以頭與四肢爲記。以上較次準級。不者坐逆罪殺無赦。卽於崇禎己酉年九月望夕夜分起。會計各路衛軍七十五萬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博有材技者各府縣編牌按名分別輪殺。凡家口三十餘萬獻忠猶以爲未足。復捲戶草殺由成都自城北咸鳳山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邱山。其歸女不勝殺則牽鉗而投批於流水。流水乃爲之涸。

丙戌元日。命平東將軍孫可望撫南將軍劉文秀安西將軍李鎮國征北將軍文龍奇分路草殺。五月間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子五千五百八十餘萬。女子九千二百萬。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五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萬。安西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萬。征北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八千八百九十六萬餘。中央一路則由獻忠自領。名曰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人莫得而知也。惟僞總兵溫自讓不忍草殺。牽百騎遁獻忠殺其妻子以殉。有子幼白如塚粉。獻忠以火印烙之。周身爲塙字形。名曰錦孩子。其殘忍有如此者。

嘗屠順慶。其鄰屬聞令。爭先期向酒家買酒謀醉死。酒家堆金錢如山。初大喜。既而思之。復大哭。皆反手待戮。無一倖免。草殺旣盡。乃燒毀城郭廬舍。積聚粟米有不盡者。剝皮以循。於是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穿竅數仞。實以黃金瓊寶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曰活水藏。後至者不得發。乃以平全川。

士寇功勑石頌德。令侍臣嚴錫命撰文。既成獻忠命其北面立而誦。錫命爭曰。當南面獻忠。怒。刑其雙足。亂杖以死。獻忠黃面長身而虎領。人稱黃虎。一妻七妾。強健不及李自成。而狡毒過之。性嗜殺。嘗封蜀世子。爲太平公。未數日。殺之。開科取士。盡坑其所取者。禁軍民私語。犯者斬昏勿燃燭。燃燭者坐十家罪。列兵爲甬道。令民徒行以過。少女留入營。餘皆處死。以兵脅紳士。不至者抵法。禁勿觸諱。犯者斫去手足。下令民間勿蓄馬。乃擇日考武。生武生無馬。選棧馬之精劣者數百匹。驅之使武生騎。既騎發巨砲轟之。合營兵大噪。以奔之馬驚人墮。踩爲肉泥。乃大笑。樂蜀府醫院有銅人四。獻忠以楮幕其竅。令太醫刺之。其有差者。卽以金鑰還刺其人竅。謂爲銅人復仇。一夜宮中鼠鬧擾。獻忠獻中乃下令令營兵捕鼠。明日於轄門繳。令不得者。以首代是。夜兵大亂。掘屋毀茅。捕鼠轄門堆鼠屍如山。又蓄巨獒數百頭。令雜羣臣朝拜。有爲犬所喫者。卽爲不忠。推出斬之。剖心爲戲。其殘酷無人理。至此人謂鳳凰坡箭集其身。猶不足蔽其辜也。

李白成軼事

闕名

何璘澧州志云。李闢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宮山。其以爲死於村民一也。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而九宮山實在通山縣。其言通城皆誤也。昔有孫教授言。李自成實竄澧州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傍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尙前有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尙不知何氏子。一老僧年七十餘。尙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尙順治初入寺。事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禪西人。後數年復如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

江、南、人、事、和、尙、甚、謹。和、尙、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臨、終、有、遺、言、於、野、拂、彼、時、初、不、與、聞、寺、尙、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額、深、頬、鴟、目、蝎、鼻、狀、貌、狰、獮、與、史、所、載、正、同、明、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自、稱、新、順、王、其、自、稱、奉、天、玉、和、尙、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爲、律、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臣、相、與、左、右、者、歟、明、史、於、九、宮、山、鉏、死、之、自、成、亦、云、曾、遣、識、者、驗、其、屍、朽、莫、辨、至、老、僧、親、聞、聲、歎、其、西、音、又、足、異、也、右、李、自、成、墓、誌、江、賓、谷、(名、昱、志)、所、著、據、澧、州、志、以、駁、明、史、通、城、之、誤、則、羅、公、山、之、謬、更、不、必、辨、其、所、徵、引、亦、精、確、但、據、前、史、所、稱、則、自、成、之、死、於、村、民、無、疑、其、言、村、民、既、鉏、死、自、成、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爲、自、成、其、說、原、非、無、據、此、老、僧、既、能、知、和、尙、入、寺、之、始、及、其、卒、時、年、月、必、能、記、憶、其、面、目、惜、當、日、孫、教、授、未、及、一、問、其、詳、也、

按何騰蛟傳李錦(自成從子後賜名赤心)高必正(自成妻高氏弟)之歸騰蛟於荊州也。騰蛟上書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雖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是當時亦有疑其未死者。故本傳兼存大清遣官驗尸之說。與豫英親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竄入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者合然。果其未死。則所稱得龍衣金印而眇一目者伊何人耶。

記台灣朱一貴之亂

天下之大亂。其始必由漸而起。若於其禍未顯時。卽撲滅之事。猶可爲也。顧往往上下。渉查置國事於不聞。

一旦告密信至猶且斥爲好事使不至釀成大患不止如康熙六十年台灣朱一貴之亂是矣一貴小名祖漳之長泰人業販鴨自編爲隊出入成列愚民異之多呼爲師適臺郡太守王珍兼攝鳳山縣事性貪婪苛刻既下車立捕斂盜及違禁入內山砍竹木者百餘人論以大辟一貴幸得免遂藉爲口實遁窮山中與其黨黃殿李勇吳外等密謀乘機煽惑顧猶隱而未發也有粵民高永壽者負販笨港見病者臥破廟中餓且死永壽憐而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歎感泣引之入深山中設酒肴相待初不知其爲賊也酒酣其人乘間起引之見一貴則刀鋒森列侍者都無聲息儼然王者見永壽至甚喜與詳言倡亂之謀且招入黨謂事成者當富貴與共永壽佯許之間遁回赴南路營告變不信復之府告之鎮道語觸太守鎮道怒以爲狂嚴刑審訊坐妖言惑衆罪論辟尋夤緣得寬典責逐過海永壽憤甚思有以報乃遁歸告一貴且語以可乘之隙一貴怒乃作亂其時器械咸具獨硫磺不易得購之營中安平兵利其賄因竊火藥私往接濟事發文武俱置不問臺郡故五方雜處時有一僧尤異服怪飾周游街衢間巷間詭言奉天帝使來告臺民四月杪將有大難難至惟門前供香案上插黃旗書帝令二字可免故其後賊至民咸如僧言軍心益慌亂以爲民皆從賊都無鬥志臺郡亦坐是而陷

當一貴之亂也其黨李勇吳外等五十二人在羅漢門外各招羽黨數百以從四月十九日衆咸屯黃殿莊遂奉一貴建大元帥朱幟自號明裔以永壽爲軍師晉蕩清伯銜以師出岡山襲劫塘汎關岡山距府三十里警報達郡總兵歐陽凱集衆議出兵時游擊劉得紫最知兵請行勿許別令周應龍率四百人往剿應龍

狀。魁偉顧好大言。實則中餒無用者。故戒其軍。兩日僅行廿里。賊掠榔林大湖各汎。把總張文學戰敗。應龍僅隔一溪。不敢救。千總陳元吳益因進謀曰。賊據小岡山。位勢絕孤。將軍可以兵衝其先敵。吾二人則伏以應攻其後翼。賊必敗。敗則殲。應龍初不欲。固強之而後可。甫交綏。應龍卽以後隊退。陳元戰死。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始得脫。應龍遁歸府治。臺郡大震。文武眷屬俱宵遁。總兵歐陽凱與遊擊劉得紫率陸兵千餘副。將許雲率水師五百出筍春牛埔。翌日賊至。許雲先躍陷陣入水師繼進。歐陽凱亦指揮陸軍以助。一貴大敗。退屯竿津林。把總陳宋單騎追之。途遇把總周應遂方被擒。縛牛車上。宋乃回身殺守卒。救之回營。鎮標把營總黃陞忽以賊勢浩大引去。城得隙。乃返攻鳳山南路營。倉卒不及援。把總林富守備馬定國以勢孤。俱戰死。兵勢日削。

會水師游擊游崇功巡哨笨港。聞報以兵還。遇文武眷屬舟於鹿耳門。嘆曰。官者民兵之望。官眷遁。則人心散。大事去矣。卽登岸赴敵。其壻叩馬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百姓死且盡。今日遑知有家。遂麾衆疾馳。春牛埔與衆合詰朝。一貴軍數萬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截中路口。迎敵於半路店。歐陽凱許寶游崇功則在春牛埔迎戰。戰方酣。一貴軍且退矣。有百總楊泰綽號家勇者。素通賊。又嘗以事被軍棍。至是遂乘間刺歐陽凱下馬。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秀時。方夾歐陽立觀。狀大怒。刺以槍。顧力不敵。又遭箭創。遂皆死。江州鎮標把總石琳率兵之臺換班。亦戰死。有王宋者。憐而埋之。俄復蘇。乃與偕遁。匿他所。劉得紫聞信。倉卒還救。以馬乏蹶。與張成同被執。獨許寶游崇功尙血戰。千總林文煌遁。奇奉把總李茂吉從之。隻騎四。

突所向披靡殺賊幾千餘人

自黎明至午矢窮弓折。雲重創遍體墮馬步行猶手刃數十賊。顧勢孤無援左手又被賊砍遂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悉滅汝輩賊怒割其身肉寸寸碎竟死。崇功單騎殺賊數十人馬蹶亦被殺。林文煌趙奇奉士降則以若爲將軍。茂吉瞋目罵曰我朝廷官職在保民豈從汝作賊舉足踢賊案案翻奮力斷縛經前奪刀殺戴穆。穆躍避衆舉刀共斫。茂吉頭腦破裂猶指賊罵不已。斷其指氣始絕死時鬚眉翕張如生時。辛丑五月朔日也。茂吉既死越三日賊復環攻諸羅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千總陳徵把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奮死抵戰。賊中有陳碧者出不意以槍刺其咽喉。張賴岳元攻二賊乃揮刀殺之。萬倉妻蔣氏時方孕聞敗自縊死。陳徵鄭高遜入山集鄉民自保。臺郡自是悉陷。惟淡水營守備陳策猶堅守警報至彭湖。彭協各將捨去守備林亮力爭之始止。劉得紫既陷賊重其名不殺得紫曰吾義不可不死但埋諸將足矣。賊黃日昇嘉其義許之埋畢仍禁得紫於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得。賊與言弗應進食亦弗食。土民兵僧爭進粥苦勸輒却不御。七日仍弗絕無何羣賊內訌。諸生劉化鯉輩因進謀謂賊可滅當密圖恢復不應。自棄得紫始進食潛結賊黨某以待舉事既而施藍兩師先後渡臺至圍賊七日督部覺羅保滿亦移節廈門爲犄角以應得紫乃詐降。一貴克期內應城破一貴就禽而亂亦遂平。其時永壽已早去歸粵東爲商。至是移檄召之。永壽至令覓向所見賊營不可得令往羅漢門視之亦非再至南路上下山谷月餘乃還。永壽言

昔日如醉如夢。今遍覓無跡。想是命當受刑耳。亦一異事也。

外史氏曰。一貴之變臺將往往以烈殉而魏氏聖武記輒遺去僅及歐陽劉許三公卽一貴始亂亦多未詳而茂吉以一末弁能忠勇義烈若是記中竟一未之及尤未免疎漏茲特表而出之論者不得以臺變逃四十六人遂謂當時將領無人也。

紀張七先生事

闕名

諸紀載家言黃厓山寨事者大抵皆歸咎閭文介之輕聽妄殺而以張氏爲無辜被屠戮。今讀無錫薛季懷先生青萍軒文集乃知張氏實有通賊謀反情事而文介之用兵固出於不得已。季懷爲叔耘先生介弟學道愛人必非曲筆淆是非以逢當道之意冒者其言固宜爲信史矣。黃厓山跨長清肥城之交東毗泰山支麓西直孝里鋪當孔道由孝里至黃厓十餘里烏道斗折峻絕險峭通人事營衣食以養而生者無所爲而至此以故山中無居民咸同間儀徵張七先生來居之。張七先生者名積中儀徵貢生兄積功以知州官山東殉臨清難家盡死予卹積中以子紹陵爲兄後襲雲騎尉捐知縣候補山東其宗戚往往歷官大藩積中所與游亦皆當世達官貴人積中工詞章誦說理學結納亡命習技擊術方兄官歷城時積中慨守高不肯入公署然歷城有盜警凡招募事輒使積中爲之嘗曰儒者通性命之理將以致諸實用臨大事不能有濟此迂儒非知性命者也。儒者固當達事變湖廣總督周文忠天爵聞其名疏薦之朝有旨發兩江總督陸建瀛差遣委用未幾雷侍郎以諷黃制府宗漢皆高其爲人辟就幕職然所如不合未久輒去積中旣去諸

公所則載妻子遁居黃厓結石寨山頰周十餘里堅若北邑城謂所親曰寇至從我士大夫游宦齊魯者莫不高積中行又驚其才候補知府吳載勛等十餘人皆攜家之黃厓依積中肥城長清間名讀書者皆執弟子禮誦四書退思錄云受積中性命之說顧語秘世莫得聞其書之可見者則謂易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何以聚人曰財此賢聖激發之秘旨非估量之儒所能曉也從積中游者人人皆自謂得師晚自武定及登萊青諸郡中奸民私衛鹽島人爲盜者往往亦著籍稱弟子願盡死同治四年十月濰縣人王小華犯法欲往依積中不識途誤至所謂黃家圩者求張七先生不得乃被吏捕濰令固微聞肥城長清間有立寨聚衆事訊之小華不能言其詳乃以其事上大府文介時爲東撫使候補知縣徐禧往廉之禧因緣得至黃厓詣積中家入其室圖書盈四壁與之言容貌辭氣粹如也禧復命而候補道黃良楷者亦得積中所致書上之且曰張君學道人某固可以百口保之也五年九月十八日益都令何毓福臨朐令何維堃等捕得翼宗華等十餘人事頗涉積中窮詰之微得其謀並及陰通洪楊任賴諸逆狀時文介督師防運河任柱賴文光謀突河防甚急無暇究黃厓事乃檄召紹陵詣行營檄未至布政使已下長清令捕治令至山積中匿不出令見山中人意態甚惡即微服從間道逸而從人皆被殺令歸急以狀上聞而用兵之議遂決

積中自令去卽盡徙其人入山使其黨焚掠旁近村落文介閱報飭諸將以兵疾進十月朔參將姚紹修首入山賊列險守紹修戰其力賊死傷頗衆會游擊王正起由東道至合擊之奪隘入所獲旗幟號衣皆用洪氏識號明日王正起壓賊寨而軍斷其汲道知府王成謙屯東張分軍廣里下巴又明日文介至軍以副將

王心安屯其東五眼井莊。凡諸軍屯要隘，乃絕賊間道者，合萬餘人部署既定。文介令吳載勛爲書諭積中出載勛者，積中之表弟亦居黃厓莊。積中稱兵有日，始脫去載勛書，既達積中復書曰：必約積中出者，積中出而就死耳。積中亦大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文介得書，尙猶豫，又爲手書諭之，終不屈。得賊謀，審知積中已飛書召武定各縣鹽梟來援。而防河諸軍亦飛報河西、捻匪謀度河救黃厓。文介撫膺曰：此方民不可救矣！乃下令以四千人進攻。賊桀石搏清師，師愈奮。姚紹修攻其西，守備曹正榜以奇兵躍厓而登。王正起搗其東，益急。紹修正起毀寨入，賊皆殊死鬥，短兵接無一反顧者。積中閨室自焚，寄居之官僚及其弟子男女二百余人都爲灰燼，無一人肯生降。尙存婦女幼稚四百餘悉形色洒然，笑語如恆間之。則皆云：積中弟子惟求速死，從師爲快嘻異已。積中反以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六日而敗。積中年六十餘，美鬚眉，儀狀甚偉。道光初有遊士周星垣者，客揚州，講性命導引之說，聚徒至數千人，獨奇積中，盡其術授之。因亡去。及積中居黃厓，周復出，時時入山爲其徒講學。力士前後擁護者常五六十人。既反，諸將或得其子弟韓甲，使賣書諭積中出降。文介聞，召詢之，謂曰：若無往余恐若帥之殺也。甲曰：不然，此身得爲師所殺，死何如之？敢不行耶？及事平，計賊衆力戰死者千六七百人。其得人心爲致死如此。寨既克，觀其室屋帷帳，類王者居石室，如營卡者數百間。凡積中手所書記皆燒絕，惟得其弟子所錄師說一冊，中有積中手記數則，記旁近州縣村鎮爲致送軍械者，日日不絕。山東境內名捕賊歷歲月，不能得者往往匿寨中。始積中未舉事時，文介以王小華事，時時從人詢積中蹤跡，譽之者皆不容口。洎事敗，乃頗有人言其蔽奸猾，通變。

捻狀文介奏報。報略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僞託詩書。乃至縉紳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吸集亡命。從其教者。蕩產傾家。挾貲往赴。生供以財。死爲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官紳。無不稱爲讀書有道之士者。臣自懸聾瞖。實亦人心風俗之憂。(餘略)積中誠一時之傑。其所爲亦未遂違公理。然彼時民權之說。尙未萌芽。且當捻匪披猖時。公然與相倡和。收聚亡命。抗敵官軍。是烏可以不剝文介文誠。豈以人血博高爵者耶。或謂文介旋自効。十年不出。蓋頗悔此舉云。是說也。蒙未之敢信。

紀兩杯茶教匪事

闕名

咸豐季年。江蘇又有兩杯茶教匪事。民間之被其蠱惑而相率以死者。亦數千人。然鄙猥荒幻。蓋卽拳匪之濫觴以禦黃匪案。殆不啻庭之與櫺矣。初江北之裏下河附近有教曰兩杯茶者。始創於某寺僧。僧死傳之。廣陵人盛廣大而通州人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醫衆愚氓爲其所惑者至數千人。然志僅在釀錢而已。未嘗有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陸家升及陳某者。爲人頗桀黠。已以戰功保五品銜。食雙糧矣。猶未滿欲求爲百夫長。鎮將抑之。遂怏怏懷怨。潛濟江。通款髮逆。陳通州可取。狀願爲內應。髮會難之曰。吾爲若輩愚屢矣。果誠也。當自取通州來獻。以堅吾信。陸陳慨然諾。旣返計無所出。或謂廣大輩得衆心。且富金帛。可藉之下。因資其力。及詣廣大爲言。髮匪旦夕且渡江。若輩宜自爲計。衆大懼。謀教避淮北。陸曰。無畏也。吾夙與彼中大會。某交莫逆。誠人出千錢者。吾爲購太平票萬張。粘之門。兵至可無援也。朝陽信之。爲致書。諸教首。釀錢如數。以付陸。陸審其易與也。則又曰。洪王甚仁。聖統一字內反掌耳。諸公欲富貴者。盍及。

其未來先謀自結之策今金陵方開捐能捐萬錢者尙書可立致卽千錢亦不失朝將空白告身在吾所有志者幸毋自誤衆愈惑之爭出金錢捐僞職逆筭遂偏通境實皆陸陳僞爲之賊中固不知也陸陳雖獲貲巨萬顧無所糾合徒衆則復揚言曰洪王將北取燕齊顧兵力尙慮不足但制挺相從卽天兵也他日中原底定皆錫爵五等稱功臣矣宜家置旗一槍一以軍法整齊之爲將來從軍計朝陽頗內蕙猶豫曰告身名苟尚可秘藏之不令人知今公然屯器械列行伍有司聞之禍赤族矣陸興陳皆變色曰君不從吾亦弗強旦夕大兵北渡誅不用命當首及公等其勿悔朝陽乃與廣大廣福等謀終疑不決陸盧爲罪所覬乃更危言以刦之曰君等已受僞職卽叛逆之鐵證吾拚一身死首之官孰得免者衆始大窘敗戰栗謝曰非不相從盧南軍不果至耳陸曰是無慮否可引君等謁洪王與之要約乃昏夜偕渡江詣福山守將其會盛筵款之翼日送至金陵秀全召之入見溫語諭良久留十餘日始偕返於是教中人始堅信之買糧屯械駐隊軍山將以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署吏役營汛弁兵什六七皆效黨謀者布街衢州牧鎮帥夢夢弗知也十二日朝陽下令戶輸錢五百助軍裝南沙董事某以無故斂錢詰之朝陽怒曰此何時汝等猶自大耶徑率衆焚其廬某教入城告變官吏始大震然猶謂鄉民偶騷亂劫不意其大舉謀反也貪狼山某寺僧中夜聞槍聲起視之則軍山上旗幟蔽天燈火耀如白晝呼嘯聲終夕不絕亟走間道至城告急州牧某素稱有幹才立命閉諸城門嚴守禦而札飭諸沙董禽首事者賊衆實烏合不知戰鬥何事捕者至悉潰散盡繫其首逆諸人以獻及職名錄一冊按籍名捕無得免者其官職悉用鬼神封號有稱都天靈官者有稱元帥

真君火神龍王者各從所好而朝陽則稱玉皇上帝其妻稱玉皇娘娘被拘皆神色夷然不刑自承或憐而銅以肉食則合掌謝曰頃刻便升天矣何苦以葷食累我重被滴乎諸犯悉就決惟朝陽妻尙縛署前大樹上見州牧過則大嘆曰吾諸臣已歸位玉帝尙虛左待我羈我凡間胡爲者剝手牽之去乃大喜其愚至此抑可悲已廣大遁至泰州被禽卽磔於泰州市朝陽攜其子逃甫出境亦被獲誅朝陽而宮其子發東省給披甲人爲奴事既定大吏騰章入告州牧之擢蘇州守鎮將及諸紳葷皆敍功有差



稗史秘笈

紀兩杯茶教匪事

一八八

A541 212 0013 7501B



上海圖書出版社



吳捐
上海圖書出版社

本紙繪圖三國志演義

定價三元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一號初版

(名著小說一千種第六類)

本紙繪圖水滸全傳

定價二元

本紙繪圖西游記

定價二元

詳註繪圖聊齋志異

本紙
定價二元
洋紙
定價二元
四角

鉛版繪圖列國志

定價一元六角

足本繪圖石頭記

定價二元

足本繪圖九尾龜

定價一元四角

大字舊印小說七種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總館上海交通路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搜輯者

姜 俠 魂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交館通圖書

上海交通路

及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分館蘇州觀前街 ●鎮江丁新街特約發行所

蘇州觀前街

